阿拉伯简史

〔美〕希 提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阿 拉 伯 简 史

〔美〕希 提 著

马　坚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PHILIP K. HITTI

THE ARABS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1956

内 部 读 物

阿 拉 伯 简 史

〔美〕希提著

马 坚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铁 树 装 订 厂 装 订

*

1973 年 1 月初版　197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294　定价：0.9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1886年生于黎巴嫩，1908年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后移居美国，曾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入美国籍。作者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曾多次到阿拉伯旅行考察。

希提是美国的东方学家，是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东方学会等会会员，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闪族文学名誉教授。他的几部主要著作，如《阿拉伯通史》、《叙利亚史》、《历史上的黎巴嫩》等，已被译成各种欧洲语和亚洲语。

本书出版于1943年，实际上是《阿拉伯通史》的缩写本。书中从早期阿拉伯人讲起，对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人的建立国家和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及其衰亡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作了扼要的叙述。其中对阿拉伯人在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论述得比较详

细，文笔亦颇生动，为我们研究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抹煞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吹嘘英、美的文化侵略曾对阿拉伯"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宣扬西方，尤其是美国对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影响，极力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它们的侵略本质。对阿拉伯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武功"和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作者也大加描绘，而对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却很少提及。

我们现根据本书英文本1956年第三版译出，并根据《阿拉伯通史》1963年第八版作了若干补充。凡系补充文字，均用方括号标出，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书中地图均系照原图译制。

1972年12月

目　　录

前言 …… 3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 6
原始的阿拉伯人——贝杜因人 …… 14
伊斯兰教兴起的前夕 …… 28
先知穆罕默德 …… 38
《古兰经》和教义 …… 52
伊斯兰教在前进中 …… 69
哈里发 …… 87
西班牙的征服 …… 97
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开始 …… 114
繁华的巴格达 …… 126
人民的生活 …… 145
科学和文学 …… 165
美术 …… 181
世界的宝石：科尔多瓦 …… 189
对于西方的贡献 …… 203
十字取代新月 …… 226
十字军 …… 257

最后的王朝 ……………………………………………278
现代世界上的阿拉伯国家 ……………………………295
译名对照表 ……………………………………………308

地图目录

穆斯林世界 ……………………………………………10
阿拉比亚的地形 ………………………………………18
约当公元 750 年时的哈里发帝国版图 ………………90
九世纪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 …………………………100
西西里岛与南意大利 …………………………………246
约在公元 1140 年时叙利亚的十字军国家 ……………262
十字军战争前夕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269
十四世纪中叶麦木鲁克王国 …………………………283

前　言

阿拉伯世界横跨于联系历史上三大洲的主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通的大道上，最近的大战和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都使我们体会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的。在北非和东地中海的作战，通过波斯到俄罗斯的供应路线的应用，在卡萨布兰卡、开罗、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会议，所有这些，都使人注意到这个地区在战略上的地位。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东西方斗争的更新近的事件，都表示这个事实：建立一种坚实的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解决这个地区的一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含所有的欧洲大国之间潜伏的斗争，要处理这些问题，一定要影响到在非洲、亚洲和东南欧洲更大地区的政策，在这些地区内，有三亿五千万穆斯林，构成这些地区人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兴趣，不仅仅是政治的

和经济的。我们跟近东，早就有了重要的文化联系。通过英国和美国的各级学校，对于这个地区的智力上的发展，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数众多的传教士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阿拉伯人地区，几乎全部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伊拉克和约旦，作为英国的托管地，经过一个保护时期之后，现在都是独立的国家，由阿拉伯国王统治着①。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共和国，已从法兰西的托管下获得自由。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今天归当地的两位国王统治。赛欧德在北方，赛伊夫·伊斯兰在南方②。立志要做阿拉伯世界首脑的埃及，1922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利比亚于 1951 年也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有驻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或公使，作为它们的代表。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门径，进入西方友谊社会。他们的种种问题和愿望，无论是民族的和国际的，除非是放映在历史的背景上，否则就不可能充分理解。

① 伊拉克已于 1958 年成立共和国。——译者

② 也门已于 1967 年成立共和国。——译者

下面的几篇文章，不是供学者参考的，而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这几篇文章，简明地阐述伊斯兰教在中世纪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征服，伊斯兰教帝国，伊斯兰教盛衰的时期等的故事。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语的人民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历史的活动图景，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富有教益的活动图景。我希望这本阿拉伯世界简史，能够启示读者，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如何密切的一部分。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穆罕默德逝世后一百年，他的信徒已成为一个帝国的主人公，这个帝国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它的国境，西自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北自咸海，南至尼罗河瀑布。阿拉比亚的先知的名字，跟全能的真主的名字连结在一起，每天被喊叫五次，喊声发自那散布在西南欧洲、北非洲、西部和中部亚洲的千千万万个尖塔。在这个空前扩张的时期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教义上，语言上，甚至在血统上，所同化的异族人，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民族所同化的还要多些，希腊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都赶不上他们。”

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所有这些民族的祖先，都是在阿拉伯半岛上受抚育的——已成了历史上的民族，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历史上有阿拉伯人，现在仍有阿

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他们都占了一个战略上最重要的地理位置，跨在世界商业最大动脉中的一条动脉上。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人民对于他们的命运和潜力的意识逐渐增长。埃及获得了主权和独立。伊拉克的一个国王在故都巴格达接位。近代阿拉比亚的强有力的人物伊本·赛欧德在阿拉比亚为他自己开拓和统一为一个大帝国。黎巴嫩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第一个说阿拉伯话的国家的共和国。叙利亚随着成立共和国。利比亚是北非第一个从拉丁人的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国家。阿拉伯的凤凰鸟，又重新翱翔于天空了。

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现在至少有教徒三亿五千万人①，几乎遍布于全世界所有民族。他们愿意别人叫他们穆斯林，不愿意别人叫他们穆罕默德教徒。在全世界，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穆罕默德的教徒。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穆斯林叫人去做礼拜的喊声，几乎响遍全世界。

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

① 据希提《阿拉伯通史》，1964 年版第 3 页，为四亿三千万穆斯林。——译者

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从而唤醒了西方世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

在中世纪时代初期，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伯人，我们所谓的阿拉伯人是指所有说阿拉伯话的一切人民，包括阿拉比亚人，即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阿拉伯学者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公卿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科尔多瓦①的科学家们，有大图书馆十七所，仅仅其中一所的藏书，就有四十万册之多。他们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乐的时候，牛津大学仍认为洗澡是一种危险的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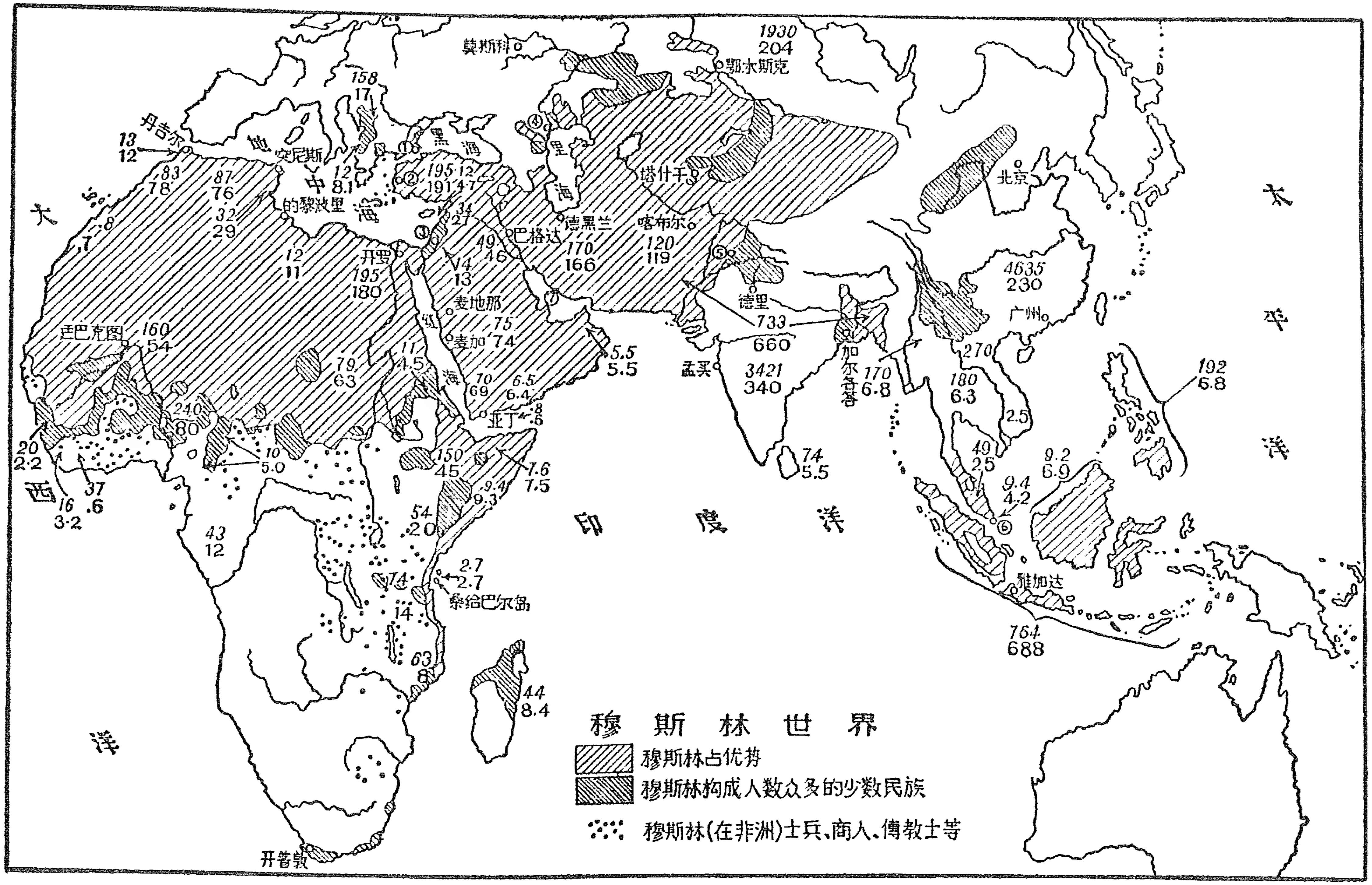
阿拉伯人的故事，对于我们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中第三个和最晚的宗教的故事，所以跟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亲密的关系。从历史上来说，伊斯兰教是那两种

① 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的时代，曾以科尔多瓦为首都。——译者

宗教的支派，也是一切宗教中与那两种宗教最相近的。这三种宗教，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生活——的产物。一个忠实的穆斯林，不需要很多踌躇，就能接受基督教大部分的信条。阿拉伯人的武功，盛极而衰，先知的观念——一神的观念——却一再战胜了在肉体战斗中征服了阿拉伯人的那些民族，如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就在1947年，还有一个新的穆斯林国家诞生，即巴基斯坦，全国人口约计七千五百万①。伊斯兰教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自摩洛哥至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同时又是几亿人的生活方式，这是近代世界史上头等重要的事实。

阿拉伯语，现在是五千万人的日常用语。中世纪时期，在好几百年期间，阿拉伯语曾是整个文明世界学术文化界和进步思想界所使用的语言。在九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历史、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比较用其它任何语言写成的还要多些。西欧的语言中有许多借用词，可以说明阿

① 根据1971年数字，巴基斯坦的人口已达一亿二千八百万人。——译者



图中数码表示：①伊斯坦布尔 ②伊兹密尔 ③耶路撒冷 ④阿斯特拉罕 ⑤拉瓦尔品第 ⑥新加坡 ⑦波斯湾

拉伯语的影响。除拉丁字母外，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应用最广的一套字母。

现在还有两种生存着的民族，可以代表闪族人民，一种是阿拉比亚人，一种是犹太人；在特殊的相貌和心理特征方面，阿拉比亚人所保持的闪族特征，比犹太人要丰富得多。阿拉比亚人的语言，就文献的观点来说，固然是闪族语系中最年轻的，但它所保存的母语——闪族语——的特征（包括词尾的变化），比希伯来语和同系的其它语言还多。原始的伊斯兰教也是闪族宗教在逻辑上的完善形态。"闪族"这个名词，在欧美两洲，向来主要是指犹太人说的，但是"闪族的相貌"，连凸出的鼻子在内，全然不是闪族的特征。这种相貌，恰恰是使犹太人的脸型与闪族的脸形有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然是喜特—胡列安人① 与希伯来人早期通婚的结果。

阿拉比亚的阿拉伯人，特别是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上，最能代表闪族，一则由于他们在地理上与世隔绝，再则由于他们过的是一种单调划一的沙漠生活。人种上

① 这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古代民族。——译者

的单纯，是中部阿拉比亚那样最乏味、最与外界隔绝的环境所给与的报酬。"阿拉伯岛"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关于居民与土地之间保持不变关系的例证。假若真有些民族曾经移入那个地方，因而不断发生移民之间互相驱逐或同化的现象——如印度、希腊、意大利、英、美等国的那种情形——那么，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侵略者突破了阿拉比亚沙漠的障碍，而在这个孤岛上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地。自有史以来，阿拉比亚人民，特别是贝杜因人，差不多始终保持其原状。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摩尔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拉比亚人和阿比西尼亚人，都是闪族人，他们的祖先，都是来自阿拉比亚。在某个时期，他们曾作为一个民族，居住在这里。

如果阿拉比亚是闪族的故乡，那么，自波斯湾延伸到西奈半岛的、肥沃的新月地区①，包括伊拉克和大叙利亚②在内，就是他们早期文明的舞台。

① 这个地区包括自波斯湾北端至地中海东南隅的广大地区。——译者

② 大叙利亚原名沙牧国，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等地区。——译者

闪族人约在公元前3500年时迁入幼发拉底河流域，巴比伦文化就在那里繁荣起来，这种文化遗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度量衡制和六十进位制，直到现在，我们还用六十进位制来计算时间。阿摩尔人，包括迦南人（希腊人所谓的腓尼基人），约在公元前2500年时迁移到北部叙利亚，占领了黎巴嫩海岸，而变成最早的殖民者和世界贸易者。他们曾发明了拼音字母，所以他们配称为对人类文化作出最伟大贡献的民族之一。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之后，成了那些早期的闪族人的继承者。他们也继承了南部阿拉比亚的文化，那种文化是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一千多年繁荣于南阿拉比亚的。《圣经》上的示巴的女王，就是南阿拉比亚人。

原始的阿拉伯人——贝杜因人

在这本书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所有说阿拉伯话的人民，他们不仅住在阿拉比亚，而且住在别的许多地方，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波斯、埃及、北非以及中世纪时代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虽然这样，我们仍有必要把目光首先集中在原始的阿拉伯人，即贝杜因人的身上。

贝杜因人，并不是无目的的为漂泊而漂泊的吉卜赛人①。贝杜因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生命适应沙漠环境的、最好的方式。哪里有水草，他们就到那里去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制度，是丘陵地区的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正如工业制度是底特律和曼彻斯特②的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一

① 吉卜赛人就是茨冈人。大部分在北非、西亚和欧美各国。——译者

② 底特律是美国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城市。——译者

样。对于适应一个不利的环境，这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方式，是禁欲主义者的方式。阿拉比亚的地面，多半是沙漠，外围有狭隘的边缘地带，适于居住。阿拉比亚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做阿拉伯岛，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岛，三面临海，一面是沙漠。

阿拉比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面积虽大，人口却只有七、八百万。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阿拉比亚原来是撒哈拉沙漠以及那经波斯中部和戈壁沙漠，而横渡亚洲的沙土地带的天然的继续（现在有尼罗河谷和红海的深罅，把阿拉比亚与撒哈拉沙漠分开了）。阿拉比亚是全世界最干燥、最炎热的地区之一。这个地方，东西两面都临海，但是那两个海都太狭窄，海水所发出的水蒸汽，不足以打破连结亚非两洲的、无雨的大陆性气候。南面的印度洋，固然能将雨水送到这里来，但按时吹拂这个地方的季风（Simoon 恰巧是一个阿拉伯名词①），不能给内部地区带来多少雨量。为什么令人心旷神怡的、舒适的东风，往往以宝贵的题材供给阿拉

① Samūm 的本义是毒风，英语的 Samoon 和 Simoon，都是 Samūm 的讹误。普通译成萨蒙风和西蒙风。这种风主要在春夏两季发生于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是一种干热窒息的大风或旋风。——译者

伯诗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贝杜因人仍然象他们的祖先一样过生活，住在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帐棚（毛屋）里，在同一古老的牧地上放牧绵羊和山羊。养许多羊和驼，养一些马，狩猎和掠夺，构成他主要的职业。照他的想法，这些事才是男子汉值得干的职业。农业和各种工商业，是有损威严的。适于耕作的土地，实在太少。只出产小量的小麦。对阿拉比亚人来说，面饼是奢侈品。只有少数的树木，有枣椰、咖啡（南部阿拉比亚的著名产品，十四世纪时才〔由埃塞俄比亚〕①传入）、葡萄，在各地的绿洲里，有许多水果，还有杏子、甘蔗和西瓜。在南部阿拉比亚早期的商业生活中，乳香是重要的商品，现在，乳香树仍然很茂盛。

阿拉比亚是一个严厉的、可怕的地方，气候干燥，土含盐质。没有一条重要的河流是常年流入海里的。半岛上的溪水，没有可以航行的。这个半岛上没有河流网，却有许多瓦迪（wādi）网，临时暴发的山洪，就由这些瓦迪排泄出去。旱谷还有另一种用途，就是瓦迪能指示队商和朝觐天房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 19 页补充。——译者

者应走的道路。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朝觐天房就成为阿拉比亚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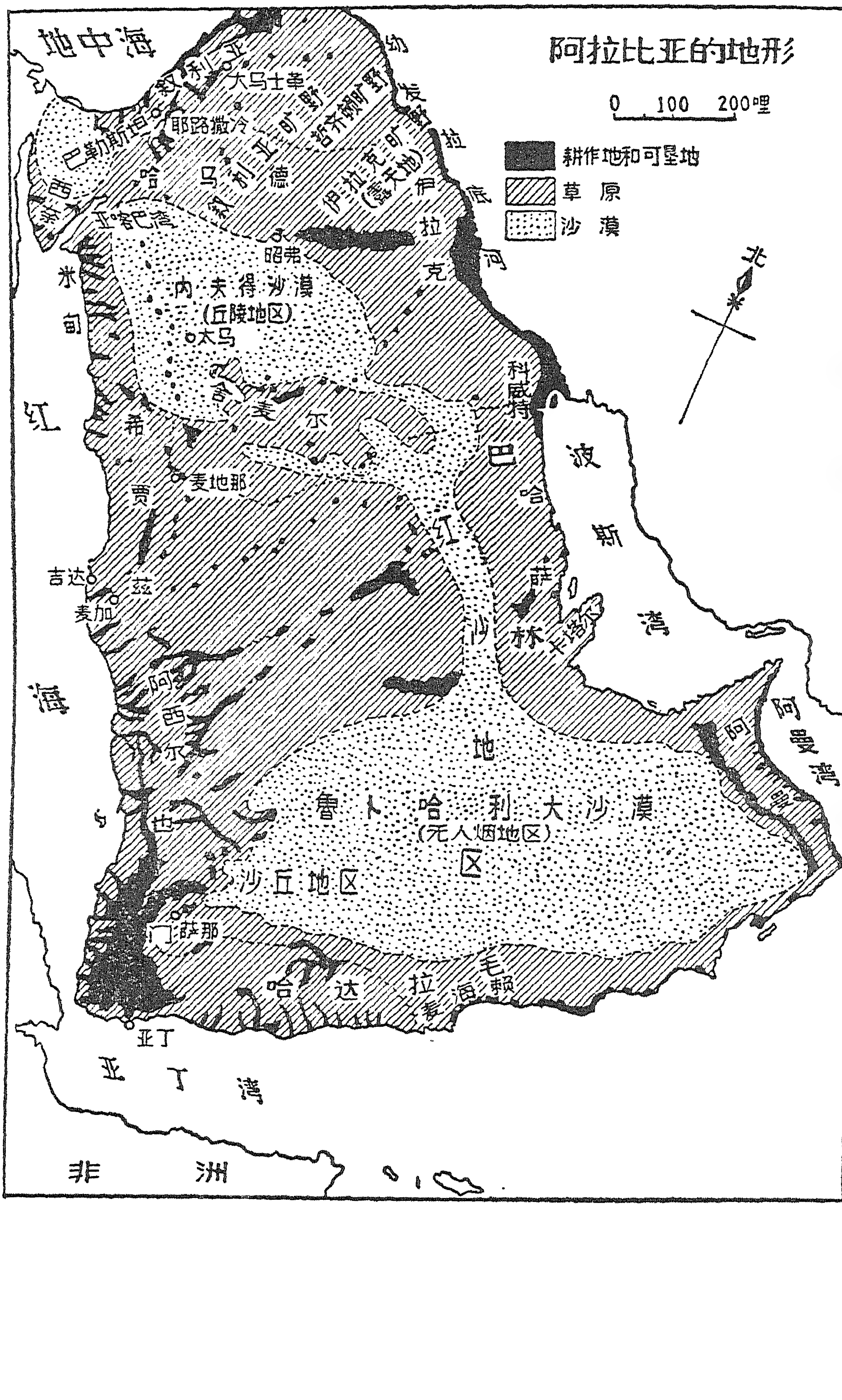
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有许多帝国灭亡了，又有许多帝国兴起来，沙漠里的贝杜因人，却依然如故。贝杜因人、骆驼和枣椰，是沙漠中一切生物的三位一体的统治者；再加上沙子，就构成沙漠里的四大主角。

坚忍和耐劳，使游牧人在生物希罕的地方生存下去。个人主义是这样的根深柢固，以致游牧人未能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生物。他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纪律、秩序、权威，都不属于他的理想。

闪族宗教的雏形，是在绿洲里发展起来的，不是在沙漠里发展起来的。这种雏形宗教，以石头和源泉为中心，那是伊斯兰教的玄石和渗渗泉①以及《旧约》中的伯特利②的先河。贝杜因人对于宗教，确是漠不关心的。依《古兰经》的判断，"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是更加伪信的"。就

① 玄石是安置在天房上的一块黑色的陨石。渗渗泉(Zamzam)是在天房旁边的一个源泉。——译者。

② 伯特利(bethel)的意思是圣地，旧译神殿，见《旧约：创世记》12:8, 28:19, 31:13。——译者



阿拉比亚的地形
0 100 200哩
耕作地和可垦地
草 原
沙 漠
北
地中海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
伊拉克旷野
(露天地)
内夫得沙漠
(丘陵地区)
昭弗
太马
麦地那
吉达
麦加
亚丁
萨那
科威特
红海
波斯湾
阿曼湾
亚丁湾
非洲
鲁卜哈利大沙漠
(无人烟地区)
沙丘地区

在今天，他们对于先知，也不过口头上表示敬意而已。

游牧人体格上和心理上的结构，如实地反映出沙漠地方的单调和干燥。他是一捆神经、骨胳和肌肉。椰枣和奶是他的主食；椰枣和驼肉是他唯一的固体食品。椰枣泡在水里，泡到发酵，就成为他所喜爱的饮料。椰枣核磨碎后，做成饼子，可以做骆驼日常的饲料。占有"二黑"——饮料水和椰枣，是每个贝杜因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他的衣服，是象食物一样缺乏的：一件长的衬衫和一条带子，再加一件宽舒而飘垂的上衣，这是我们在图画上看惯了的。头上蒙一块披巾，用一条细绳扎稳了。裤子是不穿的，鞋袜是希罕的。

阿拉比亚的动物，有两种是显著的：骆驼和马。没有骆驼，就不能设想沙漠是可以居住的地方。游牧人的营养、运输、贸易，无一不靠骆驼。新娘的财礼，凶手的赎罪金，赌博者的赌注，酋长的财富，都是以骆驼为计算单位的。骆驼是贝杜因人忠实的朋友，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养父和养母。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可以做衣服，驼毛可以织帐棚，驼粪可以做燃料，驼尿可以当生

发油，还可以做药（作为头发的干洗剂，会在头发上留下香水的气味，会在脸上留下一层油，对于防御虫咬是有用的）。在游牧人看来，骆驼不仅是“沙漠船”，而且是真主的特赐。

现在的贝杜因人，喜欢自称为驼民。穆西勒在论述鲁韦莱部族的著作里说，这个部族的成员，在某种困难的情况下，差不多人人都喝过驼胃里的水。在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宰一只老驼，或者把一根棍子插入某只驼的喉咙里，使它把胃里的水吐出来。倘若骆驼喝水不过一两天，它胃里的水是勉强可以做饮料的。

由于阿拉比亚是全世界饲养骆驼的中心，骆驼饲养业，是这个地区巨大的财源之一。骆驼在阿拉比亚人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阿拉伯语中，有一千多个名词，是关于骆驼各个品种和生长阶段的，名目之多，只有宝剑的各种名称可以与之相比。

相反地，马是一种奢侈的动物，马的饲养和管理，已成了沙漠中人的一个问题。有马的人，就是有财产的人。在穆斯林文学中，阿拉伯马是著名的，但它是在较晚的时代输入古代阿拉比亚的。

在公元前，它一到了那里，就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保持其血统的单纯。阿拉伯的纯种马，以健美、坚忍、伶俐、忠实等特色著名于世，西方人常以阿拉伯马为良马的典型。八世纪时，阿拉伯人经由西班牙将马传入欧洲，阿拉伯马的血统，就永远保存在柏伯尔马和安达卢西亚马的后裔中。十字军战役期间，英国马因同阿拉伯马交配，而接受了新鲜的血统。

在一个阿拉比亚人看来，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提供贝杜因人劫掠时所必需的迅速活动。马还可用于野外运动比武、赛马、狩猎等游艺。现在，阿拉伯人的帐棚遇到缺水的时候，尽管孩子们哭着要水喝，家长可以充耳不闻，而把最后一滴水倒在手桶里，拿去放在马的面前。

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已经把劫掠提升到一种民族的习俗了。这是以贝杜因人畜牧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在沙漠地方，好战心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劫掠是有数的几种表现丈夫气概的职业之一。基督教的部族，也干这勾当。一位早期的诗人，曾以这四句诗说明这种生活的

指导原则：

我们以劫掠为职业，
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
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
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

劫掠是一种民族游戏，除非在迫于不得已的情况下，照例是应该不流一滴血的。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对于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劫掠虽有帮助，但实际上不能增加可用的物资的总量。一个弱小的部族或边境上的定居地，可以用礼物（khūwah）向强大的部族换取保护。

但款待的政策，多少可以减轻劫掠的祸害。贝杜因人作为敌人，虽然非常可怕，但在他的友谊的规则的范围以内，他也是一个忠贞而大方的朋友。在伊斯兰教之前的诗人，即那个时代的新闻记者，他们对于歌颂款待，是乐而忘倦的。招待、热忱和丈夫气概，被认为是这个民族的高贵的美德。争夺水草的剧烈竞争，是一切冲突的主要起因的核心，这件事使沙漠里的人民分裂成许多互相残杀的部族；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顽强和无情，都感到束手无策，这种共同的感觉，使他们觉得需

要一种神圣的义务，那就是对于客人的款待。在一个找不到客店或旅馆的地方，对于一个客人拒绝招待，或接待以后加以损害，这不但有伤风化，玷污门楣，而且是违抗真主——真实的保护者——的罪行。

氏族组织是贝杜因社会的基础。每个帐棚，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扎营地的成员，构成一个氏族。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结成一个部族。同一氏族的成员，互相承认是同一血统的，他们只服从一个领袖的权威（他们的领袖以族长为合格），他们使用同一的口号。血缘关系，不管是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只须吸取某氏族成员的几滴血，就能取得那个氏族的血缘关系），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

帐棚和简陋的家具，是私人的财产；源泉、牧场和可耕地，都是本氏族公共的财产。

倘若氏族的成员杀害了本氏族的人，任何人都不保护他。他在逃亡的期间，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若杀害了外族的人，两氏族之间就要发生近亲复仇，本氏族的成员，不管是谁，都可能必须为这件罪行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依照沙漠里原始的法律，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除了报仇，无论什么惩罚，也不生效。最亲的人，被认为应负重要责任。一件仇杀案，可能继续四十年之久。史学家着重地指出：在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各部族之间的战争，都是以报仇为宗旨的，但那些战争，有许多一定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

一个贝杜因人可能遭遇的祸患，再没有比丧失氏族关系更严重的了，因为一个没有氏族的人，实际上是无依无靠的。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丧失公权者，是不受保护的人。

氏族精神要求对于同族人无限地、无条件地忠贞，所以是一种热烈的排外好战主义。氏族成员推崇利己主义，发展成为对于氏族的忠贞，认为本部族自成一个单位，能独立生存，至高无上，而且把其它的一切部族当做自己的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伊斯兰教曾充分利用部族的体系，以达其军事目的。伊斯兰教依部族的界线，而划分军队的单位，移民到被征服的地方的时候，使他们聚族而居，归顺的人民，改奉伊斯兰教后，被当做受保护人。阿拉伯人大抵认为，

受保护人，就是自愿地要求成为某氏族成员的人。利己主义和氏族精神这两个非社会特征，在阿拉伯人的特性中从来不会消灭，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其本身反而有所发展和扩大，终于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衰亡的决定性因素。

氏族的代表，是它的名誉领袖舍赫（sheikh）。舍赫不象现代好莱坞的同名人物那样①，他是本部族中年高德劭、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成员。必须是有资格的长者，才能当选。在法律上、军事上和其它公共事务上，舍赫并不是独断独裁的；他必须召集由本族各户主组成的部族会议来商议。他的任期的长短，由全体选民来决定。

一般阿拉比亚人，特别是贝杜因人，生来就是民主主义者。他以平等的地位，和他的舍赫见面。他所处的社会，使得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在伊本·赛欧德兴起之前，阿拉比亚人几乎只用国王（malik）的称号，去称呼外国统治者。但阿拉比亚人不仅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贵族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一切众生中十全十美的典型人物。

① 好莱坞是美国电影片制造中心地，舍赫所扮演的角色，是专爱勾搭女人的小白脸。——译者

在他看来，阿拉伯民族是世界上最尊贵的民族。从贝杜因人自高自大的观点来看，文明人是不象他们那样幸福，不象他们那样优秀的。阿拉比亚人，对于自己血统的纯洁，口齿的伶俐，诗歌的优美，宝剑的锋利，马种的优良，尤其是宗谱的高贵，感到无限的骄傲。他酷爱非凡的宗谱，往往把自己的宗谱追溯到人类的始祖阿丹（亚当）。

贝杜因的妇女，不管在伊斯兰教时代，或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都享有若干自由，那是城居的妇女比不上的。她生活在一个多妻的家庭里，丈夫是一家之主，但她有选择丈夫的自由，丈夫虐待她的时候，她还有离婚的自由。

沙漠里的人民，遇到机会的时候，就能吸取别人的文化，这是他们显著的特征。潜伏了好几百年的才能，遇到适当刺激的时候，似乎就突然觉醒，一鸣惊人。肥沃的新月地区，就是有着大好机会的地方。一个汉穆拉比，出现于巴比伦；一个摩西（穆萨），出现于西奈半岛；一个齐诺比娅，出现于巴尔米拉；一个阿拉伯人菲利普，出现于罗马；或者一个哈伦·赖世德，出现于巴格达。他们建立起许多纪念物，如皮特腊的古迹，至今尚能引起世

人的赞叹。伊斯兰教初期惊人的、几乎无与伦比的繁荣，是与贝杜因人潜在的才能有不少关系的，哈里发欧麦尔说得好：“贝杜因人以原料供给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兴起的前夕

阿拉伯半岛虽然是一个“岛”，仍未能避开外面世界的注意。在亚述国王沙缦以色三世的一件铭文里，就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提到阿拉比亚人。沙缦以色三世曾于公元前854年，御驾亲征大马士革的国王及其盟友，其中有一位阿拉比亚的舍赫。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最大的事件的典型：“他的京城克尔克尔，被我破坏了，蹂躏了，用火烧掉了。阿赖木〔大马士革〕的哈大底谢的一千二百部战车，一千二百名骑兵，二万名步兵……阿拉比亚人金底卜的一千只骆驼。”历史上第一个阿拉比亚人的名字，与骆驼放在一起，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我们一直广泛地用阿拉比亚人这个名词去通称阿拉伯半岛上所有的居民，不问他们居住在哪一个地区。现在，我们必须把他们分为南方的阿拉比亚人和北方的阿拉比亚人。北方的阿拉比亚

人，包括中部阿拉比亚的纳季德人。茫茫的沙漠，把阿拉比亚分成南北两部，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就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了。

北方人民种族上的亲缘，是地中海人种；南方人民种族上的亲缘，是高山型人种，即所谓亚美尼亚型人种，喜特人或希伯来人，他们的种族特征是宽颞巴、鹰嘴鼻、平颧骨和丰富的毛发。南方的阿拉比亚人，是首先著名于世的，他们曾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北方的阿拉比亚人，直到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诞生以后，才走上了国际舞台。指出这种区别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阿拉比亚种族之间的鸿沟从未消除。这种由来已久的区分，即使在伊斯兰教把阿拉伯民族表面上统一起来之后，仍然是很明显的。这对于晚后阿拉伯帝国的削弱，曾有严重的后果。

阿拉伯半岛象一个很厚的楔子一样，插在最古的两大文化发源地——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它当然难免受到他们的影响。非洲与阿拉比亚接触于西奈半岛——《圣经》上赫赫有名的西奈山的所在地。从西奈半岛到阿拉伯半岛，有一条陆路；另一条主要的途径，是沿尼罗河而行，在底

比斯附近折向红海。在埃及十二王朝时代，约当公元前2000年时，有一条运河，即苏伊士运河的先河，把尼罗河的东部支流和红海上端联系起来。托勒密人① 曾修复这条运河，历代哈里发也重开过这条运河，而加以利用。直到公元1498年发现绕好望角而至印度的海道以后，才被废置。在南方，这个半岛与非洲由十五哩宽的海水分隔开来。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比亚人并不是一些尚武的人民。他们的历史，是商人的历史——在南方是一种繁荣的滨海文明，这种文明，把印度和非洲联系起来。在北方，曾在商业要道上兴起了著名的皮特腊和巴尔米拉两大城市，但不久就"被破坏了"，"被蹂躏了"。这两大城市，现在还有庄严而且显著的遗址可供凭吊。皮特腊城是由坚硬的岩石凿成的，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富庶到了极点。巴尔米拉城位于叙利亚沙漠中，介乎互争雄长的两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之间，给我们留下了它的统治者的有趣的故事，这位

①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建亚历山大城，埃及从此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其大将托勒密自称埃及王，这个王朝历八代，共280年。托勒密人就是指这个王朝而言的。——译者

统治者就是聪明美丽、雄才大略的齐诺比娅。她自称东方女王，曾开疆拓土。她的王国，包括埃及全部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地区。公元272年，她的两位大将被罗马皇帝奥里力安打败后，她骑着一只单峰快驼，从巴尔米拉逃入沙漠；但罗马的骑兵赶上了她。她承受了依照时代精神而给予的光荣，奥里力安用金锁链拴着她，使人牵着她，走在战胜者的战车前面，用她来增加凯旋到罗马的光辉。

阿拉伯半岛早期历史上，还有一个较小的插话，然而是一个意味更深长的插话，那就是约在公元前1225年，希伯来各部族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途中，在西奈半岛和丘陵地区逗留了四十年的故事。在米甸地方，西奈半岛的南部及其东面的地方，缔结了神约。各部族的领袖摩西（穆萨），跟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结了婚（《旧约：出埃及记》3:1；18:10—12）。这件婚姻曾导致历史上一切事件中最意味深长的一个事件。摩西的妻子所崇拜的神灵，叫做耶胡（Yahu），后来变成了耶和华（Yahweh）。他是一个沙漠里的神灵，朴素而且严肃。他的住所是帐棚，他的祭仪毫不复杂，主要包

括在沙漠里宴会、献祭，献牲畜为燔祭。米甸祭司的女儿，把这种祭仪教给了摩西。随后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件！

希伯来人原是沙漠民族，这一点在《旧约》里有充分的反映。先知耶利米所提及的“阿拉比亚的诸王”，很可能是指北部阿拉比亚和叙利亚沙漠里的舍赫们。书念的少女的美丽，因所罗门的《雅歌》而芳名永存，她大概是基达部族的一个阿拉比亚女子。《约伯书》是古代闪族世界所产生的最典雅的诗篇，作者约伯是一个阿拉伯人，而不是一个犹太人。在东方看见耶稣的星，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那几个博士，可能是从北部阿拉比亚沙漠来的贝杜因人，而不是从波斯来的贤人。在地理上犹太人是阿拉比亚人的近邻，在种族上是他们的近亲。《圣经》有关阿拉比亚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

但我们在这里最关心的，是伊斯兰教（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的兴起。值得注意，公元七世纪初叶在早期的南部阿拉比亚发展起来的民族生活，已经土崩瓦解；无政府状态，已占了优势。盛行于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是阿拉比亚人所信奉的、陈旧

的拜物教。贝杜因人的拜物教，主要集中于月神的崇拜(这大概是热带地方游牧人民的情形，他们在夜间的凉爽中找到自己的朋友，而把太阳当做自己的敌人)。这种拜物教，已达到不再能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地步。

模糊的一神教观念已经出现，而且被发展成为一种崇拜。基督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基督教的观念未能抓住阿拉伯人的想象力。然而历史舞台已经开幕了，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兼民族领袖登上舞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穆罕默德出现之前的时代，被穆斯林叫做查希里叶时代，查希里叶这个术语，通常被译成"蒙昧"和"野蛮"。虽然北部阿拉比亚人到了穆罕默德时代，才有了书写的方法，但用野蛮社会去称呼南部阿拉比亚人所发展的那种社会，是很勉强的；在那个时代里，阿拉比亚没有天命(dispensation)，没有获得灵感的先知，没有天启的经典。

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民族象阿拉伯民族这样能热情地赞扬文艺，而且为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文艺所感动。任何一种语言对于本民族的精神所能产生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好象都没有阿拉伯语这

样强烈。现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大城市里的诗歌朗诵和古典语的演说，一般听众虽不能十分了解，但常常为之激动到极点。节奏、韵脚、音调等，对于他们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因而被称为“合法的妖术”。

典型的闪族人——阿拉比亚人——没有创造或者发展他们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他们的艺术家的天性，只能凭语言而发挥出来。倘若希腊人夸耀自己的雕像和建筑，那么，阿拉比亚人在自己的长诗里，希伯来人在自己的诗篇里，已发现了自我表现的方式。阿拉伯的谚语说：“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时代较晚的阿拉伯谚语说：“智慧寓于三件事物之中：法兰克人①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在蒙昧时代，必须能以散文和诗歌来有效地、文雅地表情达意，而且会射箭，会骑马，才配称为完人。阿拉伯语具有特殊的结构，故对于简洁的、警语式的文体，是很适用的。伊斯兰教曾充分利用了阿拉伯语的这种特色和阿拉伯民族的这种心理特点。《古兰经》的文体和结构，

① 阿拉伯人把欧洲人叫做法兰克人。著者引用查希慈的著作，但查希慈所称赞的是希腊人，而不是法兰克人。——译者

都具有一种绝妙性（i'jāz），穆斯林们曾以此证明自己的宗教是真实的。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

用诗歌来表情达意，这是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比亚人唯一的特征。他们的才能，在诗歌中才找到了表现的机会。贝杜因人爱好诗歌，这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一个优点。

诗人的职责发展了，给他带来了各种任务。在战争的时候，他的舌头和战士的勇气，有同样的功效。在和平的时候，他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性演说，可能危及公共秩序。他的诗歌能唤醒整个部族，使他们行动起来，正如在一个现代的政治运动中，一个煽动民众的演说家所发表的演说一样。那个时代的诗人，相当于现代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官，有人用极贵重的礼物去巴结他。他的诗歌，由听众背记下来，凭着口耳相传，流行很广，成为一种无价的宣传工具。他同时又是舆论的铸造者和代言人。为避免诗人的讽刺而给他津贴，这种办法，在古典文学中被称为"割舌头"①。

诗人不但是本部族的预言者、领导者、演说家

① "割舌头"近乎汉语的"堵嘴"。——译者

和代言人，而且是本部族的史学家和科学家，一个部族所能有的科学家。贝杜因人是以诗歌去衡量人的聪明才智的。有一个咏诗的人曾歌咏说：

谁敢与我的部族抗衡？
它有众多的人民，
还有杰出的骑士和诗人。

人口多，武力强，才智高，这是一个强大的部族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

古诗不但有诗歌的趣味，有优美的辞藻，而且有历史的重要性。要想研究创作这些诗歌的时代，必须以这些诗歌为史料。实际上，这些诗歌，是我们唯一的当代的资料。由这些诗歌可以推知伊斯兰教以前的一切生活情况。因此，谚语说："诗歌是阿拉比亚人公众的登记簿。"

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时代信奉拜物教的贝杜因人，从他的诗歌来判断，并没有什么宗教。他遵守宗教的习俗，是由于依从部族的惯性，也是由于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是笃信一个异教的神灵的。贝杜因人认为，沙漠里充满了许多性格残暴的、有生命的东西，这种有生命的东西，叫做精尼（jinn），就是精灵。精灵

与神灵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性质，而在于它们对人的关系。神灵大概都是友好的，精灵都是敌对的。人们对于沙漠中的种种恐怖和沙漠中的野兽生活，产生了一些异想天开的观念，精灵当然是这种观念人格化的产物。在伊斯兰教时代，精灵的数量增加了，因为拜物教的神灵降级后，都并入了精灵的行列了。

希贾兹因为介乎纳季德高原和沿海低湿地带之间而得名，它是一个不毛之地，麦加城就位于这个地区。麦加城却有一个神灵——但不是唯一的神灵——名叫安拉（Allah）。这个名称是很古的。麦加人认为，安拉是造物主，是最高的养育者，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呼吁的、唯一的神灵。现在快要由麦加城的一个居民的口，宣告阿拉伯语里最伟大的箴言，引起共鸣的、带电气的口号。这个口号，把沙漠里的人民从他们的孤立中，几乎驱使到已知的世界边境上。这个口号是 la ilāha illa-l-Lāh！除安拉外，别无神灵！①

① 除了眞主，再沒有值得崇拜的对象，旧译“万物非主，惟有眞主”。——译者

先知穆罕默德

约在公元571年，一个孩子诞生于古莱氏族。古莱氏族是一个高级的部族，是克而白（Ka'bah）的管理人。克而白是一座众神殿，是麦加城朝拜的中心。他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或许是永远难以查考的。他的同族人称他为"艾敏"（al-Amin，忠实人），这显然是一个光荣的头衔。在《古兰经》中，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Muḥammad），也曾叫艾哈迈德（Aḥmad）。穆罕默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声望很高的人"，全世界的男孩用这个名字的比其它任何名字都多。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穆罕默德虽然是生在史学昌明时代全世界唯一的先知，但他早年的生活情形，我们知道的却很少：他怎样努力谋生，怎样努力充实自己，怎样逐渐地、辛勤地认清了期待着他的伟大的任务，我们

只能获得很少的、可靠的报告。但是，他在二十五岁时，与富裕而高洁的孀妇赫底澈结婚（她比他大十五岁）以后，穆罕默德的事迹才逐渐明朗了。赫底澈是古莱氏人，她的前夫从事商业，家道小康。丈夫死后，她独自经理商务，曾雇用年轻的穆罕默德做伙计。这位夫人有坚强的品质，有高贵的性格。她在世的期间，穆罕默德并没有别的妻室。

穆罕默德现在有闲暇的时间，去研究他感觉兴趣的问题了。他常到麦加郊区的一座小山上，隐居在一个小山洞里，昼夜沉思冥想。穆罕默德怀疑现实，思慕真理，以致心烦意乱，精神恍惚。有一次，正在精神恍惚之际，突然听到一股声音，命令他宣读："你当奉你的造物主的名义而宣读……。"（《古兰经》96:1）这是他初次奉到的启示。这位先知已奉到他的任命状了。第二次异象发生了，穆罕默德在紧张的、惊慌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跑回家来，叫赫底澈拿被子来给他盖上，接着就奉到启示说："盖被的人呀！你起来吧，你警告吧。"（《古兰经》74:1）这种声音是常常变化的，有时象铃子的声音一样，但是，后来变成一种声

音，与迦伯利[①]的声音是完全相同的。

阿拉比亚人穆罕默德的使命，与《旧约》所记载的那些希伯来的先知们的使命是相同的。上帝是一个。他是全能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将来有一个审判的日子。遵行天命的人，将在天堂里享受优厚的报酬；漠视天命的人，将在地狱里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是他初次传道的要点。

穆罕默德以热烈的情绪，献身于新的任务，他觉得那是天使份内的事情。他在本族人民中间，进行教育、宣传，传达新使命的工作。他们嘲笑他。他变成了警告者，恶运的预言者。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用逼真的、动人的文辞，描绘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恐怖，甚至以迫近的浩劫威吓听众。他早期奉到的启示，具有简洁、清新、感人等特点，但穆罕默德只获得少数的皈依者。他的妻子赫底澈、他的堂弟阿里和他的血族艾卜·伯克尔承认了他，而古莱氏族的有势力的贵族的支派，坚决地反对他。但是，慢慢地就有一些新皈依者，主要是来自奴隶和下层社会的人，使信徒的行列

① 迦伯利是天使长的名字，阿拉伯语叫哲伯赖伊勒。——译者

壮大起来。古莱氏人一向滥用的嘲笑和讽刺，已经不能再当做有效的武器了；不能不用实际的行动来迫害他们了。敌人采取这些新策略之后，新皈依者不能不迁移到阿比西尼亚①去。第一批是十一对夫妇，615年又有八十三对夫妇跟着去。这些亡命者，在信奉基督教的尼加斯（Negus）②的领土上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他们的迫害者曾要求他把他们交出来，但被他严辞拒绝了。在这个惨遭迫害，暗无天日的期间，穆罕默德虽暂时丧失了这么多的信徒，但他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仍然大胆地继续传道，用说服的方法号召人民抛弃杂糅的邪神的崇拜，而专事独一的真主——安拉。启示不断地"降临"。他羡慕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有经典，因此，决心使他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经典。

不久，欧麦尔·伊本·赫塔卜信奉了伊斯兰教，他是被注定要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建立中起领导作用的。在这个期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夜间旅行。据说在这次夜间旅行中，顷刻之间，先知就从

① 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译者

② 阿比西尼亚国王的称号。阿拉伯语叫做奈查什（al-Najāshī）。——译者

克而白被运送到了耶路撒冷，准备从那里上升到第七层天上去。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看来，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自从做了此次难忘的旅行的地上站之后，又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其地位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这次神秘的旅行，经过后代的渲染之后，在波斯和土耳其的神秘派教徒中，仍然是受人重视的题目。一位西班牙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但丁《神曲》的根源。登霄的传说，在伊斯兰教世界仍然是一种生动的、感人的力量，1929年8月在巴勒斯坦发生的重大骚动，就是最好的说明。骚动的主要原因，是耶路撒冷犹太教徒的哭墙，穆斯林认为那是有翅膀的神马的起点站，它具有美女的相貌，孔雀的尾巴，穆罕默德曾骑着这匹马飞上了九霄。

在这次神秘的旅行之后两年，由七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邀请穆罕默德到麦地那去居住。麦地那的犹太教徒，曾期待着一位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的诞生，他们对于本地的拜物教徒接受穆罕默德的教义，显然起了启发作用。穆罕默德准许自己的教徒两百人，乘古莱氏人疏于防范的时

机，暗暗地溜到麦地那去。不久，他自己也出走，而于公元622年9月24日到达了麦地那。这就是著名的希志来（hegira），希志来的意义不完全是逃亡，而是在两年之中经过缜密考虑的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十七年之后，哈里发欧麦尔才决定以希志来发生的那一个太阴年为回历纪元的正式起点（此年元旦为公元622年7月16日金曜）。

希志来是麦加时期之终，是麦地那时期之始。事实证明，那是穆罕默德生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以一个被轻视的先知的身分，离开他诞生的地方；却以一个受尊仰的领袖的身分，进入他寄居的城市。现在，先知的身分退到幕后去了，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身分出场了。先知的身分，被政治家的身分掩盖了。

麦地那的穆斯林（被称为辅士），为了维持从麦加迁移来的穆斯林（被称为迁士）的生活，曾利用休战的时期，在新领袖的领导下，出城去截夺一个从叙利亚返回麦加的夏季队商，给那个商业的首都一个重大的打击。队商的头目听到这个计划的风声，早已派人到麦加求援。得到增援的队商

和麦地那人之间发生了战争。由于先知天才的指挥，三百个穆斯林对一千以上的麦加人，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作为战争来说，这次小战本身不能算做重要的战争，但穆罕默德的政治势力，从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伊斯兰教已初次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这一次胜利，被解释成真主对于这个新宗教的批准。

伊斯兰教在初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的严守纪律、为道牺牲的精神，在后来的更大的战役中证明是伊斯兰教的特征。诚然，在第二年中，麦加人就为此次失败进行了报复，并且还打伤了先知，但他们的胜利并不是持久的。伊斯兰教恢复了元气，而且逐渐地变守势为攻势，伊斯兰教的传播，似乎永远是有保证的。在这以前，伊斯兰教是一个国家里的一种宗教；在麦地那，伊斯兰教已提升了一步，不但是一种国教，伊斯兰教本身已变成国家了。从此以后，伊斯兰教已变成了一种能战斗的政体，这是全世界的人以前所不承认的。

穆罕默德领导了一次讨伐犹太人的战役，为了他们曾援助敌人的同盟军，结果把他们主要部族的壮丁六百人处死，把其余的人驱逐出境。无

主的枣椰园，由迁士去管理。伊斯兰教的敌人，或者放弃原来的宗教，或者被处死，二者必居其一。被迫作此抉择的这个犹太部族，是空前的，却不是绝后的。

在这个麦地那的时期中，实现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化，即民族化。这位新的先知排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切影响；聚礼日（星期五）代替了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六）；在尖塔上的宣礼，代替了吹号和敲钟；定赖麦丹月（回历九月）为斋月；正向（礼拜时的方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定朝觐克而白天房为正制，并准许吻玄石（伊斯兰教时代以前的一种崇拜物）。

公元 628 年，穆罕默德率领信徒一千四百人，到他的故乡去，并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麦加人和穆斯林获得平等的待遇。这个条约实际上结束了穆罕默德与其宗族古莱氏人之间的战争。古莱氏族中有许多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就中有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和阿慕尔·伊本·阿绥，他们是注定要成为尚武的伊斯兰教的名将的。两年之后，公元 630 年 1 月底（回历 8 年），麦加就被征服了。穆罕默德入城之后，捣毁了麦加大寺

里的三百六十个偶像，他一面捣毁，一面高呼："真理已经来临了，荒谬已经消灭了。"但人民获得了特别宽大的待遇。古代史上胜利的入城式，没有哪一次可以与这次相提并论。

大约就在这时候，穆罕默德宣布克而白四周为禁地，《古兰经》中关于禁止外教人入禁地的明文的启示，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这节明文，显然只是要禁止多神教徒在每年一度的朝觐中接近克而白。这个命令，现在仍然有效。欧洲的基督教徒，偷偷地去调查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而安全归国的，只有十五个人。第一个是波伦亚人吕多维科，他在1503年去调查；晚近去调查的，有英国人拉特。最有趣味的当然是英国人伯赖。

回历9年，穆罕默德与亚喀巴的基督教领袖和南方的麦格纳、艾兹鲁哈、哲尔巴等三个绿洲的犹太教部族，签订了和平条约。本地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获得了新兴的伊斯兰教社会的保护，每年只须缴纳赋税(后来叫做只兹叶 jizyah)，包括土地税和人丁税一次。这个先例，后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回历9年(公元630—631年)被称为“代表团之年”。在这一年里,有许多代表团从远近各地先后到麦地那来,表示他们对于这位政治的和宗教的领袖的忠顺。各部族即使不是由于觉悟,至少也是由于便利,而联合起来了。而伊斯兰教则只要人们口头上表示信仰,而且交纳天课(济贫税),就已经感到满足了。成群结队的代表团,来自辽远的阿曼、哈达拉毛和也门。主要的部族,都派遣了代表团。从来没有服从过任何人的阿拉比亚,现在似乎自愿归穆罕默德统治,而且愿意加入他的新的规划中去。他们都自愿地抛弃自己的拜物教,而接受一种更高贵的宗教和一种更高尚的道德了。

回历10年,穆罕默德率领着每年一次的朝觐团胜利地进了他的新的宗教首都——麦加城。这次朝觐,终于成为他最后的一次朝觐,故称为“告别的朝觐”。他返回麦地那后三个月,就身染重病,头痛得很厉害。公元632年6月8日,就与世长辞了。

先知在麦地那的期间所受的启示,是《古兰经》中篇幅较长、辞藻较多的各章;内容方面,除了

关于斋戒、天课和礼拜等宗教的法律外，还有关于结婚、离婚、对待奴隶、管理战俘、对付敌人等社会的和政治的法令。穆罕默德是孤儿出身，自幼贫苦。因此，他所制定的法律，特别地照顾孤儿、奴隶、懦弱无能和被人欺压者。

穆罕默德在极显赫的时代，仍然过着默默无闻的时代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居住在泥土筑成的、只有几个房间的一所小房子里，前面有一个院落和一道门，就象现代阿拉比亚和叙利亚的旧式房子一样。常常有人看见他在家里补缀自己的衣服。他的人民随时都可以到他家里去访问他。霍加思说："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无论是重要的，或者是琐碎的，已成了一种规矩。现在还有千百万人，在有意地模仿那些行为。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所尊为完人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被这样仔细地仿效过。"①

他遗留下很少的一点财产，依照他的遗嘱，当做了国家的财产。他前后娶了十二个妻室，有几个为了爱情，其他的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与她们结

① 据《阿拉伯通史》，120 页，引自 D. G. Hogarth, *Arabia* (Oxford, 1922), P. 52.

婚的。其中最得宠的是艾卜·伯克尔的幼女阿以涉。原配赫底澈生了几个儿女，除阿里的著名的妻子法帖梅外，都在他之前去世了。信奉基督教的科卜特女子马利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易卜拉欣，他夭折后，穆罕默德十分悲痛。

后期的较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就是从麦地那的这个宗教集团中兴起的。由迁士和辅士构成的这个新的宗教集团，称为真主的会众，是建筑在伊斯兰教上的。自古以来，阿拉比亚人都是依血统而分为若干部族的，以宗教为社会的基础，是史无前例的。真主是最高政权的象征。先知活着的时候，是真主的合法的代理人，是大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可见，除精神的职权外，穆罕默德还执行国家元首所能执行的一切世俗的职权。在这个集团里，至少在原则上，人人都成了同胞，以前的部族关系和宗主关系一概不论了。这是穆罕默德在告别的朝觐中作著名的讲道时所说的话：

“众人呀！静听我的话，而且牢记在心。须知每个穆斯林是其他任何穆斯林的弟兄，现在你们都是同胞。因此，别的弟兄所有的任何东西，不得他的同意，而据为己有，这对于你们任何人都是非

法的。”

阿拉伯人当做命脉的血缘关系的约束，就这样一笔勾销，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约束——宗教信仰的约束。这里包含着穆罕默德主要的独创精神。为阿拉比亚树立了一种伊斯兰教的友谊。在这个新集团里，没有僧侣，没有教阶组织，没有中央教廷。清真寺不但是伊斯兰教徒集体礼拜的地方，而且是他们的公所和校场。每天率领大家做礼拜的伊马木（本义是师表），在战时就是大家的指挥官，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牺牲一切、以抵抗敌人的侵略，而保卫教胞安全的义务。阿拉比亚人，凡继续反对伊斯兰教的，都成为化外人，甚至成为法外人。曾经犯罪的人，只要信奉伊斯兰教，以前的罪恶可以一笔勾销。阿拉比亚人原是饮酒无度，狂嫖滥赌的，《古兰经》的一节明文，把酗酒和赌博一次就禁绝了。淫辞小调和靡靡之音，对于阿拉比亚人有同样的吸引力，也受到严格的批评。

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从麦地那传播到整个阿拉比亚，随后包括了西亚和北非的大部分。麦地那的团体，就是后来的伊斯兰教团体。穆罕默德在短短的一生中，把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人团

结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把一个仅仅是地理上的名词——阿拉比亚——改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宗教，在广大的地区，取代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现在仍有广大的人民信奉这个宗教；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这个大国辽阔的版图，包括了中世纪时期文明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穆罕默德本人，虽然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但他传授了一部经典，全世界七分之一的人民在信仰这部经典，把这部经典作为一切科学、知识和神学的体现。

《古兰经》和教义

在这个时代，往往有穆斯林在大街上拾起一张字纸，把它塞在墙洞里，因为那张字纸上或许有真主的尊名。这种“敬惜字纸”的风气，在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是罕见的。《古兰经》是真主的经典，受到穆斯林们无限的尊敬。《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是由迦伯利口授穆罕默德的。“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摩它”(56:78)。

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人口虽然几乎两倍于穆斯林，但可以确切地说，《古兰经》是一切书籍中被诵读得最广泛的。除了穆斯林们每日五次礼拜中都诵读它以外，它还是一部教科书，每个穆斯林青年都把它当做学习阿拉伯语的读本。除了土耳其语的正式译本外，还没有一种外国语的、审定的穆斯林译本；但是，未经审定的译本，已包括四十种语言的译本。罗得韦尔的英译本，已收入人人丛书，是一个易得的译本。《古兰经》的第一种译本，是

拉丁语译本，十二世纪时，由法国克律尼镇的僧长可敬的彼得译成，其目的是批驳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损害创教者的信用。第一部英译本，于1649年出版，是由卡列斯卜鲁克的教区牧师罗斯从法语译本转译的，叫做：《穆罕默德的可兰经……新译为英语，为了满足一切要求认识土耳其的邪教》。

跟《圣经》比较起来，《古兰经》只出现少数原文的含糊不清。《古兰经》被公认的、唯一的第一定本和最后定本，是在穆罕默德逝世后十九年才搜集起来的。搜集的原因是当时发生了多次平定叛乱的战役，在那些战役中，许多信士牺牲了，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有许多人阵亡了。因此，“记录在枣椰叶柄上和白石片上的，以及牢记在人心中的”经文，都被搜集起来，编辑成一部较早的、但非正式的定本。其它的抄本，一概销毁。《古兰经》共计六千二百三十六节，七万七千九百三十四个词，三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一个字母，都被苦心地计算出来了。《古兰经》不但是一个宗教的心脏，往天国去的南针，而且是一个科学纲要，是一个政治文件，并且体现着一个地上王国的一部法典。

《旧约》和《古兰经》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而

且很明显。《古兰经》所叙述的历史故事，在《圣经》里几乎都有类似的故事。《旧约》里的人物亚当（阿丹）、诺亚（努哈）、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曾提过七十次）、以实玛利（易司马仪）、罗得（鲁兑）、约瑟（优素福）、摩西（穆萨，曾在三十四章里提到他的名字）、扫罗（塔鲁特）、大卫（达五德）、所罗门（素莱曼）、以利亚（易勒雅斯）、约伯（艾优卜）和约拿（优努斯）等，在《古兰经》里都是著名的人物。亚当的故事，叙述过五次，洪水的故事八次，所多玛的故事八次①。《新约》的人物，只有撒迦利亚（宰凯里雅）、施洗的约翰（亚哈雅）、耶稣（伊萨）和马利亚（麦尔央）等人，被着重提及。闪族古代的许多谚语和格言，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里原是共同的，所以出现于《新约》或《旧约》和《古兰经》中，例如"以眼还眼"，"建筑在沙土上的房子"，"骆驼和针眼"，"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等等。在《古兰经》中归于幼儿耶稣的某些奇迹，如在摇篮里说话，用泥巴做鸟儿等，使人想起《伪福音书》中所记载的类似的奇迹。

跟《古兰经》的伊斯兰教更接近的，是《旧约》

① 《古兰经》不用这个名词，却用"鲁兑的人民"。——译者

的犹太教，而不是«新约»的基督教。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这样亲密的类缘，以致初期的伊斯兰教，似乎是基督教的异端派，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但丁在他所著的«神曲»一书中，把穆罕默德安置在地狱的较低的一层里①，跟"散布中伤和分裂者"在一起。

«古兰经»各章（阿拉伯语叫做苏赖〔surahs〕）的编排，是机械的，是依照长短的秩序而编排的。早期各章，写于麦加，约计九十章，是属于艰苦奋斗时期的，大半是短小尖锐、激昂慷慨的，充分表达了先知的感情。这九十章最合意的论题是真主的独一无二及其德性，人的本分和将来的报应。其余的二十四章，是麦地那时期的（约占全部«古兰经»的三分之一），是在胜利时期启示的，大半是长篇大论，富于立法的题材。在这二十四章里，制定了信条以及关于礼拜、斋戒、朝觐、禁月等的典礼和规章。还包含着戒饮酒、戒赌博、戒吃猪肉②的法律；关于天课和圣战（穆斯林的著名的志哈

① 排列在第八圈第九沟里。——译者

② 依照«古兰经»的明文，戒食自死物、血液、猪肉，这里只提猪肉，而不提自死物和血液，是不对的。——译者

德）等财政和军事法令；关于杀人、报仇、偷窃、高利贷、结婚、离婚、通奸、继承、释奴等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常被引证的、关于婚姻的规定，与其说是采取多妻制的，不如说是限制多妻制的。批评家们认为关于离婚的法令（4:35；33:49；2:229），是最讨厌的。关于对待奴隶、孤儿和异乡人的那些法令（4:2，3，36；16:71；24:33），是伊斯兰教立法中最人道的部分。释放奴隶，被认为是最能博得真主喜悦的事情，而且能赎许多罪。

«古兰经»的原名 Qur'ān，本义是"诵读"、"朗读"、"讲道"。这部经典是一个强烈的、有生命的声音，是要高声朗诵，使听到原本的人赏鉴的。«古兰经»不少的力量是在韵脚、节奏、修辞、动听等方面，这些东西在译本中很难完全表达出来。«古兰经»的字数，相当于«新约»阿拉伯语译本的五分之四。«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是一切精神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最后根据，故«古兰经»具有重大的宗教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由于教义学、教律学、科学这三件东西，在穆斯林看来，是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三个方面，«古兰经»就成为要受高等普通教育的科学手册和教科书。在伊斯兰世界最高

学府"爱资哈尔"那样的学校里，«古兰经»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仍然是全部课程的基础。全凭«古兰经»的联系，说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的方言，才没有象罗曼斯语系那样，变成各别的语言①。我们认清这一点，就会知道«古兰经»在文学上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在今天，伊拉克人要完全懂得摩洛哥人的口语，觉得有点困难，但是，他却能够毫无困难地了解他所写的文章。因为在伊拉克、摩洛哥、叙利亚、阿拉比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到处都严格地遵守着被«古兰经»规范化了的标准的阿拉伯语。在穆罕默德时代，没有任何第一流的阿拉伯散文作品。因此，«古兰经»是最早的、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模范的散文作品。«古兰经»的文字是带韵脚的、雄辩而美丽的散文，不是诗歌。«古兰经»带韵脚的散文，成为散文体的标准，现在保守派的阿拉伯语作家，还要自觉地努力模仿«古兰经»的风格，

尼可尔森在他所著的«阿拉伯文学史»中这样翻译«古兰经»首章(法谛海章)，他企图保持一点

① 罗曼斯语系的语言，包括近代的法兰西语、西班牙语等拉丁系的语言。——译者

阿拉伯原文的风韵[1]：

奉大仁大慈的安拉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全世界的主，

大仁大慈的主，

报应日的君主。

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

求你指导我们上正路，

你所赐福者的路，

不是受谴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穆斯林的教义学家，把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分为宗教信仰和宗教义务。

宗教信仰（伊曼 imān）包括：信仰真主，信仰天神，信仰经典，信仰先知，信仰末日。伊斯兰教首要的、最重大的信条，是 lā ilāha illa-l-Lāh，“除真主外，别无神灵。”在伊曼中，真主的概念，居于最高的地位。穆斯林的教义学，实际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真主问题的。他是唯一的真宰，是最高的实在，是先在的，是创造者，是全知

① 尼可尔森的译文与«古兰经»的原文有些出入，因此，译者从原文直接译出。——译者

的，是全能的，是自我存在的。他有九十九个美名和九十九种德性。穆斯林的念珠有九十九颗珠子，正相当于真主的九十九个美名。他的慈爱的德性，为他的大能和尊严的德性所掩盖。伊斯兰教是服从真主的意志的宗教。亚伯拉罕和他儿子接受真主的考验，父亲企图把儿子当牺牲品的行为，是用动词 aslamā（他俩服从了）来表达的。穆罕默德把新宗教叫做伊斯兰教（islām 是 aslam 的词根），显然是从这种行为得到启发的。这种坚决的一神教是朴实的，对于超越物质界的存在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热忱的信仰，伊斯兰教主要的力量，就在于此。伊斯兰教徒享有知足和达观的意识，这是其它宗教信徒大半没有的。在穆斯林国土上，自杀是罕见的。

伊曼的第二信条，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先知，是人民的警告者，是一张很长的先知名单中最后的一名，是他们的“封印”，因而是最伟大的先知。在«古兰经»的教义学体系中，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凡人，他唯一的奇迹，是«古兰经»的绝妙性；但无论在传说里，在民间故事里，在大众的信仰里，他都被赋予一种超凡的灵气。他的宗教

是极端讲究实际的，充分反映了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具有重实践、讲效率的精神。伊斯兰教不提出难以完成的理想，难得提出错综复杂的教义，没有神秘圣礼和包括圣职授任、奉献和"使徒继承"的教士政治。

«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古兰经»包含最后的启示，«古兰经»不是被创造的。引证一节«古兰经»的本文的时候，往往用"真主说"这个句子提出来。无论在语音的和书法的复制方面和在语言的形式方面，«古兰经»与天上的原型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是永垂不朽的。«古兰经» 是最伟大的奇迹，所有的人和精灵通力合作，也不能创作同样的妙文。

伊斯兰教在天使论中给迦伯利以最高的地位，他是启示的传达者，又是玄灵和忠实的精神。作为上帝的使者，迦伯利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黑梅斯。

罪恶不是道德方面的，就是礼节方面的。最恶劣的、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尔克"（shirk），"什尔克" 是把其它的神灵同独一的真宰结合起来。说上帝有复数，似乎是穆罕默德认为最憎恶

的事情。在麦地那的各章里，不断地警告多神教徒，他们将受最后的判决。在穆罕默德的意识中，"信奉天经的人"，即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大概不包括在多神教徒里，但注释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讨论末世论的部分，是《古兰经》中最动人的部分。末世生活的实况，被着重地加以描写，被反复地提及，有"报应日"、"复活日"、"复活时"、"真灾"等名称。依照《古兰经》的描写，末世生活中有肉体上的痛苦和快乐，这暗示着肉体的复活。

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集中在伊斯兰教的五大纲领。

第一个纲领是信仰的表白，这个纲领概括为下列最好的信条：la ilaha illa-l-Lāh; Muḥammadun rasulu-l-Lāh（除真主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穆斯林的婴儿初生的时候，首先听到的是这两句话；穆斯林临终的时候，最后说出的也是这两句话①。从初生到临终之间，再没有别的话象这两句话讲得这样多了。穆艾精（muezzin 宣礼员）每天几次登宣礼塔高声宣礼的

① 婴儿出生后，大人在他的耳边朗诵这两句话；病人临危时，亲人提醒他这两句话。——译者

时候，也要宣扬这个信条。伊斯兰教通常满足于口头的表白；任何人只要接受这个信条，当众表白一次，名义上就是一个穆斯林。

忠实的穆斯林，每日要向着克而白礼拜五次（破晓时一次，叫做晨礼；中午一次，叫做晌礼；下午一次，叫做晡礼；日落后一次，叫做昏礼；夜间一次，叫做霄礼），礼拜是第二个纲领。当礼拜的时候，对穆斯林世界作一次鸟瞰，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奇观：由礼拜人构成的一连串的同心圆，都是由麦加的克而白辐射出去的，覆盖着一个不断放宽的面积，从西非洲的塞拉勒窝内到中国的广州，从苏联的托博尔斯克到南非的开普敦。

礼拜的仪式，是一种法定的行为，大家都要用同样的立正、鞠躬、跪拜来履行它。参加礼拜的人，必须具备法律上的清洁，礼拜时必须诵读阿拉伯语的«古兰经»，不管他本国的语言是什么。礼拜的主要内容是纪念真主的尊名，而不是再三的请愿和祈愿。词句简练，而含义丰富的法谛海章，常常被人比作主祷文，忠实的穆斯林每日要在拜内重复这章经二十遍左右。这章经就成为被反复诵读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公式。应受加倍称赞的，

是夜间志愿举行的礼拜，因为那是分外之事。

星期五（金曜日）中午的礼拜，是唯一的、公众的礼拜（聚礼），这是所有成年的男子都应当参加的。有些礼拜寺里，有为妇女保留的席位。聚礼的特色，是宗教领袖（imām 伊马木）所做的说教（khutubah 虎土白），在说教里替国家元首祝福。这种聚礼的仪式，是来源于犹太教的会堂礼拜，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受到基督教星期日礼拜的影响。作为一种集体礼拜的典礼来说，聚礼的整齐、严肃和朴实，都是卓越的。礼拜的群众，在礼拜寺大殿里自动地排成整齐的横行，在行里严肃地立正，在伊马木的领导下，准确地、恭敬地举行礼拜。这种情景往往是动人的。作为一种训练的方法来说，这种聚礼，对于骄傲自满的、个人主义的游牧民族，一定有过重大的价值。这种仪式，在他们的心中培养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和团结一致的意识。这种仪式，促进了教胞之间的兄弟关系，穆罕默德的宗教，在教义上就用这种兄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礼拜的场地，就这样变成了“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练兵场”。

施舍原来规定为自觉自愿的慈善行为，后来

改成法定的施舍，构成第三个纲领，叫做宰卡（zakāh 天课）。天课发展成为包括货币、牲畜、谷物、果品和商品的财产税。年轻的伊斯兰教国家，通过正规的官吏，而征收天课，由中央财政部管理，用来维持贫民的生活，修建清真寺，支持政府的开支。天课的基本原则，与什一税相符合。据普林尼的考证，南方的阿拉比亚商人，在出卖自己的香料之前，必须把十分之一的香料献给他们的神灵。各种财产的税律是不同的，但通常的标准是2.5%。甚至士兵的津贴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的瓦解，天课的缴纳已听凭穆斯林的良心了。

《古兰经》中虽然屡次规定赎罪的斋戒，但规定赖麦丹月为斋月，却只提过一次。斋戒是在斋月里，自黎明到日落，整天戒除饮食〔和性交〕①。在现代的伊斯兰教国家，政府或平民对不斋戒的信徒使用暴力的例子，不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伊斯兰教以前，崇拜邪神的阿拉比亚有斋戒的任何习俗，但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中，这种制度当然早已建立起来了。斋戒是伊斯

① 据《古兰经》，第2章第187节补充。——译者

兰教的第四个纲领。

朝觐是第五个纲领，也是最后一个纲领。每个穆斯林，不分性别，只要身体健康〔旅途安全、能自备旅费，而且家属的生活有着落〕①，平生必须到麦加去，在指定的时间内，集体地访问圣地一次。朝觐者必须受戒，受戒的象征是不穿缝成的衣服。在受戒的期间，朝觐者不得〔说猥亵的话，不得互相辱骂，不得争吵〕②、行房、宰牲、狩猎、拔草、折树。朝觐圣地，是闪族古来的制度，在«旧约»里，还可以找到这种制度的反响。这种制度，可能起源于太阳崇拜。这种仪式，恰在秋分时节举行，是向暴虐的太阳告别，欢迎使土地肥沃的雷神。

经常不断地有朝觐旅行团，从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横渡非洲，不断向东移动，团员的人数，沿途逐渐增加。有步行的，也有骑骆驼的。大多数是男人，但也有少数妇女和儿童。他们沿途做买卖，乞讨，有些人倒毙在路旁，成为殉教者；生存者终于到达红海西岸的一个港口，小船把他们渡到彼岸。但是，比较大的四个驼队，是从也

① 据«古兰经»，第3章第97节补充。——译者
② 据«古兰经»，第2章第197节补充。——译者

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出发的。这些国家惯于每年各派一个麦哈米勒（maḥmil 驼轿），由本国的驼队护送到麦加去，作为本国威望的象征。麦哈米勒是装饰得很华丽的一个驼轿，由一只骆驼驮着，那只骆驼由人牵着走在驼队前面，没有人骑在上面。近年来，只有埃及的驼队能与古代的那些驼队媲美。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每年朝觐天房的平均人数大约是十七万二千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58 年的人数是六十二万人。1957 年的人数达到一百万人，大多数是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朝觐者的费用，在发现石油之前，是希贾兹岁入的主要来源〕①。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生了最有效的纽带作用。这种制度，几乎使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平生做一次长途的旅行。人数这样多的教胞，从四面八方到圣地来聚会在一起，究竟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这是难以低估的。这种制度使黑种人、柏伯尔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 136 页补充。——译者

突厥人、阿拉伯人——富足的、贫穷的、高级的、低级的——在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汇合在一起，和睦相处。就摧毁种族、肤色、民族之间的重重障碍来说，在世界各大宗教之中，伊斯兰教似乎已获得最大的成功。至少在穆斯林的范围内是这样的。只有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划了一条线。每年一次的聚会，对于获得这种结果，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有许多哈只① 是来自偏僻的地方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没有把那些地方跟圣地联系起来，在那些地方，报纸的声音，还没有成为有生气的声音。在朝觐期间，对那些哈只进行教派的宣传，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志哈德（jihād 圣战）的义务，最少是被穆斯林的一个教派，哈利哲（Khārijah）教派，提升到伊斯兰教的第六种纲领的地位。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势力，要归功于这条教律。哈里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伊斯兰教地区和战争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隔墙继续往后推。但在最近的这些年里，志哈德在穆斯林世界已得不到那么多人的支

① 哈只是 ḥādji 或 ḥājji 的译音，这是明朝人的译法。译香客不恰当，因为朝觐者不烧香。——译者

持了。近年来，伊斯兰教盛行于许多外国政府的保护之下，那些政府被认为是强大得不易推翻的，或友好得不必推翻的。① 1914 年秋季，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的，是奥斯曼土耳其素丹兼哈里发穆罕默德·赖沙德，他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一致奋起，跟非穆斯林作斗争，这个呼吁遭到了绝对的失败。有一位东方学者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专书，题名:《在德国制造的圣战》。

这些宗教的义务，构成了伊斯兰教的基础。但是，《古兰经》的命令，并不是只规定了这些义务。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信徒持身律己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所启示的真主的意志。

① 著者在这里公开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辩护。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两洲被压迫剥削的伊斯兰教国家，从印度尼西亚到几内亚，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而相继独立，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更证明著者的反动论点是不攻自破的。——译者

伊斯兰教在前进中

早期的中世纪时代，有两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件是条顿人的迁移，这一事件造成了古老的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件是阿拉伯人的出征，这一事件消灭了波斯帝国，而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①的基础。在公元七世纪四十年代，假若有人敢于对人们预言说：直到现在还未开化的、默默无闻的阿拉比亚地方，有一股从未听到过、从未看见过的力量，将在二、三十年后突然出现，猛攻当代的两大世界强国，而成为其中之一（萨珊帝国②）的继承者，同时夺取另一个帝国（拜占廷帝国）最富饶的几个省区。那么，他们一定会叫他疯子。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是那样的。阿拉比亚本来是一个不毛之地，但是，在先知去世后不久，这个荒岛好象着了魔一样，突然变成了英雄的苗圃，那些

① 东罗马帝国。——译者

② 波斯帝国。——译者

英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是罕有的。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和阿慕尔·伊本·阿绥在伊拉克、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各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可以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流的战果，可以跟拿破仑、汉尼拔和亚历山大的战果媲美。

互相敌对的拜占廷人和萨珊人，在好几个世代中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争，以致元气大伤；因为战争的需要，而强征苛捐重税，使人民贫困到无以为生，从而大大损伤了他们的忠义感；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边疆上，阿拉比亚各部族早已归化；基督教教会宗派的存在，别派遭受正教的迫害——所有这些原因，都为阿拉比亚军队神速的进展铺平了道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闪族居民和埃及的含族居民，在他们看来，新来的阿拉比亚人，比那些讨厌的、压迫人的霸王们亲近得多。实际上，穆斯林的出征，可以看做是古老的近东恢复其早已丧失的领土。在伊斯兰教的刺激下，东方现在觉醒了，在西方统治了千余年后，现在东方重新要求自己的权利了。而且，新征服者所征收的赋税，比旧征服者所勒索的要轻得多；被征服者现在有更多的自由，来从事于自己的宗教业务，不

象过去那样横遭干涉了。阿拉比亚人自己呢，他们代表着一种精神充沛、生气勃勃的种族，他们为新的热情所鼓舞，为征服的意志所贯注，他们因新的教义的谆谆教诲，而绝对蔑视死亡。

但是，他们的奇迹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西亚和北非辽阔的草原上使用了新的战术，即使用了骑马和骑驼的骑兵，罗马人对这种战术完全是门外汉。军队被分为中坚、左翼、右翼、前锋、后卫。骑兵掩护着两翼。编制军队的时候，保留了原来部族的单位。各部族都有自己的旗帜，那时候的旗帜，是用一块布拴在长矛杆上，由一个最勇敢的士兵打着旗，在队伍前面走。先知的军旗，叫做鹰旗。步兵使用弓、箭、弹弓，有时使用盾和剑；剑插在鞘里，扛在右肩上。镖枪是后来从阿比西尼亚传入的。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长矛和弓箭，是两种民族武器。防身的武器，是甲和盾。阿拉伯人的武器，比拜占廷的轻便些。

战斗的序列，是原始的，排成行列和紧密的阵式。敌对行为是由双方著名战士个人的战斗开始的，战士先走到阵前来挑战。阿拉比亚的战士，比他的波斯的和拜占廷的敌手，得到更高的报酬，而

且确信能够得到一份战利品。在真主看来，当兵不仅是最高贵的、最满意的职业，而且是最有利的职业。穆斯林的阿拉比亚军队，其力量不在于武器精良，也不在于组织性优越，却在于士气旺盛，这无疑是伊斯兰教的贡献；也在于军队的耐久力，那是沙漠生活培养出来的；还在于显著的机动性，那主要是由于他们靠骆驼运输。

在阿拉伯语的史料里，伊斯兰教运动，被"教义学家"解释成完全是或主要是宗教运动，而不重视作为基础的经济原因。还有与此相符合的，同样不可信的假设，却被许多基督教徒信以为真的，是说阿拉比亚的穆斯林，一手拿着《古兰经》，另一手拿着宝剑。在阿拉伯半岛外，特别是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从征服者的观点来看，挑选人丁税是比《古兰经》和宝剑更受欢迎的。"……曾受天经的人，你们当与他们作战，直到他们规规矩矩地缴纳人丁税。"（《古兰经》9:29）伊斯兰教曾提供一个新的口号，一面方便的旗帜和一个党派的口令。对于以前从未团结起来的、各色各样的民众，伊斯兰教无疑起了团结粘合的作用，而且供给了一部分推动力。但是，

这不能充分说明这些出征的行动。使得许许多多贝杜因部族离开荒凉的故乡，到北方肥沃的地方去征战的，不是宗教的狂热，而是经济的需要。当日出征的军队，大半是从贝杜因人中间招募来的。热望来生进入天堂，对某些人固然是一个吸引力，但是肥沃的新月地区文明国的舒适和奢侈，对于很多人也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伊斯兰教的扩张，标志着从荒凉的沙漠地区，逐渐渗入附近的、肥沃的新月地区的长期进程中最末一个阶段，那是闪族最后一次大迁移。

编年史家都是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去考察出征的事件的。他们要我们相信，这些战役是由头几位哈里发，特别是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依照事前周密制订的计划而英明领导的。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只有很少的是发动者所预见到的。那些战役，与其说完全是深思熟虑和冷静计划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了给各部族的好战精神找出路，因为那些部族不能再兴起内战，自相残杀了。他们参加各种侵略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战利品，而不是为了取得永久的立足地。但是，事态发展下去，就连发动者也无法控制了。当战士们从

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这个运动就愈来愈势不可遏。于是，有计划的战役开始，而阿拉伯帝国的创建，就必然到来了。阿拉伯帝国的创建，与其说应归功于早期的计划，不如说是由于当前形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依照教义学家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扩张，最好是解释成天命如此。《旧约》对于希伯来历史，作了同样的解释，中世纪的哲学对于基督教的历史，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哲学基础，是有缺点的。伊斯兰这个术语，可以照三个意义来使用：起初是一种宗教的名称，随后变成一个国家的名称，最后变成一种文化的名称。伊斯兰教不象犹太教和古老的佛教，却象基督教那样，是一个进取的、向外传教的宗教，伊斯兰教接着建立了一个国家。征服北部地区的伊斯兰，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伊斯兰国家。阿拉比亚人是作为一个民族神权政体的成员，而突然出现于一个不提防的世界的。首先获胜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穆罕默德主义。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大部分人民，直到回历纪元二、三世纪的时候，才表示他们信仰穆罕默德的宗教。这些地区先被军事征服，随后

当地居民才改奉伊斯兰教，这两件历史事实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期。当这些居民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主要目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则为逃避人丁税，再则要想取得与统治阶级相同的身份。作为一种文化来解释的伊斯兰，是军事征服以后，在叙利亚—阿拉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核心和遗产所组成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由于伊斯兰的诞生，近东不仅恢复了早已丧失的全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中恢复了古代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但是，在阿拉比亚能够征服其它地方之前，它必须先把自己统一起来。在寻求这种统一的过程中，它立即碰到了麻烦的问题——哈里发问题，即谁来做穆罕默德的继位者的问题。

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先知、立法者、宗教领袖、裁判长、司令官、国家元首等职务，都是由他个人兼任的。但是，现在穆罕默德已经去世了，谁来替他执行这些职务呢？谁来做他的哈里发（继任者）呢？穆罕默德作为先知，把最后的天命传给人类，就这种精神的任务来说，显然没有任何人能做他的继任者。

先知没有遗留下儿子。他只有一个女儿法帖梅，阿里的妻子，是在他去世时还活着的。阿拉伯首领或族长的地位，又不完全是世袭的；大多数是依照本部族中资历的深浅而选举出来的。所以，即使他的儿子们不是在他之前早已去世，这个问题也不一定会很容易地解决。穆罕默德又没有明白地指定一个继任者。因此，继任者的问题是伊斯兰教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这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1924年3月，即在取消君主制度之后十六个月的时候，凯末尔派土耳其人废除了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哈里发制度，当时的哈里发是阿卜杜勒·麦吉德二世。随后，在开罗和麦加召开过几次泛伊斯兰教代表大会，来决定先知的合法的继任人，但是，全部都失败了。“伊斯兰教中从没有比哈里发问题更能引起流血的问题了。”

一个重大问题交给群众去作决定的时候，往往发生混乱；穆罕默德去世后，接着就发生了几个党派之间的冲突。第一派是迁士派，他们说，他们是先知的部族，是首先承认他的使命的，所以，先知的继任者应当由他们中间选出。第二派是辅士派，他们说，倘若他们没有给穆罕默德和初生

的伊斯兰教以避难所，那么，二者都不能生存，所以先知的继任者应当由他们中间选出。后来，这两派合并起来，组成圣门弟子团（ṣaḥabah 撒哈伯）。还有一派是正统主义者，依照他们的推论，真主和穆罕默德都不致于让选民们凭着一时的兴致，而随便决定信士大众的问题，因此，必须做出明白的规定，推定特别人物来继任穆罕默德。阿里既是先知的堂弟，又是他仅存的女儿法帖梅的丈夫，而且是资历最深的两三名信徒之一，因此，他们就选定他做唯一合法的继任者。这一派反对选举的原则，坚持统治的神权。最后的一派，是古莱氏的贵族伍麦叶人。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他们掌握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权（但是，他们是最后表白信奉伊斯兰教的）。他们是后来才维护自己的继任权利的。

第一派胜利了。年高德劭的艾卜·伯克尔，当选了哈里发，他是先知的岳父，是资历最深的三四名信徒之一，他接受了集合在一起的领袖们忠顺的誓言。艾卜·伯克尔是四位正统派哈里发中的头一位，其余的三位是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在正统派哈里发的时期，先知生活的灯台不断放

出光芒，照亮了四位哈里发的思想和行为。这四位哈里发，都是先知亲密的伙伴，又都是他的亲戚。新的首都是麦地那。

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穆罕默德死后不久，除希贾兹外，整个阿拉比亚，就与新建立的国家绝交。事实是这样的，由于交通不便，完全缺乏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方法，而时间又很短促，先知在世的时候，真正表白信奉伊斯兰教，或者承认先知的统治权的地区，还不到阿拉伯半岛的三分之一。甚至连先知进行活动的希贾兹地区，也是在他去世之前一两年，才全部伊斯兰化的。

在一系列简短而剧烈的战争中，艾卜·伯克尔，把那些变节者一个跟一个地打败了，他的司令官哈立德·伊本·韦立德，表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伊斯兰教不久就被统一起来，而且准备前进了。

位于阿拉伯半岛北面的叙利亚，首当其冲。几乎在一千年以前，拜占廷人就把叙利亚当做他们从罗马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下来的遗产的一部分，而加以占有了。拜占廷的将军们，料想不

到，现在开始闯进国境，深入内地的那些来自阿拉比亚的劫掠者，并非暂时的入侵者。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敌人具有一种新的生活力，还携带着一种新武器——优越的流动性。阿拉比亚的骆驼，把一种新的、无法抗拒的要素带进了战争。阿拉伯人的军队，在叙利亚被拜占廷人打败了，"真主的宝剑"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奉命驰援，他率领着五百名老兵，通过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区，从下伊拉克出发，以驼队的急行军直趋叙利亚。在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附近，象天兵天将一样，突然出现。军队的饮料水，是用皮袋运输的；马的饮料水，是保藏在老驼胃里的，沿途宰驼供膳，就用驼胃里的水饮马。两周之后，阿拉比亚各部队会师，全归哈立德指挥，他就以总指挥的身份，站在这座历史名城的城门前面。

在传说中，大马士革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保罗在值得纪念的逃亡之夜，就是坐在一个筐里，从这座古城的城墙上缒下去的。它不久就变成了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在六个月的围攻之后，它投降了。其它的城市，在战胜者的面前，一齐倒下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希拉克略，派遣

了由五万人组成的一支大军，去与穆斯林周旋。哈立德率领着二万五千人的队伍，与他们遭遇于叶尔茂克河谷中——叶尔茂克河是约旦河的支流——会战发生于636年8月20日。那天天气炎热，从世界上最酷热的地区，吹来了挟着尘埃的热风。阿拉伯人的统帅，显然是机灵地挑选了这个日子。在游牧人可怕的猛攻的前面，虽有神父们的颂赞和祈祷在旁助威，虽有他们许多的十字架在旁壮胆，拜占廷军队的种种努力，还是付诸东流了。拜占廷人的溃败，变成了屠杀。阿拉伯军队向北进军，途中没有碰到重大的抵抗，直到叙利亚的天然边境——托罗斯山。

把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领土，从当代第一流的统治者手中迅速地、容易地夺取过来，这件大事，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给新兴的伊斯兰教势力带来了威信；更重要的是给它带来了对于自己命运的信心。以叙利亚为基地，已经有可能向北推进到亚美尼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乔治亚和阿塞拜疆了，正如后来有可能在许多年内屡次袭击和进攻小亚细亚一样。

当真主的战士们接着转向波斯人的时候，同

样的突击和战术，使他们获得了成功。637年，一支强大的萨珊王朝军队，在一个狂风大作、尘埃蔽天的日子里，在惊慌万状之中，被完全击溃了。底格里斯河以西所有肥沃的低地，完全暴露在入侵者的面前了。穆斯林以特殊的精力，向前猛攻，并且在一个便利的浅滩，完成了涉水渡河的任务。那时正值春洪暴发，底格里斯河水上涨的时候，全军安全渡河。伊拉克的人民，象叙利亚的人民一样，欢迎入侵者。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都把他们旧有的统治者当做外国人和讨厌的政权，尽管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都是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民的，却没有被当地人民完全消化了。波斯皇帝和他的军队，没有和敌人交锋，就抛弃了他们的首都泰西封①而逃走了，穆斯林胜利地进入了亚洲这座最伟大的皇城。波斯皇帝携带皇冠和宝藏，逃亡到一个地方，有一个老百姓图财害命，把他杀死了。持续一千二百多年的波斯帝国，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八百多年后，才复兴起来。

现在，荒凉的阿拉比亚的居民，初次与奢侈和

① 泰西封(阿拉伯语叫做麦达因)，位于底格里斯河左岸，在巴格达东南二十哩处，现在还有皇宫遗址可供凭吊。——译者

舒适直接接触了。波斯皇宫里宽大的接见厅、优美的拱门、豪华的陈设和装饰等，跟阿拉伯半岛上用泥土筑成的陋室，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阿拉比亚人开始受教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闹出许多笑话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樟脑，被当做了食盐，而且用于烹调。黄金是罕见的，不象白银那样熟悉，有些战士曾用自己的黄金，去换取别人的白银。在分战利品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分得一个贵族的女儿，那个妇女曾用一千个第尔汗（银币）向他赎身，随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多要些赎金，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比一千更大的数目。"

侵入者越过伊拉克的境界，而进入波斯本部的时候，发现了顽强的抵抗，花了几乎十年的工夫，才把波斯全境征服了。波斯人是亚利安人，不是闪族人，他们具有组织完密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曾与罗马人较量了四百多年。但是，这种抵抗也终于被完全镇压下去了。643年，阿拉伯人逼近印度边境。

当这个耀武扬威的进军在东方发展之际，穆斯林的波涛也向西方泛滥。埃及邻近叙利亚和希

贾兹，具有战略的地位；埃及土地肥沃，盛产谷物，一向是君士坦丁堡的谷仓；首府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廷的海军基地，也是北非走廊其余地区的门户。由于上述的这些理由，在阿拉比亚人向外扩张的初期，他们早已垂涎于尼罗河流域了。阿慕尔·伊本·阿绥为了与自己的杰出的对手哈立德争雄，而于639年12月率领骑兵四千名，向埃及进攻。他从巴勒斯坦出发，沿着海岸上的古道前进。这条古道是亚伯拉罕、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安太俄卡兹、圣家族①、拿破仑、阿楞比等人走过的道路。这是古代世界的国际性公路。

再用同样的方法：打垮、围攻、胜利的口号 Allāhu akbar！（真主是最伟大的！）这时候埃及的巴比伦堡②，已经陷落了。

阿慕尔得到从阿拉比亚新增的援军，全军人数扩充到二万。某天早晨，他注视着难以攻破的一座城墙，上面有许多碉楼，把埃及的首府和主要港口亚历山大港，保卫得很巩固。巍峨的西拉比阿木宫耸立在那边，这座宫殿曾做过西拉皮斯的

① 圣家族是指耶稣的父母而言的。——译者

② 这个城堡在开罗附近。——译者

庙宇，又做过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美丽的圣马克大礼拜堂耸立在这边，这座大礼拜堂原来是恺撒庙，是克利俄培特拉女王为纪念恺撒而创建的，随后由奥古斯都完成了；在西边更远的地方，树立了两根阿斯旺红花岗岩的尖柱，这两根尖柱，据说是克利俄培特拉所建立的，实际上是屠特莫斯三世所建立的，现在这两根尖柱还分别点缀着伦敦泰晤士河的堤防和纽约的中央公园；在远远的后方，耸立着灯塔，白天在阳光下闪耀，黑夜里放出光芒，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确是名不虚传。这种景致给沙漠里的阿拉比亚人的印象，与现代纽约的摩天大厦的轮廓给移民的印象，一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亚历山大港曾夸耀自己有卫戍部队五万多人。此外，还有以此港口为基地的、全部拜占廷海军力量。不管从数量上和装备上说，侵入者都处于劣势，他们没有一只船，也没有攻城的机械，而且缺乏补充人力的直接来源。

大约在一年之后，阿慕尔派人到麦地那去给哈里发欧麦尔报捷说："我已经夺取了一座城市，我不必加以描绘，我这样说就够了。城里有四千

座别墅，四千个澡堂，四万个纳人丁税的犹太人，四百个皇家娱乐场所。”哈里发曾用面饼和椰枣，款待他的大将派来的信使，并且在先知的清真寺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感恩礼拜的仪式。真主是最伟大的。

阿慕尔在巴比伦堡外的营地，变成了新的都城，叫做弗斯塔特。这个城市，现在还存在，叫做旧开罗。埃及的征服者，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座简朴的清真寺，这是在埃及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直到现在，这座清真寺还存在，但已屡经重建和扩建了。

有一个故事说，哈里发欧麦尔曾命令阿慕尔，用亚历山大港图书馆的藏书，供各澡堂做燃料，烧了六个月，才把那些图书销毁干净。这个故事杜撰得很巧妙，但是缺乏历史根据。托勒密大图书馆，远在公元前 48 年，早已被朱理阿斯·恺撒焚毁。后来建筑的图书馆，叫做女儿图书馆，约在公元 389 年，依照狄奥多西皇帝的法令，而加以焚毁。因此，当阿拉比亚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图书馆，当代的作家也没有人责备过阿慕尔或欧麦尔焚毁图书馆。

埃及陷落后，拜占廷在埃及以西的省区，顿失屏障。在亚历山大港陷落后，阿慕尔为了保卫后方的安全，统率骑兵，以特有的神速向西挺进。沿着北非海岸线的挺进，把先知的旗帜带到了柏伯尔人在的黎波里的地方。不久以后，又向更远的地方挺进。

哈 里 发

一个年轻的、未开化的民族，以自己刚健的力量，战胜一种古老的文明，起初他们只为所接触的那种新文化的可爱的事物而神魂颠倒，后来终于被软化了。讲述这样的故事，是历史的有趣味的题目之一。这个题目，现在已进入阿拉比亚人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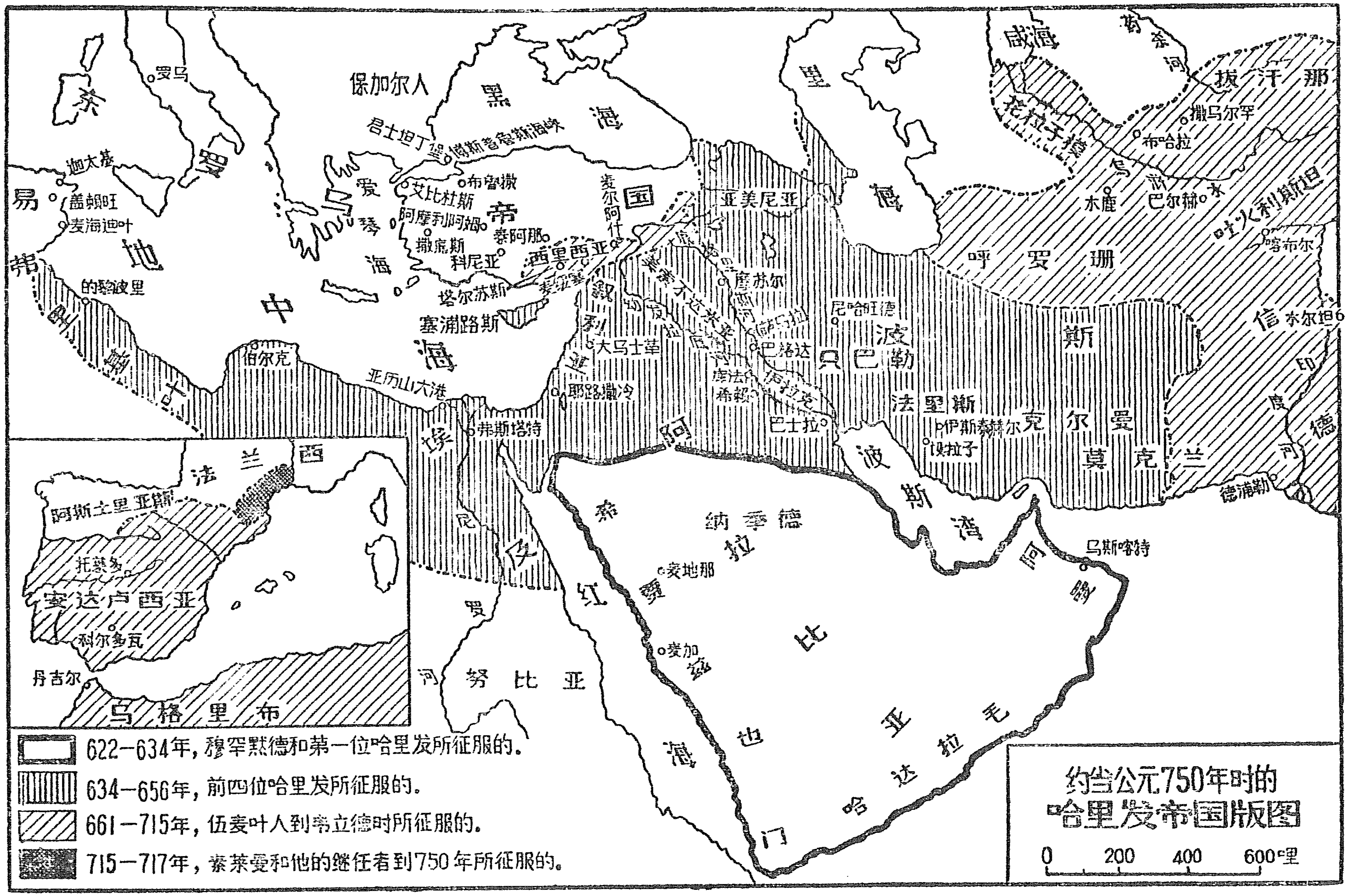
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比亚人占有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无论在艺术、建筑术、哲学、医学、科学、文学、政体等方面，原来的阿拉比亚人都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别人的，他们一切都要跟别人学习。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呀！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有着异常锐敏的好奇心和从未唤醒过的潜能，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在泰西封、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亚

历山大港等城市里，他们看到、赞赏而且模仿了那些建筑家、工艺家、宝石匠和机械制造师的作品。他们到所有这些古老文化的中心来了，他们看见了，而且被征服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阿拉伯文化”，无论其渊源和基本结构或主要的种族面貌，都不是阿拉比亚的。纯粹的阿拉比亚的贡献，是在语言方面和宗教的范围之内，而后者还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他们同阿拉比亚人的关系，正如被征服的希腊人同战胜的罗马人的关系一样。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马文化和伊朗文化，在哈里发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而且借阿拉伯语表达出来的。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早期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早期文化是由亚述—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马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和发展起来的。西亚的地中海文化的统一性，在这种新文化里已经登峰造极了。

在头两位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年在位）和欧麦尔（634—644年在位）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所产生的人物品质的一幅清楚的图画。艾卜·伯克尔是阿拉比亚的征服者和绥靖者，他过的是族长式的简朴生活。在他简短的任期的头六个月里，他在麦地那郊区的松哈，跟他的妻子哈比伯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到他的首都麦地那去办公，早出晚归，习以为常，他没有什么薪俸，因为在那时候，国家几乎还没有收入。国家的一切事务，都是由他在先知的礼拜寺的庭院里办理的。

他的继任者欧麦尔，态度朴实，生活简单，身躯魁梧健壮，精力充沛，而且富有天才。他担任哈里发后，在一个时期内兼营商业，以谋自给，他终身过的是跟贝杜因人的族长一样简朴的生活。据穆斯林们的传说，在伊斯兰教初期，欧麦尔的声望仅次于穆罕默德，他具有虔诚、公正和族长式的坦率。实际上，穆斯林的作家们，已经把欧麦尔偶像化了，他们把他当做一位哈里发所应有的美德的化身。他的无可责备的性格，变成了依良心而行动的继任者的范例。根据传说，他只有一件衬



约当公元750年时的
哈里发帝国版图
0 200 400 600哩
622—634年，穆罕默德和第一位哈里发所征服的。
634—656年，前四位哈里发所征服的。
661—715年，伍麦叶人到韦立德时所征服的。
715—717年，素莱曼和他的继任者到750年所征服的。
罗马
保加尔人
黑海
君士坦丁堡
博斯普鲁斯海峡
布鲁撒
艾比杜斯
阿摩利阿姆
撒底斯
科尼亚
泰阿那
西里西亚
塔尔苏斯
塞浦路斯
爱琴海
帝国
中海
地
迦太基
盖赖旺
麦海迪叶
的黎波里
伯尔克
亚历山大港
弗斯塔特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亚美尼亚
摩苏尔
巴格达
库法
希拉
巴士拉
尼哈旺德
波斯
法里斯
伊斯泰赫尔
设拉子
克尔曼
莫克兰
呼罗珊
巴尔赫
木鹿
布哈拉
撒马尔罕
花拉子模
咸海
药杀河
拔汗那
吐火利斯坦
喀布尔
信德
德浦勒
印度河
波斯湾
乌斯喀特
阿曼
麦地那
麦加
纳季德
希贾兹
阿拉比亚
也门
哈达拉毛
红海
努比亚
尼罗河
埃及
法兰西
阿斯土里亚斯
托莱多
安达卢西亚
科尔多瓦
丹吉尔
乌格里布

衣和一件斗篷，这两件衣服都是引人注目的，因为都是打补钉的。他在用枣椰叶子铺成的床上睡觉，他唯一关心的事，是怎样保持信仰的纯洁性，怎样维护正义以及伊斯兰教和阿拉比亚人的权势和安全。在阿拉伯文学里，充满了各种轶事，都是竭力称赞欧麦尔严峻的性格的。相传他曾鞭打自己的儿子，一直打死，因为他犯了酗酒和放荡的罪行。有一个贝杜因人受人欺压，跑来向他告状。他在盛怒之下，错打了那个人几鞭子，他很快就懊悔了。他叫那个游牧人照数打他几鞭子，但是，那个人不肯这样做。欧麦尔回家去的时候，一路上自言自语地说：

“赫塔卜的儿子呀！你原是卑贱的，而真主提拔了你；你原是迷路的，而真主指引了你；你原是软弱的，而真主增强了你。于是，他叫你治理人民，当一个老百姓来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却打了他！当你现身于真主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对你的主宰说什么呢？”

欧麦尔正当春秋鼎盛的时候，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奴隶，用一把有毒的匕首刺死了，这件事是意味深长的。

欧麦尔的继位者奥斯曼，统治了十二年，在一次暴动中被穆斯林们杀害了。阿里（656—661年在位）继任后，整个穆斯林世界，实际上都承认他是合法的哈里发。他就职后不久，就有人组织了一个党派来反对他，改朝换代的各种战争从此开始了。这些战争，时时震动伊斯兰教，有时还动摇了伊斯兰教的根基。五年以后，阿里被敌人用有毒的军刀砍死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谨防一个普通的错误，即哈里发的职务是一种宗教的职务的说法。这种错误，是由于把神圣罗马帝国的首脑职务和全世界的基督教徒拿来比附的结果。作为信士们的长官，哈里发的军事职务是十分显著的。作为伊马木（公众礼拜时的领导者），哈里发领导宗教的事务，而且宣读聚礼日（金曜日）的说教，而这个职务是最卑微的穆斯林也能胜任的。作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哈里发），就是继承国家的主权。穆罕默德作为一位先知，作为天启的工具，作为真主的使者，是不可能有继任者的。哈里发对于伊斯兰教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位保护者的关系。他保卫这个宗教，正如欧洲的任何皇帝保卫基督教一样；他

镇压异端，对外教人作战，扩张伊斯兰教地区；在完成这一切职务时，他都是行使他的政治权力。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才有这样一种观念盛行于欧洲：穆斯林的哈里发，就是他们的教皇，他在宗教上管辖全世界的穆斯林。精明的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利用这个观念来加强他在欧洲列强眼光中的威信。在他的时代，欧洲列强逐渐控制了亚非两洲大多数的穆斯林。有一种轮廓不鲜明的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叶，这种运动的名称是泛伊斯兰教运动。这种运动特别致力于促进统一行动，以对抗基督教列强。这种运动以土耳其为团结的中心，不适当地强调哈里发职务的世界性。

从阿里的手里把哈里发的职位抢走的，是他的一个远族的亲戚、叙利亚的长官、精明的穆阿威叶。从他执政起，国家主权的原则，发生了新的转变：哈里发的继任，以世袭为原则，而不象以前那样，以选举为原则了。在我们的故事所涉及的时期里，曾有过三个主要的王朝：伍麦叶王朝，从661年穆阿威叶就哈里发位于大马士革开始，〔直到750年灭亡〕；阿拔斯王朝，定都于巴格达，自750

年迄于1258年；法帖梅王朝，定都于开罗，自909年迄于1171年①。伍麦叶王朝，还有一个著名的支派，定都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自929年迄于1031年。这些哈里发王朝中，只有法帖梅王朝自称是法帖梅和阿里的苗裔。哈里发职位世袭的原则，似乎是政治稳定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流血的内战经常折磨伊斯兰教，难得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时期；有的哈里发，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首都。

另外一种新的论调，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内，在伊斯兰教中，获得了愈来愈高的反响。这种新的论调，在伴随穆阿威叶发迹的那些事件中也曾发出了声音。伊拉克宣布阿里的儿子哈桑为阿里的合法的继任者，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是已故的哈里发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先知去世时的唯一女儿。但不幸的是，先知的这位外孙，在安乐窝中已享乐很久了。他觉得闺房比宝座更舒适，他的兴趣不在于管理国家大事。他虽活到四十五岁就死了，却已结婚、离婚一百多次，因此而获得“离婚大

① 伍麦叶王朝，就是我国史书上的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是黑衣大食；法帖梅王朝，是绿衣大食。——译者

家”的称号。他总算有自知之明，穆阿威叶给他终身享受的年金，他就心甘情愿地被收买了。

穆阿威叶具有非常的行政技巧。他从混乱中发展了一个有秩序的穆斯林社会。他的军队是穆斯林战争史上第一支有训练的军队。史学家承认，他是伊斯兰教国家首先设立注册局的，也是首先关心邮政事务的。随后不久，邮政局就变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体系，把帝国的各部分联系起来了。

穆阿威叶的政治观念，被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恐怕任何哈里发也比不上他。阿拉伯的传记家认为，他最大的长处是 ḥilm，这个名词可以译成策略，他具有这种长处，所以必须在绝对需要诉诸武力的时候，他才动武。在其它的一切情况之下，他总是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的态度是慎重而且温和的，敌人往往因此而解除武装，不好意思反对他；他能绝对地克制自己，不轻易发怒。因此，在一切情况下，他都是优胜者。相传他曾这样声明过：“用鞭子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宝剑；用舌头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鞭子。在我和同胞之间，即使只有一根头发在联系着，我也不让它断了：他们拉得紧，我就放松些；他们放松了，我就

拉紧些。"当哈桑同意退位的时候，据说穆阿威叶写了下面的信件答复他："由于血统的关系，我承认你是比我更适合于这个职位的。假若我相信你的才能更足以履行这些任务，那么，我毫不迟疑地对你宣誓忠顺。请提出你的意愿吧。"穆阿威叶在一张空白纸上盖了印，附在信封里送给哈桑，让他填写他的要求。那位自封的对手，自然被这样一个提议所迷惑了。

正如历代继任的哈里发所做的那样，穆阿威叶曾与拜占廷人较量，而且把他强大的胳膊，两次伸向君士坦丁堡。在他担任叙利亚省长期间，一支穆斯林舰队，曾在小亚细亚的列西亚海岸外面，在一次浴血战役中，与拜占廷的海军进行决斗，从而记录下伊斯兰教第一次伟大的海军胜利。君士坦丁堡，在当时和后来，直到土耳其人的时代，都证明它是一个难攻的阵地。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并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立足点，也未能跨过黑雷斯蓬特①。他们的主要精力，沿着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被引向东方和西方。在穆阿威叶的时代，他们又重新前进了。

① 现代的达达尼尔海峡。——译者

西班牙的征服

取得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埃及等地之后，穆斯林征服史的第一阶段，已宣告结束。接着就发生了一个短时期的内乱。第二阶段，现在开始了。

在东方旋风般的出征，举着先知的旗帜越过乌浒水①，指向外蒙古。乌浒水原来是说波斯语和说突厥语的人民之间传统的界线。布哈拉、塔什干、撒马尔罕等中世纪时代的历史名城，都立约投降了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中亚细亚的霸权，就这样坚固地建立起来，连中国人也不加阻止。另一支东方纵队，向南方行进，越过现在的俾路支地区，于712年到达信德，即印度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征服的范围，扩张到远在南旁遮普的木尔坦，那是一座著名的佛庙的所在地，印度边疆各省区，永远伊斯兰教化了。在几年前，这些征服，由巴基斯坦的形式体现了。在这里，伊斯兰教与一种新

① 即中亚细亚的阿姆河。——译者

文化——佛教文化发生了接触。

在北方的中央前线上，阿拉伯人的浪潮，冲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堡。这个时期，证明对拜占廷首都进行了值得纪念的、为期一年的围攻（从716年8月到717年9月）。在这个期间，阿拉伯人到金角①去的舰队，被一条铁链阻拦住了。

穆斯林以破竹之势向前推进，而取得了最惊人的胜利，这是在西线上的形势。他们深入北非，到达古代迦太基的遗址。穆萨·伊本·努赛尔是伊斯兰教最有权力的将领之一，在他的指挥下，穆斯林在柏伯尔人的地方向前突进。柏伯尔人是白种人的一个支派，含族人，在史前时期，可能是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地中海南岸居住的柏伯尔人，大多数信奉了基督教。早期基督教神父中的矫矫者，忒塔利安、圣西普利安，特别是圣奥古斯丁，都生长在这个地方。但是，距海岸较远的、内地的土著居民，并未受到罗马或拜占廷文明的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对于这些游牧的和半游牧的北非人，是格格不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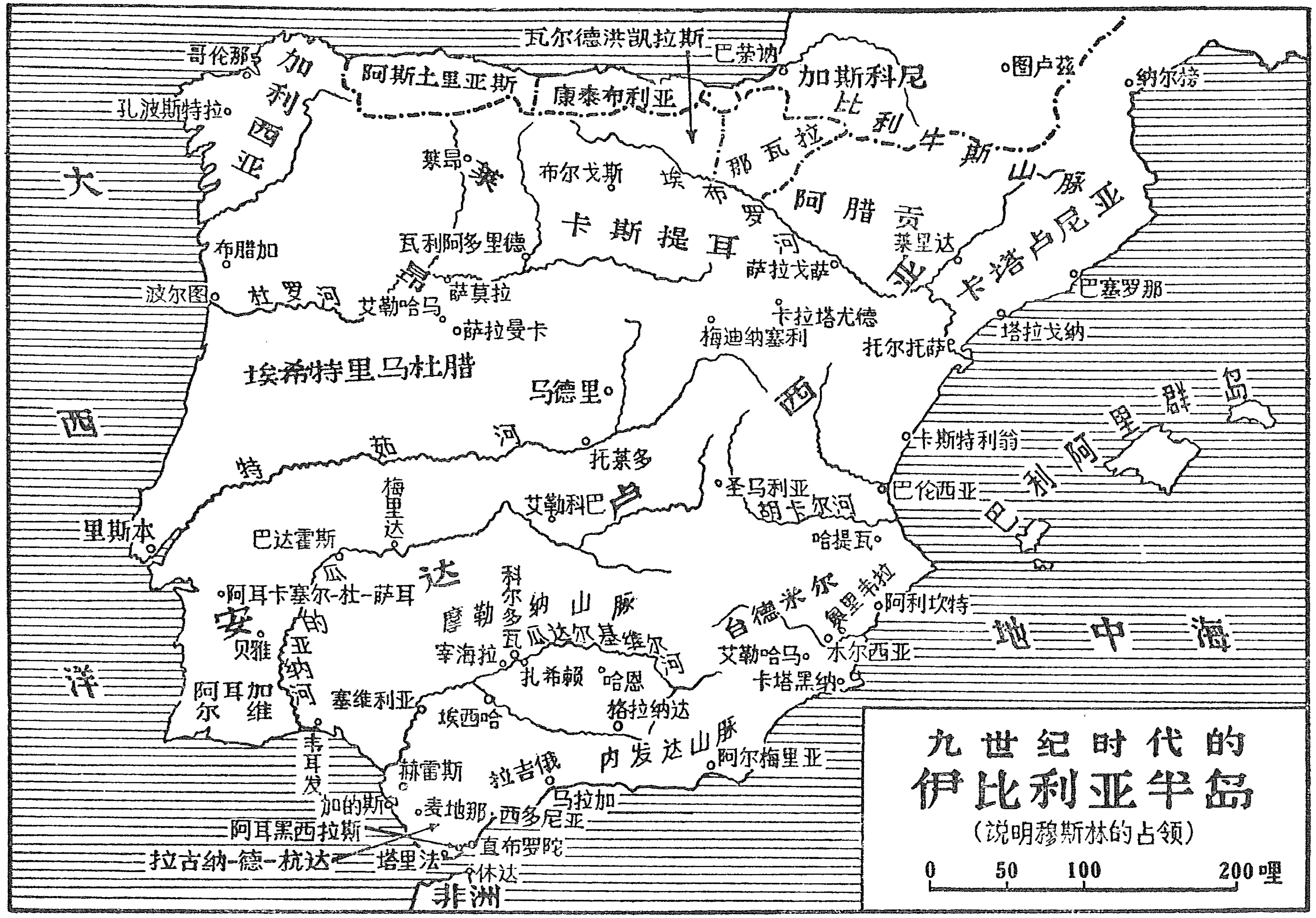
对于象柏伯尔这样文化程度的民族，伊斯兰

① 金角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船港。——译者

教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闪族的阿拉伯人，跟他们的亲戚含族人，容易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斯兰教再一次执行了似乎奇迹的任务：使这些半开化的部族的语言阿拉伯化，使他们的宗教伊斯兰化。征服者这样找到了可以吸收新鲜血液的民族，阿拉伯语找到了可供征服的广大场地，伊斯兰教找到了向世界霸权攀登的新的立足处。

无论就进军的迅速，或就成功的圆满程度来说，此次深入西班牙的远征，在中世纪编年史上都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第一个侦察队，于710年7月，在欧洲最西南角的一个小岛（塔利法岛）登陆，计步兵四百人，骑兵一百人，全部是柏伯尔人和穆萨的士兵，穆萨是由伍麦叶人任命的北非长官。

穆萨约自699年起开始任职，他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把拜占廷人永远驱逐出境，而且把他征服的地区，逐渐推向大西洋。他就这样替伊斯兰教取得一个侵入欧洲的根据地。711年，穆萨派遣了他的柏伯尔族的新自由民塔立格统率着七千人（大部分是柏伯尔人），进攻西班牙，这是由于第一次入侵的胜利和西班牙西哥德王国内部的纠纷



九世纪时代的
伊比利亚半岛
（说明穆斯林的占领）

这两件事的鼓励，与其说是为了征服，不如说是由于战利品的引诱。塔立格在一座岩壁前面登陆，那座岩壁后来被称为 Jabal Ṭāriq（塔立格山），随后讹误为 Gibraltar（直布罗陀），这个名称使塔立格名垂青史。直布罗陀海峡，只有十三哩宽。相传他渡海的船只，是由一个半传说式的人物，休达的伯爵朱利安供应的。

塔立格补充了自己的兵力之后，统率着一万二千人，于 711 年 7 月 19 日，在詹达礁湖边萨拉多河口，与罗德里克王的军队遭遇。罗德里克曾废黜前王，而篡夺了王位，前王是威帖萨的儿子。西哥德的军队，虽有二万五千之众，却被完全击溃了。罗德里克下落不明。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编年史的普通说法，是他失踪了。

在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穆斯林长驱直入，几乎等于在西班牙游览一样。只有西哥德武士所统治的城市，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塔立格统率大军，取道埃西哈，向首都托莱多前进，同时派遣几个分遣队，去进攻邻近的各城市。在南方的、设防最坚强的塞维利亚，被绕开了。一支纵队，攻克了阿契多那，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另一支纵队，克服

了艾尔维拉。第三支纵队，包括骑兵，进攻了科尔多瓦。后来变成穆斯林首都的这座城市，经过两个月的抵抗后，终于投降了。据说投降的原因，是一个牧人不忠于祖国，把城墙上的一个裂口指给了围攻者。马拉加没有抵抗。艾尔维拉，位于现在的格拉纳达所在地的附近，是不攻而下的。在埃西哈发生了这次远征中最猛烈的战斗，结果是侵略者获胜。西哥德的首都托莱多，是被某些犹太居民出卖的。711年春天，塔立格以一支侵略军的将领的身份出发，到同年的夏末，他已变成了半个西班牙的主人公。他已摧毁了一个完整的王国。

穆萨嫉妒自己的助手所取得的那种出乎意料的、惊人的胜利，他自己统率着一万名纯粹由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于712年6月，冲进了西班牙。穆萨故意挑选塔立格所避开的那些城市和要塞，如麦地那·西多尼亚和喀摩那。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而且曾做过罗马的省会，这座城市曾坚决抵抗到713年6月底。最顽强的抵抗，是在梅里达。但是，经过一年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终于在713

年6月1日，用猛攻的方法被攻破了。

穆萨在托莱多或其附近，会见了塔立格。史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鞭打了他的部下塔立格，而且给他带上了锁链，因为在远征的早一个阶段里，他就下令停止前进，塔立格却不服从命令，硬要一意孤行。但是，征服的工作继续进行。穆斯林的军队，不久就到了北方的萨拉戈萨，而且向着阿腊贡、莱昂、阿斯士里亚斯和加利西亚高地挺进。在同年秋天，在辽远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立德，把穆萨召回去，并且要以不向上级请示的罪名，加以惩罚，正如穆萨对待自己的柏伯尔族下级一样。作为非洲的长官，除哈里发外，穆萨再没有上级了。

穆萨把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下来，担任新征服地区的司令，然后从陆路慢慢地向叙利亚前进。伴随着他前进的，有他自己的官员和西哥德的王族四百名，他们头戴冠冕，腰系金带，后面还跟着无数的侍从，他们是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搬运大量的战利品。这个庄严的行列，在北非自西向东的凯旋旅行，成为阿拉伯史学家合意的论题。关于此次旅行的描绘，

使人想起罗马将领班师回朝的古代画面。令人难忘的行列的消息，早已传到大马士革。穆萨到了太巴列①，就奉到素莱曼的命令，叫他推迟到达首都的时间。素莱曼是有病的韦立德的弟弟和继任者，这位候补的哈里发，希望凯旋行列在他即位后到达首都，给他增添光采。

715年2月，穆萨进入大马士革，跟他来的西哥德王族们，满身珠宝，他显然受到韦立德优渥的接待。正式的接见，是在壮丽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寺里隆重举行的，这件事是得胜的伊斯兰教史上最热闹的场面之一。西方的几百名皇亲国戚和欧洲的几千名战俘，向信士们的长官表示臣服，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穆萨向哈里发献上了很多战争纪念物，其中有一张华丽的桌子，相传是侍奉所罗门王的精灵制造的。据说罗马人从耶路撒冷把这件无双的艺术珍品运到他们的首都去，后来，西哥德人又从那里把它拿走了。西哥德的每个国王，都要用宝石装饰这张桌子，而且要赛过前一朝的国王。这件宝物原来收藏在托莱多的大教堂里，主教企图带

① 巴勒斯坦北部的城市。——译者

着这件宝物逃跑，塔立格可能是从主教手里把它夺过来的。据说穆萨在托莱多从塔立格手里接管这件珍品的时候，塔立格暗暗地把一支桌腿藏起来，现在当着哈里发的面，他戏剧性地把遗失了的桌腿拿出来，以证明这件珍品是他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有许多成功的阿拉伯将领，曾遭遇厄运，同样的厄运，在等待着穆萨。韦立德的继任者，叫他受到极端的凌辱。不仅让他站在烈日下受体罚，以致使他精疲力尽，而且还没收了他的财产，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最后我们听到，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的这位老将，后来竟然在希贾兹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当乞丐。

西班牙现在变成了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了。西班牙的阿拉伯名称是安达卢斯（Andalūs）。从语源学上来说，这个名称是与凡达尔人有关系的，他们在阿拉伯人之前征服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半岛上，只有北方和东方几个小地区，还有待于穆萨的直接继任者去征服，只有比较少数的反叛，留待他们去镇压。这个半岛是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美丽、最广大的省区之一，仅仅七年的工夫，整个

半岛都被征服了。征服者最少要在这里逗留几百年。

这个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胜利，为什么能以实现，这不难从前面粗略的叙述看出来。首先是民族之间的鸿沟，还没有消除，因为五世纪初叶，作为条顿族的野蛮人进入西班牙的西哥德人和西班牙一罗马的居民之间，隔阂很深。哥德人经过长期的奋斗，才取代了先来的斯威维人和凡达尔人的地位，这些人原来是入侵的日耳曼游牧民群。西哥德人是以独裁者，而且常常是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这个半岛的。他们是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直到587年，他们当中才有一个名叫列卡德的，接受了土著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土著怨恨异端派的哥德人的统治。土著包括大批的农奴和奴隶阶级，他们对于自己难以忍受的命运，当然是不满意的。这个被奴役的阶级，对于侵略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与侵略者合作，这是毫不足奇的。我们还应该提及居民中的犹太成份，哥德族的国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迫害，使他们与人民群众互相疏远。当局一再力图强迫他们改奉基督教，612年国王下令，

叫全体犹太教徒到教堂去受洗，违令者驱逐出境，并没收全部财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穆斯林的入侵者在西班牙境内进军之际，会把几个新征服的城市委托犹太教徒代为管理。

我们还应该记住，哥德族王室和贵族中间政治上的争端，再加上内部的倾轧，已经破坏了国家的基础，六世纪末叶，哥德的贵族已经变成领主。穆斯林的入侵，恰巧在贵族中篡夺王位者登基的时候，因此，这个篡夺者就被失国者的亲戚出卖了。被废黜的国王威帖萨的儿子阿契拉，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阿拉伯人是为他的利益而战的，托莱多被征服后，他收复了自己在托莱多的财产，就感到心满意足。他在这里继续过他的安富尊荣的生活。他的叔父俄帕斯，升任首都教区的大主教。至于休达的长官朱利安，被假定为以船只供应阿拉伯军队者，在此次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萨拉戈萨的陷落，扫除了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仍然存在。穆萨并没有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尽管阿拉伯的某些编年史家把这件功绩记在他的帐上，而且

说他胸怀大志，希望渡过“法兰克人的地方”，通过君士坦丁堡，而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握手。在欧洲杀开一条血路的梦想，虽然狂妄，而且离奇，但是也很可能掠过阿拉伯入侵者的脑海，因为他们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并不是很丰富的。在717年或718年，初次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却是穆萨的第三个继任者侯尔·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赛盖菲。

由于法兰西各修道院和各教堂丰富的财宝的诱惑，由于梅罗文加王朝主要官吏和阿揆坦地方的公爵之间的内部倾轧，侯尔开始了对法兰西的袭击，他的继任者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继续进行这种袭击。720年，赛木哈克服了塞普提美尼亚，这本来是已经灭亡的西哥德王国的属地，随后又攻克了纳尔榜。这座城市，后来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城堡，附设兵工厂和军需厂。第二年他企图克服阿揆坦的厄德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但是，有效的抵抗使他失败了。赛木哈在此战役中“殉教”，即在对非穆斯林作战中阵亡了。一个日耳曼的君主，在对穆斯林作战中获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阿拉伯人后来在比利牛斯山脉

外的许多运动，都没有成功。

向北方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远征，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阿卜杜拉·加菲基所指挥的，他是继赛木哈之后担任西班牙省长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于732年早春，跨过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挺进。他在加龙河岸上击败厄德公爵后，猛扑波尔多，把那里的教堂焚毁了。烧了普瓦提埃城墙外面的一所会堂之后，他向北推进，到达了图尔附近。图尔有高卢人的使徒圣马丁的坟墓，所以是高卢人宗教上的首都。那里的还愿物，对于侵略者无疑地曾经是主要的吸引力。

在这里，在图尔与普瓦提埃之间，在维埃纳河与克勒恩河交汇处，阿卜杜勒·赖哈曼与查理·马特尔相遭遇。他是梅罗文加王朝宫廷的侍卫，厄德公爵曾请求这个王朝给予援助。查理是骁勇的，他后来获得的绰号马特尔（铁锤），就可以说明他的英勇。他打败了许多敌人，而且迫使在阿揆坦行使独立政权的厄德公爵不得不承认北方法兰克人名义上的统治权。查理在名义上不是国王，他只是赫斯塔尔的培平的私生子，但是，事实上他是国王。

阿卜杜勒·赖哈曼所统率的阿拉伯军队和查理所统率的法兰克军队，在七天之中面对面地摆开了阵势，渴望着交锋的时刻赶快到来，法兰克军队大半是步兵，身上披着狼皮，乱蓬蓬的头发，垂在肩头上。在73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阿拉伯人的将领发动了进攻。在酣战中，法兰克的战士们，肩并肩地站着，构成一个空心的方阵，他们坚固得象城墙一样，紧密得象冰块一般，这是一位西方史学家的描写。敌人的轻骑，屡次冲锋都失败了。他们不让路，光用大刀，把冲锋者砍倒。牺牲者当中就有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夜幕终于把双方的战士隔开了。次日拂晓，敌营中的安静，引起了查理的猜疑，他想敌人一定有什么诡计。他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真实情况。在夜幕的掩蔽下，阿拉伯人早已悄悄地抛弃帐棚而远遁了。查理就这样获得了胜利。

晚期的传说，把普瓦提埃或图尔战役，加以渲染，而过分地夸大其历史的重要性。对基督教徒来说，此次战役意味着他们永久的敌人的军事命运的转折点。吉本和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说，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

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它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据现代的几位历史家看来，图尔战役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

实际上，这次战役什么也不能决定。阿拉伯人和柏伯尔人的浪潮，以直布罗陀海峡为出发点，几乎已经向北方推进了一千哩，到达了一个自然的停顿。已经精疲力尽，没有当初那种锐气了。内部的倾轧和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两个民族之间的猜忌，对于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军队的士气，开始发生影响了。在阿拉伯人中间，并没有一致的情绪和目的。在这个地点，穆斯林的确被阻止住了，但是在别的地方，他们的侵略仍然在继续进行。例如，他们于734年夺取了阿维尼翁；在九年之后，又掠夺了里昂；直到759年，他们才放弃了对战略基地纳尔榜的控制。图尔附近的败北，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停止北进的真实原因，但是，它标志着胜利的穆斯林的军队所能达到的极限。

732年是先知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他的信徒们，现在已成为一个大帝国的主人公，这个大帝国

的版图，从比斯开湾到印度河和中国的边境，从咸海到尼罗河上游。相传年轻的穆罕默德对于进入大马士革城曾表示迟疑，因为他希望只进天堂一次，现在，大马士革已变成这个庞大的帝国的首都了。在这个首都的中心，伍麦叶王朝漂亮的宫殿，象全城各个花园所组成的翠玉腰带上的一颗大真珠一样，屹立在当中。在这里可以眺望四周广阔而丰饶的平原，那个平原，向西南延伸到终年负雪的赫尔蒙山。这座宫殿的建筑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朝代的开基创业者穆阿威叶。这座宫殿的旁边，有伍麦叶清真寺，韦立德曾重新加以修饰，使它成为建筑物中的瑰宝，现在还在吸引着美术爱好者。在接见厅里有一个四方的座位，铺着富丽的绣花坐褥，那就是哈里发的宝座。当正式接见的时候，哈里发穿着华丽的礼服，盘膝而踞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父系亲戚，按年齿长幼，排列在宝座的右边；他的母系亲戚，也按年齿老幼，排列在宝座的左边。朝臣、诗人、文人们，站在宝座的后边。更正式的接见，是在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寺里举行的，直到今天，那座清真寺仍然是全世界最壮丽的寺院之一。韦立德一定是在这种布景中接见

西班牙的征服者穆萨和塔立格的，那时他们带着他们的俘虏和财富来见他。伊斯兰教的发展，已到了顶峰；伊斯兰教的头一个王朝的隆盛，已达于极点。

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开始

我们的故事的头一个主要方面，已宣告结束了。伊斯兰教的进军，已经终止。尽管帝国内部还有无穷的战争，继续到帝国覆灭之日，但是，我们的叙述，要从战争和征服的故事，转向意义更加重大、情节更加动人的故事，即穆斯林帝国内思想进展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我们要叙述文学、科学、医学、艺术和建筑术的兴盛，以及通过各种文化的互相融合，在武功衰微时，人是怎样向着智力胜利前进的、动人的故事。

八世纪时代大马士革的生活，无论在一般的方式和特点方面，跟现在的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当年的大马士革跟现在一样。大马士革人挤满了有天棚的狭隘的街道，他们穿着灯笼裤和尖头的红皮鞋，戴着大缠头。跟他们挤来挤去的，有许多贝杜因人，他们的面庞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穿着宽大的长上衣，戴

着头巾和头带。偶尔还会遇见穿着欧洲服装的伊佛兰机人（ifranji），现在仍然把所有的欧洲人叫做伊佛兰机人。我们还可以到处碰到贵族阶级，富裕的大马士革人，骑在马上，穿着白色的绸斗篷，佩着宝剑，或手执长矛。有少数过路的妇女，都戴着面纱，同时有些妇女，在自己的家里，从格子窗的小孔里偷看市场上和广场上的人们。叫卖果子汁和糖果的小贩们，用最高的嗓音，沿街叫卖，好象在跟过路人和载运各种沙漠产品和农产品的驴群和驼群的喧嚣，互相比赛一般。城市的空气，充满了可以闻到的人世间的各种气味。

跟其它的城市一样，大马士革的阿拉比亚人，依照部族的关系，分散地居住在各市区里面。在大马士革、希姆斯、阿勒颇等城市里，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此类市区。家家的大门，都向着街道。从大门进去，就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正中，有一个大水池，从喷泉里喷出的水雾，构成一个水帘。水池的边上，种着橘树或香橼树。房间环绕在院子的四周，在某些大院子里，还有回廊。伍麦叶人在大马士革创设的给水系统，直到现在还起着作用。在现代的东方，还没有那样的系统，这是伍麦叶人

永恒的荣誉。

全帝国的居民，分成四个阶级。最高的阶级自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他们是以哈里发的家族和阿拉伯征服者的贵族为首的。这个阶级的人口确实有多少，已不可考了；在希姆斯和大马士革，约有两万到四万五千人。

仅次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的，是被迫或自愿改奉伊斯兰教的那些新穆斯林。由于改奉伊斯兰教，他们在理论上，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能够享受穆斯林的公民权。穆斯林是不应该纳贡税的。这里，阿拉伯沙文主义，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妨碍这些权利的实现。毫无疑问，在整个伍麦叶人时代，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是缴纳土地税的，不管他们是否穆斯林。但是国家岁入降低的原因之一，无疑是改奉伊斯兰教的人增多了。

降到“平民”地位的这些新入教的穆斯林，构成了穆斯林社会的最低层。这种身份，使他们感到十分愤慨。这可以说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拥护伊拉克的十叶派或波斯的哈列哲派。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在宗教上往往变本加厉，对于新宗教近乎狂热，以致迫害非穆斯林。早期的穆

斯林中最偏狭的人，有些是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些受贵族保护的平民，自然是首先献身于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传统比较悠久的文化。当他们在知识领域中使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相形见绌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争夺政治领导权。由于他们跟阿拉比亚的征服者通婚，他们对于冲淡阿拉比亚血液很有帮助，使那种血液在各民族的混合体中变得很不显眼。

第三个阶级，是由获得信仰自由的各教派的天启教的信徒构成的，他们是以顺民（dhimmis）著名的，这就是与穆斯林订立契约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天启教徒被解除武装，而且被迫向穆斯林缴纳贡税，作为保护的报酬。但是，又承认他们的天启教是合法的，这是穆罕默德主要的政治革新，这主要是由于先知尊重《圣经》，其次是由于信奉基督教的某些部族中的贵族阶级与阿拉比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友谊关系。

在这种地位上，顺民缴纳土地税和人丁税，同时享受大量的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在民事和刑事

的诉讼程序方面，除与穆斯林有关者外，他们实际上是归本教的宗教领袖管辖的。伊斯兰教法典太神圣了，以致不适用于他们。这个制度的主要部分，直到奥斯曼帝国时代仍然生效。在法国和英国分别担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者的时代，我们还能找到这个制度的遗迹。

奴隶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伊斯兰教承认闪族古老的奴隶制度——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是依据《旧约》而来的——但是，大大地改善了奴隶的情况。伊斯兰教禁止把教友当做奴隶，但是，不给改奉伊斯兰教的外国奴隶以自由。伊斯兰教初期的奴隶，是由战俘充当的，其中有妇女，有儿童，也有用购买或掠夺的方法取得的奴隶。奴隶的贩卖，很快就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① 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依照伊斯兰教法典，女奴生的孩子，仍算作奴隶，不论孩子的父亲是奴隶，或是奴隶主以外的自由

① 即东突厥斯坦，属我国新疆，别名天山南路。——译者

人，或是奴隶主本人，如果他不认领的话。男奴所养的孩子，如果母亲是自由人，他就算作自由人。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了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光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

奴隶主可以把女奴当偏房，而不缔结婚约，她所生的孩子，经他认领，便成为自由人，而她具有妾（'ummal-walad，儿子的妈妈）的身份，她的夫主不得出卖她，或把她赠给别人，他一旦死亡，她就变成自由人。无疑，奴隶贩卖，对于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的混合，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从沙漠里来的征服者，并没有把什么科学遗产和文化传统带到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去。伍麦叶人时代，接近蒙昧时代，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不断发生，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都不稳定，这些都是妨碍伊斯兰教早期文化发展的原因。但是，知识的种子，当时已经播下。阿拔斯人初期，在巴格达枝叶扶疏，欣欣向荣的文化巨树，

一定在希腊、叙利亚和波斯文化的这个先前时期已经生根了。因此，大概说来，伍麦叶人时代是阿拉伯文化的孕育时代。

当波斯人、叙利亚人、科卜特人①、柏伯尔人和其它民族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同阿拉比亚人通婚的时候，原来在阿拉比亚人和非阿拉比亚人之间的那堵高墙就坍塌了。穆斯林的民族出身，退居次要的地位，穆罕默德的信徒，都叫做阿拉伯人，不管他原来的民族是什么。此后，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话，会写阿拉伯文的，个个都是阿拉伯人，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这是伊斯兰教文化史上意味最深长的事实之一。我们说"阿拉伯医学"或"阿拉伯哲学"或"阿拉伯数学"的时候，我们不是指阿拉比亚人所创造发明的，或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所发展的医学、哲学或数学。我们所指的，只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文献中所包罗的知识，著作人主要是生活于哈里发帝国的波斯人，或叙利亚人，或埃及人，或阿拉比亚人，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他们写作的材料，是取自希腊的，或亚美尼亚

① 未被阿拉伯人同化的埃及人，叫做科卜特人。——译者

的，或印度一波斯的，或其它的来源。

在波斯的边境地方[1]，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语法的研究工作开始进行，而且继续下去，主要是为了新入教的外国人的利益，而且部分工作是由他们担任的。研究的最初动机，是供给新穆斯林们以必需的语言知识，帮助他们学习«古兰经»、担任政府公职、与征服者交际应酬。最初的语法论文，据说是根据一位哈里发的这句金言而起草的："词分三类：名词、动词、虚词。"但是，从阿拉伯语法中可以看出，发展是缓慢的，经过很长时期，而且希腊的逻辑对于阿拉伯语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对«古兰经»的学习和注释«古兰经»的需要，引起了一对孪生科学：语言学和辞典编辑学的出现，同时引起伊斯兰教文学活动所特有的重要科学——圣训学（ḥadith 本义是讲述）的出现。圣训学是研究先知或圣门弟子的言语和行为的。«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教义和教律的基础。伊斯兰教的教律和宗教的关系，比它与现代法学家所说的法学的关系，更加亲密。无疑，罗马法对

① 这个地方就是伊拉克南方的巴士拉城。——译者

于伍麦叶人的立法曾有影响，这种影响一部分是直接的，一部分是通过犹太教法典（《台勒木德》Talmud）或其它媒介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清楚的。

这个时代曾看到阿拉伯科学的开端，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基督教教士，曾用希腊语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这个时代，由一个犹太人译成了阿拉伯语，这是头一篇医学论文的出现。炼金术是很早就产生的学科之一，正如医学一样，阿拉伯人后来对于炼金术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贡献。

诗歌和音乐，曾繁荣于大马士革的宫廷之中，音乐曾越过保守派的抗议，他们硬说酗酒和赌博同音乐和诗歌有联系，都是先知所禁止的娱乐。在伍麦叶人时代，进步最快的领域，是诗歌创作的领域。前面讲过的征服的严酷时代，在"人人皆诗人的民族"中，却没有一个诗人获得灵感，但是，随着汲汲于名利的伍麦叶人的登台，酒神、歌神、诗神才重新得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情诗，第一次正式出现了。

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就是宗教的建筑。穆斯林的建筑家，或他

们所雇用的建筑家，创立了一种朴素而且庄严的建筑式样。这种式样虽然以古代的榜样为基础，但是，特别能够表达这种新宗教的精神。因此，我们在清真寺（mosque 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masjid 叩头处）里找到与各种族和各民族相互作用的伊斯兰教文明发展史的缩影。要想举例说明穆斯林与其邻居之间的文化交流，恐怕再没有比清真寺更明白的例证了。

先知在麦地那修建的清真寺，变成了回历一世纪修建清真寺的榜样。这座清真寺，包括一个露天的院子和用土墼（土坯）砌成的围墙。后来，先知延长了周围房屋的平房顶，把整个露天的院子盖起来，以遮蔽日光。当时用枣椰树干做柱子，用枣椰树枝和泥土做房顶的材料。先知把一棵枣椰树干的根部固定在地上，开头时把它当做讲台，站在上面对会众讲道。但是，后来换了一个小讲台，那个小讲台是用柽柳木制成的，有三级阶梯，这个样式是从叙利亚基督教教堂里抄袭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清真寺的简单的要素，就是院子、房顶和讲台。

阿拉比亚人在西亚和北非的扇形的推进，使

他们占有了无数的建筑物，有些是完好的，有些是坍塌的，都是高度艺术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被征服的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这种技术，一旦用来满足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需要，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一种艺术，被称为萨拉森艺术，或阿拉伯艺术，或穆斯林艺术，或穆罕默德教徒的艺术。穆斯林们反对使用“穆罕默德教徒”这个名词，因为它是从“基督教徒”这个名词套来的，崇拜基督的叫做基督教徒，但是，穆斯林说，他们不是穆罕默德的崇拜者。

在所有的穆斯林看来，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具有特殊的神圣的性质。因为《圣经》里提到它，又因为许多传说中提到，穆罕默德登霄之前，在夜间旅行中曾在这里停留。691年，圆顶寺被修建在世界上最神圣的地点，犹太教徒、多神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尊敬的一个地点。相传这里是亚伯拉罕要宰他的儿子以撒（易司哈格）做燔祭的地方。圆顶寺的建造，同古老的式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采用了镶嵌细工和其它装饰图案，还建起一个屹立的圆顶，目的是超过圣陵教堂美丽的圆顶棚。结果建成了这样一座壮丽辉煌的建筑

学上的古迹，在任何地方，也难找到可以与之比拟的。

大马士革的清真大寺，更能说明“阿拉伯文明”是如何发展的。705 年，哈里发韦立德接收了奉献给圣约翰的长方形教堂。大马士革的这座教堂，原来是罗马人的主神朱霹特的庙宇。他接收以后，就在这座教堂的原址上修建了以伍麦叶清真大寺著称的宏大清真寺。韦立德在这座清真寺里保留了基督教建筑的多少部分，这是很难查考的。南方的两个尖塔，是附属于旧有的长方形教堂的高塔，但是，北方的那个当望楼用的尖塔，无疑是韦立德创建的，后来变成在叙利亚、北非和西班牙所建一切尖塔的典范。这个尖塔是保存到现在的纯粹伊斯兰教尖塔中最古老的。哈里发雇用了波斯和印度的工匠，也雇用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所供给的希腊技工。新近发现的纸草文献指出，建筑材料和熟练技工，都从埃及输入。

从前面叙述过的和后面将要叙述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的艺术方面，阿拉伯人曾给世界上了一课，他们也准备学习和平的艺术，而且是能取得胜利的。

繁华的巴格达

阿拉伯人不但热心地学习已开化的各民族的美学和学问，而且以同样的热忱去精通已开化的各民族当代生活中的各种邪恶。八世纪中叶之前不久，有一位哈里发，登上了伍麦叶人的宝座，他是一个女奴的儿子，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那两位哈里发，也是女奴的儿子，这个王朝就是在他们俩的手里覆没的。现在宦官制度被充分地发展了，因而有可能建立闺阃制度(harem)。由于财富的增加和奴隶的充斥，哈里发日益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生活之中。统治家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自夸是纯粹的阿拉伯血统了。上行下效，统治阶级的邪恶，就成为一般道德堕落的先兆。

伍麦叶王朝的地位，不但被这种堕落行为所削弱，而且被北方阿拉比亚人反对南方阿拉比亚人的、日益尖锐的倾轧所损害。分裂主义的这种

民族倾向，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期，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现在，这种倾向已变成了完全的，而且变成了无穷尽的争吵的原因。在印度河两岸，在西西里岛沿岸，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上，祖先传下来的纷争不和，到处变成两个政党的对立，随时随地表现出来。这两个政党是盖斯党和也门党。这种争端，直到近代还存在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因为我们知道，迟至十八世纪初期，两党之间还发生过许多次酣战。

哈里发职位的世袭，缺乏一种确定的制度，这使王朝的根基更加削弱了。穆阿威叶提名儿子做他的继任者，他创始这个政策，要算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阿拉比亚人依照年齿而推举族长的、古老的原则，成为一大障碍。统治者虽有传子的野心，也束手无策，不能解决这个矛盾。

在当日的编年史中，简直不提“人民”二字，而人民的忠顺宣誓礼却变成了王位唯一的标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是矛盾的。这种忠顺宣誓礼，是通过各部族的领袖来表达的。但是，当任何国家的人民，作为主权的最终的源泉，为了表达他们的意愿，如果不用偶然爆发的暴民行动的话，这种

日子还在遥远的未来。

公元747年对伍麦叶人公开的反叛，是由他们的亲戚阿拔斯人宣布的，他们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苗裔。这次叛变是成功的。伍麦叶家族，被一网打尽。阿拔斯人的一位将领，把被推翻的王室的八十个领袖，邀请来参加一个大宴会，在宴饮中他们统统都被砍倒了。把皮垫子盖在死者的尸体上和将死者的身体上之后，他继续饮食。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自称赛法哈(al-Saffāḥ屠夫)。后来，赛法哈就成了他的绰号。这是一个凶兆。新王朝是依靠武力来执行政策的，刽子手杀人时当毯子用的皮革，在伊斯兰教史上初次铺在哈里发的宝座旁边，成为宝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未能控制北非和西班牙，但是，他们统治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达五百年之久，直到这个朝代的第三十七位哈里发，于1258年为蒙古人所杀害为止。在阿拔斯人的统治下，伊斯兰教文明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

巴格达是阿拔斯人的创造。这个王朝的第二个统治者，把这座城建筑在底格里斯河的右岸上，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首都，是建筑在这个河

谷里的。他曾指出:“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还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和象中国那样辽远的国家发生联系,并且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给我们。这是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拉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给我们。”这个选择是明智的,这座新城,用了四年的工夫才建成,参加工程的建筑师、技工和小工,达十万人之多。新都建成后,很快就繁荣起来。

这座新城是圆形的,故有团城之称。内城和外城,都是用砖砌成的。外城四周有一条深壕,内城里还有紫禁城。城高九十呎,环绕在中心区的四周。这三套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道城门,有四条大街,从中心区辐射出来,象车轮的辐条一样,射向帝国的四个角落。这些城墙,构成三个同心圆,以哈里发的宫殿——金门宫或绿圆顶宫——为圆心。宫殿的旁边有清真大寺。引见殿的圆顶,高达一百三十呎,这是“绿圆顶宫”这个名称的由来。据后期的传说,绿圆顶上有一个骑士的雕像,他骑在马上,手持长矛,指向敌人可能来的方向。但是,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雕像必然时

常指向固定的方向，这就是说，经常有敌人从那个方向威胁着这座城市，他宣言穆斯林们是“聪明的，他们不致于相信这种捏造的谎言。”

新都的位置，给东方思想的传入大开方便之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受到了波斯的影响，哈里发的职位，不过是伊朗专制的复活，与阿拉比亚的族长制大不相同了。在那个时代，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妻子、波斯情妇、波斯歌曲和波斯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波斯的影响，挫折了阿拉比亚人原始生活的锋芒，而为一个以发展科学和学术研究为特征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阿拉比亚人的东西，只有两件保全下来：一件是变成国教的伊斯兰教，另一件是变成国语的阿拉伯语。

九世纪是以两位皇帝的姓名开端的，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一位是西方的查理曼，另一位是东方的哈伦·赖世德。这两人当中，哈伦无疑是更有势力，而且代表着更高的文化。这两位同时代的人物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友谊关系，自然是以利己主义为动机的：查理曼认为哈伦可能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一致反对敌对的拜占廷；哈伦也想利用查理曼，去反对自己的死对

头，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当时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国家。依照西方作家的看法，这种诚恳的感情，表现在互派使节和互赠礼品上。一位法兰克的作家（有时被认为查理曼的秘书）说：这位西方伟大的国王派到东方去的使节，“从波斯国王阿伦”那里带回来丰富的礼物，包括织造品、香料和一只大象。此外，这个帐单还提及从巴格达带回来的礼物里，有一座错综复杂的时辰钟。但是，哈伦曾赠送查理曼一个管式风琴的故事，正如其它有趣的历史小品一样，完全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由于把原文里的 clepsydra（漏壶）这个名词翻译错了。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一种用水来计时的发明物的名称①，所指的就是哈伦所赠的那个时辰钟。圣陵教堂的钥匙，经哈伦同意，而交给查理曼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互换使节和互赠礼物的事，据说发生于 797 年和 806 年之间，但是，在穆斯林的著作里完全没有提及，这是很奇怪的。那些著作，曾提及别的许多外交上的往来和礼节，却没有一处提及此事。

① 这种计时器，近乎我国人所发明的铜壶滴漏。——译者

不到半个世纪，巴格达在哈伦的时代(786—809 年在位)，就从一个毫无价值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巴格达的豪华，是随着全国的繁荣，而与日俱增的。当时巴格达已变成“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了”。

皇宫及附属于皇宫的、供内眷、太监和特种官吏居住的建筑，就占这座团城的三分之一。最壮观的是皇宫里的引见殿及其地毯、帐幔和褥垫，那是东方所能制造的最好的产品。哈里发的妻子(他的表妹)左拜德，在传说中与她丈夫共享后代所赠与他们的荣誉，在她的桌子上，只准许摆设金银器皿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的第一人。相传她在某次朝觐天房的时候，花费了三百万第纳尔①，其中包括从二十五哩外的源泉，把水引到麦加城的设备费②。

当时与左拜德竞争的，是美丽的欧莱叶，她是哈伦的异母妹妹。她的脑门上有一个疤痕，她为了掩饰这个缺点，而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

① 金币名，一个第纳尔约值美金 2.4 元。——译者

② 这个给水设备，直到现在还是完好的。——译者

带，叫做欧莱叶头带，讲究时髦的妇女，把这种头带当做时装，而加以采用。

在喜庆的日子，特别是哈里发登基典礼、王室的婚礼、朝觐天房和接待外国使节的时候，朝廷的富丽堂皇，就有了充分显示的机会。哈里发麦蒙和他的宰相的十八岁的女儿布朗于825年举行婚礼的时候，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阿拉伯文学，把这当做当代难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来。据说举行婚礼的时候，把一千颗极大的真珠，从一个金托盘里撒在那对新人的身上，他俩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那床金席子，是用真珠和蓝宝石装饰的。一支二百磅重的龙涎香烛，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用许许多多的麝香丸，撒给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各有礼券一张，上面写明田产一份，或奴隶一名，或别的礼物。917年，哈里发穆格台迪尔在皇宫里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他们的使命，显然是包括战俘的交换和赎取的。哈里发的列阵，包括骑兵和步兵十六万人，黑太监和白太监七千人，侍从七百人。在阅兵式中，有狮子一百只，分列前进。哈里发的宫殿里，挂着帐幔三万八千幅，其中有一

万二千五百幅是绣金的。此外，还有地毯二万二千条。使节们是这样的吃惊和赞赏，以致他们起初把侍从办公厅，随后又把宰相办公厅误认为哈里发的接见厅。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异树宫。那里面陈列着一棵金质和银质的树；重五十万第尔汗①。金质和银质的小鸟歇在树梢，一按开关，群鸟就啾啾地叫起来。他们在御花园里，还看到用人工巧妙地培植成的矮小的枣椰，能结各种希罕的椰枣，他们惊叹不已。

哈伦是伊斯兰教君主的典型，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所表现的慷慨大方，象磁石一样，把诗人、才子、乐师、歌手、舞女、猎犬和斗鸡的驯养师以及有一技之长，能引起哈里发的兴趣，能供他娱乐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吸引到首都来了。放荡的诗人艾卜·努瓦斯，是哈伦的清客，是他在夜间化装出游时的伴侣。这位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那个兴盛时代有趣的宫廷生活。《乐府诗集》(al-Aghānī)中记载许多轶事，可以作为例证。这些轶事里真实的部分，是不难辨别的。一个故事

① 第尔汗有两个词义：一是银币名，含银一盎司；一是衡量名，等于1.8克。——译者

说，哈里发艾敏(哈伦的儿子)在某天晚上赏赐给他的以歌唱为业的叔父易卜拉欣三十万个第纳尔，作为吟唱艾卜·努瓦斯几句诗的报酬。易卜拉欣曾得过好几次赏钱，加上此次的赏钱，共计二千万第尔汗。这个数目，并不超过几个县份的土地税。艾敏有几只特别的彩船，是为了在底格里斯河上举行宴会而制造的。每只船具有一种动物的形状，有象海豚的，有象狮子的，有象鹰的。每只船的造价是三百万第尔汗。《乐府诗集》里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记载，哈里发艾敏曾亲自指导一次通宵达旦的巴蕾舞会，一群美丽的舞女，在柔和的舞曲的伴奏中，演出精采的舞蹈节目。参加舞会的人，都和起来唱反复演奏的歌曲。据另一位作家的记载，易卜拉欣曾为他哥哥赖世德举行一次宴会，有一盘鱼肉，切得十分细。赖世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切，他回答说，那是用一百五十条鱼舌头做成的，共花费一千个第尔汗。这些传说里，难免有东方说书人加进去的各种夸张和幻想，即使排除这些增添的部分，下余的、关于巴格达宫廷生活的描绘，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惊讶了。

巴格达的码头，有好几哩长，那里停泊着几百

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包括战舰和游艇，从中国大船到本地的羊皮筏子。这种筏子现在还有，常从摩苏尔顺流而下。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干果；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

当时，阿拉伯商人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等。最近世界各国，远至北方的俄罗斯、芬兰、瑞典和德国，所发现的阿拉伯钱币证明，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穆斯林商人进行的、具有国际性的商业活动。航海家辛德巴德的冒险记是《一千零一夜》里最好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穆斯林商人商务旅行的实际报告而写的。

在巴格达社会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每

种商业或工业，在市场里都有本行业的店铺，正如我们现代的情况一样。街道生活的单调，往往被偶尔过路的送亲行列或为男孩举行割礼的行列所打破。医生、律师、教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开始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一位传记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学者日常生活的一个画面，由此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学术市场上，学者是有相当高的行情的。他告诉我们，那位学者每天骑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放水给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间，披上休息的长袍，然后喝一杯水，吃块饼干，就躺下休息。有时他睡一觉，午睡醒来，烧香熏身，然后进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汤、肥鸡肉和面包。然后再睡一觉，睡醒后喝四磅陈酒。如果喜欢吃新鲜水果，就再吃些榅桲和叙利亚苹果。

奢侈的生活，在史书和小说中，给这个时期以声望。但是，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期之所以特别著名，却是由于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智力的觉醒，这件事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这个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印度、波斯、

叙利亚的成份，但主要是希腊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翻译，从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和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阿拉比亚的穆斯林，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柢，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锐敏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了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叙利亚，他们采纳了当时存在的阿拉马文化，那种文化本身也曾受过晚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伊拉克，他们采纳了曾受波斯影响的伊拉克文化。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那条把南欧和近东联系起

来的纽带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来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犹太；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同一条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又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帮助。

印度曾经是早期启发的源泉，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数学方面。约在771年，一位印度旅行家曾将一篇天文学论文传入巴格达，哈里发命令法萨里把它译成阿拉伯语。阿拉比亚人在沙漠里生活的年代，对于星辰自然感觉兴趣，但是，他们对于星辰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研究。伊斯兰教增加了天文学研究的原动力，因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都必须面向克而白天房，凭着星宿才能确定礼拜的正向。著名的花拉子密（850年卒）以法萨里的天文表为蓝本，制定了他自己驰名的天文表，而且把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体系加以综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贡献。那位印度旅行家，还带来了一篇数学论文，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就是由这篇论文传入穆斯林世

界的。后来，在九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做出另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

阿拉伯人征服肥沃的新月地区的时候，希腊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他们手边最宝贵的财富。在阿拉伯人的生活里，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

在麦蒙时代，希腊影响已达于极点。这位哈里发具有理性主义的脾性，他主张经典的明文应该与理性的判断相合，这种说法迫使他到希腊人的哲学著作里去寻找证据，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在巴格达创办了著名的智慧馆，那是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这个机构从各方面证明，它是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港博物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在830年以前，翻译工作是一种自由散漫的工作，由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新入伊斯兰教的人物，独立地进行的。自麦蒙开始，在他的几位继任者的时代，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所新建立的科学院中进行。自750年起，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百年左右。由于大多数的翻译家是说阿拉马语的，所以许多希腊语的著作，是先译成阿拉马语（叙利亚语），再译

成阿拉伯语的。

翻译家们对于希腊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译成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接触到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历史。在这方面，波斯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希腊哲学和新柏拉图派的注释，是这个文化勘探队旅行的出发点。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欧洲人叫做Joannitius，809—873年，阿拉伯人称他为翻译家的长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侯奈因是希赖城的景教徒，青年时代曾担任一个医生的药剂师。他的老师曾责备他，对他提出刻毒的批评，说希赖城的人不配学医，他最好是到市场去兑换钱币。这个青年挥泪告别了他的老师，但是，他决心要学好希腊语。侯奈因曾将许多希腊书译成阿拉伯语，格林、希波克拉第和代俄斯科里提斯等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物理学》、《伦理学》等的阿拉伯语译本，大概是由他准备的。他在这些译本中的主要工作，是从希腊语先译成叙利亚语，再由他的学生们重译成阿拉伯语，格林的一切科学著作，几乎

都是由他直接译成阿拉伯语的。格林所著解剖学的七本希腊语原本，早已遗失，幸赖阿拉伯语译本，得以流传至今。侯奈因曾将《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译成阿拉伯语，但是没有流传下来。

下面的记载，可以说明翻译家侯奈因的才能。他和其他几个翻译家，每月大约可得五百第纳尔（约合一千二百美元）的报酬。麦蒙依译稿的分量，付他以等量的黄金。他达到光荣的极点，不仅仅由于他是一个翻译家，而且由于他还是一个开业医生，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曾任命他为御医。但是，他的这位庇护者，曾把他监禁了一年，因为哈里发曾赠给他一笔厚礼，命令他调制一剂毒药，要拿去杀害一个敌人，他拒绝了他的礼物和命令。他再一次站在哈里发的面前，而且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答复是："我只擅长治病的良药，没有研究过杀人的毒药。"到这时候，哈里发才告诉他，那道命令只是为考验医生的廉洁而发出的。于是，哈里发问他为什么不肯调制杀人的毒药，他说：

"两件事使我拒绝那样做，一件是我的宗教，一件是我的职业。我的宗教教我爱敌如友，对于朋友更应爱护。我的职业是以造福人类为宗旨

的，只许可治病救人。何况当医生的都要发誓，永远不把毒药卖给任何人。”

一位现代的法国医学史家称他为：“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是历史上可能遇见的、若干高贵的聪明人士之一。”

在翻译时代结束之前，剩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译成阿拉伯语了；其中有不少的著作，当然是伪书。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工具》（阿拉伯语译本包括《修辞学》和《诗学》）和玻尔菲利的《逻辑学入门》，很快就与阿拉伯语法在伊斯兰教的人文主义的研究中，取得了平等的地位，直到现在还占有这个地位。穆斯林们接受了新柏拉图派注释家的观念，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大体上是相同的。在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穆斯林的神秘主义）中，新柏拉图派的影响特别明显。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凭借阿

拉伯学者，特别是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而传入拉丁世界，从而对于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哲学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还要论述这个问题。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的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对于科学具有独创性贡献的时代。我们将在专章里讨论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天启和宗教的语言；到了十世纪时，阿拉伯语发生了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一种易于适应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阿拉伯语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语言，应用范围很广，从中亚经整个的北非，一直到达西班牙。从那个时代起，我们发现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都用这种阿拉伯语来表达他们最好的思想。

人民的生活

阿拉伯史学家的兴趣，太集中于哈里发的事务和政治事件，没有用适当的篇幅给我们描绘那个时代普通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画面。但是，根据主要属于文学性的资料，根据史学家附带的、零星的叙述，根据今天守旧的穆斯林东方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不难给这幅画面勾出一个轮廓来。

九世纪的妇女，跟较早时期的她们的姊妹，享受同等的自由；但是，到十世纪末期，严格的深闺生活制度和两性之间绝对的隔离，已变成了普遍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不但上层妇女有优越的地位，在国家事务中颇有势力，阿拉伯的姑娘们也经常走上战场，指挥作战，她们还会作诗，在各种文艺活动中跟男子竞争，或者在社交场合，以她们的机智、音乐才能和歌唱才艺，使空气活跃起来。

到了这个王朝衰微的时代，由于过多的蓄妾，两性道德的松弛，过分的奢侈，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如《天方夜谭》所描写的那样。妇女被描绘成阴险狡猾卑鄙下流的东西。

在伊斯兰教国家，结婚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件积极的义务，忽视这件义务，就会招致严峻的责备；生育儿女，特别是男孩，被认为是天赐洪福。妻子的首要任务，是服侍丈夫，看管儿女，办理家务；剩余的时间，用于纺织。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诗人们在恋歌里所表达的观念来判断，那么，阿拉比亚人关于女性美的理想，现在跟当时没有太大的差别。妇女的身材，应该象生长在各种植物中的竹子；脸蛋象满月；头发比夜还黑；面颊白皙，而且带蔷薇色；脸上有颗黑痣，仿佛雪花石膏盘子上有一滴龙涎香；眼睛深黑〔而不沾一点皓矾〕①；眼大如野鹿，眼皮娇弱思睡；小口里的牙齿，象珊瑚上镶嵌的真珠；胸部象两个石榴；臀部肥大；十指尖细，指甲是用指甲花叶子汁染得猩红的。

时髦的女帽，显然是一顶半球形的帽子，帽边

① 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334页补充。——译者

上有一个小圆圈儿，上面装饰着各种珠宝。妇女其它的首饰，是手镯和脚镯。男人的服装，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没有多大变化。普通的头饰，是尖顶的黑毡帽，下身穿一条波斯式的灯笼裤，上身穿一件衬衫，一件马甲，一件短长衣，外面套一件斗篷。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老年人，现在还穿这样的服装。斗篷的名称是 jubbah，这个阿拉伯名词，通过西班牙语（在一部十世纪时代编辑的字典里，初次出现），而传入其余的罗曼斯语，再辗转传入英语和其它日尔曼语以及斯拉夫语。在英语里还留下一个有趣的残余"gibbet"，意思是绞架。

最显眼的家具，在当时是底旺（diwān），就是沿着客厅中三面墙壁，而陈设的沙发。矮椅子式的座位，是前朝已开始使用了的，但是，当时靠垫还流行，靠垫是放在方形的小垫子上（垫子的英语名称 mattress，是得自阿拉伯语的 matraḥ），人可以舒适地盘膝而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小垫子上。地板上铺陈着手工织成的地毯。用饭的时候，把食品摆在一个圆形的大铜托盘里，托盘放在底旺前面或垫褥前面的矮桌子上。富裕人家使用银托盘，矮桌子上镶嵌着黑檀木或玳瑁或螺钿，跟

现在大马士革制造的小桌子，没有什么差别。阿拉比亚人从前把蝎子、蜣螂、黄鼠狼等当做美食，把米饭认为毒物，用光泽的烙饼做写字的纸张，现在已能大吃文明世界的美味了。他们能享受波斯式的食品，如好吃的炖肉和可口的凉蜜糕。他们把榛子仁、杏仁、牛奶等当做小鸡的饲料。在夏季，他们用冰块降低室内的气温。不含酒精的饮料，是一种冰果子露，主要成份是糖水加紫花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或桑葚露。直到十五世纪，咖啡才流行，发现新世界之前，还不知道吸烟。一位在九、十世纪享有盛名的作家，给我们遗留下一部著作。他企图在这部书里说明，在那个时代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绅士，所应有的感情和态度。他是有礼节、有仁德、有风雅的态度的，不爱开玩笑，只与正直的朋友往来。忠厚诚笃，实践诺言，严守秘密，衣冠整洁，在席面上彬彬有礼，细嚼慢咽，不随便谈话，也不轻易发笑，不舔指头上的食物，不吃大蒜和洋葱，无论在盥洗室或公共场所或大街上，都不剔牙。

集体地或单独地饮酒，已习以为常了。禁酒本来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征，但是，《乐府诗集》和

《天方夜谭》等文学作品，记载了无数关于纵酒狂欢的故事，还有大量咏酒的诗歌。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禁酒的功效，差不多等于美国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甚至连哈里发、王公、大臣、法官等人，也忽视伊斯兰教的戒律。用椰枣泡制的酒是上品。

举行酒会，而以歌妓的演唱助兴，这不希奇。在这种酒席上，宾主都穿着颜色鲜明的盛装——酒席装，而且用麝香水或蔷薇水洒在胡须上。客厅是用龙涎香或沉香熏过的。由许多故事可以看出来，参加这种宴会的女歌手，几乎尽是淫荡的女奴，这对于当时青年的道德，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在基督教的修道院里和犹太教徒开设的酒馆里，俗人都有接近酒的机会。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是当日私贩酒类的商人。

先知说过："清洁是信仰的因素"。这句话到现在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人人爱说的名言。在穆罕默德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阿拉比亚有什么澡堂。据说他是厌恶澡堂的，他只允许为了清洁的目的，而进澡堂，但是，进澡堂的人，必须穿着裤子进去。到了阿拔斯王朝，澡堂已经很普及了，不但为了沐浴，而且被人们当做娱乐和奢侈的场所。妇女们

也使用澡堂，但是，有特为她们开放的日子。在十世纪初，巴格达炫耀自己有公共澡堂二万七千所，在其它的时代，增加到六万所。这两个数字象阿拉伯文献中其它的数字一样，显然是被夸大了的。一位摩尔族的旅行家于1327年访问了巴格达，据他的记载，巴格达城西部十三个区，每区有讲究的澡堂两三所，每所里的冷热水，都是流动的。

当日的澡堂象现代的澡堂一样，是由几个房间构成的，地上铺着花砖，内墙上镶着大理石版，那些房间，环绕着一个居中的大厅，大厅上面罩着一个圆屋顶，屋顶周围镶着许多圆形的小玻璃窗，让光线透进来。大厅中部，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央，有一股喷泉；喷出的热水，放射着蒸汽，把整个大厅变得暖和和的。外部的房间是休息室，顾客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各种饮料和茶点。

自有史以来，体育运动，象美术一样，与其说是闪族文明的特征，不如说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特征。阿拉比亚人具有诗人的气质，而且害怕白天的炎热（怕得有理）。对他们来说，为锻炼体力而从事体育运动，是一个荒唐的观念。

室外游戏的项目中值得注意的，有箭术、马

球、球和球棍、铁圈球（是一种槌球或曲棍球）、剑术、掷标枪和赛马，更重要的是狩猎。据作家们的记载，陪伴哈里发玩乐的人，必须具备这几种资格：会射箭，会狩猎，会打球，会下棋。在这些方面，他们可以同主人公分庭抗礼，而无大不敬之罪。在这些游戏中，穆耳台绥木特别喜欢马球，他的突厥族将军，不肯跟他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不愿意敌对“信士们的长官”，那怕是在游戏的时候。记载里还提到一种球术，是用一块宽木板打的。这种游戏会不会是网球的雏形呢？网球的名称 tennis，通常被认为是从法语的动词 tenez（注意）得来的，这个名称可能是来源于阿拉伯语 Tinnīs（丁尼斯）。这是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城市的名称，在中世纪时代，以出产夏布著名于世。这种夏布可能是最初制造网球的材料。

早期的阿拉伯语著作，有许多是论述狩猎、捕捉、放鹰的。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些运动有高度的兴趣。用鹰隼来狩猎的方法，是从波斯传入的，这方面的阿拉伯词汇，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运动受到特别的欢迎，是在哈里发帝国的末期和十字军战争时期。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现

在还用鹰和鹞来狩猎，方法和《天方夜谭》里所描绘的几乎完全一样。穆斯林的猎人捕到野物的时候，首先把野物宰掉，如果让它自己死去，就不能吃了。

居于社会最上层的，是哈里发及其家属和政府官员，以及这些人的随从。兵士、警卫员、清客、侍从、仆人等，可以列入随从一类。

仆人几乎全是奴隶，他们是从非穆斯林人那里补充的，或者用强力，或者在战争期间俘虏，或者在承平时候购买。这些奴隶，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突厥人，有些是白人。白奴大半是希腊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柏伯尔人。有些奴隶是阉人，专在宫内服务。有些年轻的娈童，或许是阉人，获得主子的特别恩宠，穿着绚烂的制服，经常打扮得香喷喷的，花枝招展，跟妇女没有一点区别。关于赖世德朝的娈童，有很多的记载；但是，首先效法波斯人的先例，在阿拉伯世界创立娈童制度，跟他们发生非自然的性交关系的人，显然是艾敏。麦蒙时代的一位法官，曾使用四百个娈童。诗人无耻地公开表达他们的这种倒错的色情，用自己的艳诗来赞美娈童。

奴隶中的姑娘，被用做歌女、舞女和嬖妾，有些嬖妾对于哈里发颇有势力。例如痣妞，赖世德花了七万第尔汗买了她。后来，由于一阵猜忌，就把她赏给一个男仆了。赖世德依恋一个歌女，他的妻子左拜德，为了使他和那个歌女断绝，而赠给他十个姑娘，其中两个后来成了哈里发的母亲。《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个传奇故事说，有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奴，叫做台瓦杜德，赖世德下令组织一个考试委员会，主考的有医学、法律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和数学等学科的科学大家，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古兰经》学等学科的学者更不用说了，考试结果，她获得了辉煌的成绩，赖世德以十万第纳尔的代价买了她。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女奴有些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的。艾敏曾组织了一个女扮男妆的服务队，她们剪短了头发，身穿小伙子的服装，头戴绸子的缠头。这种新发明，很快就流行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有一个目击者告诉我们，在一个棕树主日①，他去觐见麦蒙，他看见他面前有二十个盛装的希腊姑娘，胸前悬着金质十字架，手里拿着油橄榄枝和枣椰叶，

① 这是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译者

集体地翩翩起舞。他赏赐她们三千第纳尔，节目以此告终。

据说穆台瓦基勒有嬖妾四千人，她们统统都和他同过房。地方长官们和将军们向哈里发献礼，已成了惯例，他们的礼物包括美女。那些美女有别人赠送他们的，也有他们向人民勒索来的。不献礼被认作反叛的标志。

人民群众是由两个阶级构成的：一个是接近贵族阶级的上层阶级，包括文学家、学者、艺术家、商人、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另一个是下层阶级，构成大多数的人民，包括农民、牧民、农村居民，他们是土著居民，而现在具有顺民的身份。

帝国辽阔的版图和人民高度的文化水平，都要求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初期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①，但是，这些人后来大部分为穆斯林和阿拉伯的商人所代替了，因为他们虽然轻视农业，却不轻视商业。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不久就发展成活跃的水陆贸易的中心了。

穆斯林的商人，向东方远征，直达中国。这种

① 即波斯的拜火教徒。——译者

贸易，是以丝绸为基础的。丝绸是中国赠给西方最早的、华丽的礼物。丝绸的贸易，通常是沿着著名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进行的，途中经过撒马尔罕和中国突厥斯坦。这条路上，现在几乎没有外国人旅行了。货物通常是递运的；因为能旅行全程的队商，是罕见的。南洋群岛于1949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那里的伊斯兰教，是进行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传入的。

在西方，穆斯林商人到了摩洛哥和西班牙。在得·雷塞布之前一千年的时候，阿拉伯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早已有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打算了。但是，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贸易，并不是很突出的。对于阿拉伯人的买卖，黑海也是冷淡的。在十世纪的时候，他们与北面的伏尔加河地区的居民之间，却有了兴旺的陆上贸易。在里海方面，由于接近波斯的许多中心城市和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繁华城市，以及这些城市的内地，所以，里海变成了活跃的通商的场所。穆斯林商人贩卖椰枣、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我们要想知道那个时代的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般的大资本家所积累的巨富，只须提一提巴格达城的珠宝商伊本·哲萨斯就可以了。他的财产一千六百万个第纳尔被哈里发没收之后，他仍然是富翁，而且变成以珠宝业著名于世的一个大家族的祖先。巴士拉的商人，用船只把货物贩运到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去，有些商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超过百万个第尔汗。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磨坊主，能够每天用一百个第纳尔布施贫民。西拉夫的普通商人，每户的资本，超过一万第纳尔；有些商户的资本，超过三万第纳尔；有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户的资本，竟达四百万第纳尔之多。一个第纳尔，约值美金二点四元。

如果没有广泛的国内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做基础，对外的商业活动是不会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在帝国的各地区，手工业兴盛起来了。地毯、花毡、丝织品、棉织品、毛织品、缎子、锦缎、沙发套、椅套、家具、烹调用具等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于西亚。波斯和伊拉克的许多织机，织出具有各种特色的高级毯子和纺织品。一位哈里发的母亲，有一张毯子，是为她特制的，价值一亿三千万第尔

汗。那张毯子上用金线织出各种飞禽，飞禽的眼睛是用红宝石和其它宝石镶嵌的。巴格达城的阿塔卜区，是因为本区最显赫的居民、伍麦叶王朝的亲王阿塔卜（‘Attāb）而得名的。在十二世纪时，那个地区初次制造一种条纹绢，这种条纹绢因此叫做阿塔比（‘attābi）。后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仿造这种丝织品，畅销于法兰西、意大利和欧洲其它地区，叫做塔比（tabi）。现在，欧洲人还把虎斑猫叫做塔比（tabby），就是这个道理。库法制造全丝的和半丝的头巾，现在，阿拉伯人还戴这种头巾，叫做库菲叶（Kufiyah）。

在古代的苏西亚那，有些著名的工厂，能用金线在缎子上刺绣图案（大马士革〔Damascus〕最初织出这种织品，所以把缎子叫做 damask），又能用纺绸制造帷幕。这些工厂所生产的驼毛羊毛混纺的呢绒和纺绸斗篷，都是名牌货。设拉子出产条花的羊毛斗篷，还出产罗纱和锦缎。十世纪的欧洲妇女，可以在本地的商店里买到波斯的波纹绸（波斯语叫 tāftah，欧洲语叫 taffeta）。

西顿和泰尔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其它城市所制造的玻璃，是腓尼基工业的残余，那种古代工

业，除埃及玻璃外，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玻璃工业。叙利亚的玻璃，又薄又透明，是天下闻名的。叙利亚彩色绚烂的加釉玻璃，在十字军战争中传入了欧洲，成为欧洲大教堂中所用的彩色玻璃的先驱。叙利亚工人制造的玻璃器皿和金属器皿，又实用，又美观，因此很受欢迎。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造纸术。704年，穆斯林占有了撒马尔罕，那个地方生产的纸张，是精美绝伦的。在八世纪结束之前，巴格达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座造纸厂。其它的造纸厂相继出现：大约在900年或更早一点，埃及建设造纸厂，摩洛哥大约在1100年，西班牙大约在1150年，先后设厂造纸；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来了。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造纸术从穆斯林的西班牙和从意大利，终于传入基督教的欧洲，后来，欧洲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450—1455年）。因此，现在欧美两洲的人民才有可能受到普及的教育。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奖励，因为他们的首都就位于冲积平原上最肥沃的地点；他们认识到，农业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还

因为主要的农民是伊拉克的土著，在新制度下，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各地荒芜了的田园，衰落了的农村，已逐渐地恢复和振兴起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是全国（除埃及外）最富饶的地区，是传说中伊甸园① 的旧址，现在已成为中央政府特别注意的目标了。从幼发拉底河分出来的许多运河，无论是重开的或新开的，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河道网"。阿拉伯地理学家常常提及某某哈里发开凿运河，或挖掘水道。他们所指的，大半是重新开凿，或重新挖掘巴比伦时代以来原有的运河。伊拉克跟埃及一样，主要的任务是维修古代的水利系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还委任韦尔库克司研究伊拉克的水利问题。他的报告强调指出，与其新开运河，不如修浚古代的水道。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这块广大的冲积平原，已经面目全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已经屡次改道了。

西亚现在种植的各种果树和蔬菜，大多数在

① 据《圣经》说，伊甸园是人祖阿丹（亚当）所住的乐园。——译者

当时就是普通的植物，只有近代从新世界和辽远的欧洲殖民地输入的芒果、马铃薯、番茄等植物除外。橙子是与香橼和柠檬同科的植物，原产于北印度或马来亚，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和地中海盆地。最后，由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波斯的西南部先有甘蔗田和制糖厂，大约在这个时期，叙利亚沿海地区也出现了甘蔗田和制糖厂。后来，十字军又从那里把甘蔗和制糖术传入欧洲。大概原产于孟加拉的这种甜美的商品，已变成了文明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品，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逐渐传到西方去的。

农民阶级构成帝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国家岁入主要的来源。他们是本地的土著，现在已降到顺民的地位（顺民是根据投降条约而享受信仰自由权利的人民）。阿拉伯人认为，从事耕作是有损尊严的。顺民原来是指信奉圣经的人，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星教徒。现在，顺民的范围扩大了，包括其它宗教的信徒了。这些顺民，在农村里和自己的家园里，坚持自己的古老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投降条约是完全严格遵守的，尽管有过宗教迫害的时期。

在城市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财政、文书工作和自由职业方面，也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往往引起穆斯林居民的嫉妒，各种法令中，表达了这种嫉妒。但是，歧视非穆斯林的条例，大半等于具文，并不坚决执行。

伍麦叶王朝虔敬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曾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穿着特殊的服装，而且排斥他们，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哈伦·赖世德显然是首先再用法律规定某些老规矩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曾于850年和854年两次下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住宅的门上必须钉一块木牌，上面画着魔鬼的形象；他们的坟墓，不得高出地面；他们必须穿着蜜色的，即淡黄色的外衣；他们的奴隶的衣服上，必须钉上两块蜜色的补钉，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只许他们骑骡子和驴；只许他们用木质的骑鞍，鞍子后面必须安装两个石榴形的标志。由于这种特殊的服装，有人给顺民取了个绰号，叫做斑衣。在司法上，顺民也是毫无资格的，因为这个时期的穆斯林法律学家，曾作出这样的规定：一个基督教徒，或者犹太教徒，对一个穆斯林的作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正

如《古兰经》责备他们的那样，曾经窜改了他们的经典，因此不能再信任他们。尽管有这些限制，从全体看来，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徒，是享受着大量宽容的。历史上还记载了许多基督教的大臣，他们在九世纪后半期享有盛名。这些基督教的高级官员，接受一般的敬礼，因为我们在文献中发现，某些穆斯林反对在这些官员的手背上接吻。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充沛的活力，来建立一个进取的教会，它曾派遣教士到遥远的印度和中国去。

尽管《古兰经》里有几段不利于犹太教徒的评论，但是，作为受保护的民族之一来说，犹太教徒的生活，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过得好些。据史书的记载，在好几位哈里发的统治下，曾有几个犹太教徒担任着责任重大的政府职务。在巴格达，犹太教徒就有一个很大的侨居地区，在巴格达陷落之前，一直是繁荣的。图德拉人卞雅悯，是一个犹太教的法学博士，约在 1170 年访问了这个侨居地区，他发现那里有犹太教的学校十所，犹太教的会堂二十三所。主要的会堂，是用斑驳的大理石加以装饰的，还有用黄金和白银制成的、豪华的装饰

品。卞雅悯用强烈的措辞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首领是多么受人尊敬，因为他被当做达五德（大卫）的苗裔和所有归顺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犹太教徒的首领。他去觐见哈里发的时候，身穿绣花的缎袍，头戴雪白的缠头，上面有珠宝闪闪发光，还有一队骑士，前呼后拥。在行列的前头，有人在前面大声喝道："行人快点躲开！达五德的苗裔，我们的主子来了。"

这是哈里发帝国人民生活的全景和他们相互的关系。现在，我们是在阿拉伯人征服的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阶段是军事的和政治的阶段——阿拉伯武装部队的前进。第二阶段是宗教的阶段，这开始于阿拔斯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在这个时期内，帝国的大多数居民改奉了伊斯兰教。第三阶段是语言的阶段，阿拉伯语战胜被征服人民的本族语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最晚的，也是最慢的。在这个阶段里，被征服者进行了最大的抵抗。显然，人们宁愿放弃政治上的忠心，甚至宗教上的忠心，也不愿放弃本族的语言。

作为学术语言的阿拉伯语，在作为口头语言

的阿拉伯语之前，早就胜利了。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八世纪时，许多新思潮从拜占廷、波斯和印度涌入巴格达，构成了一种新文化。现在，阿拉伯语已胜利地成为传播阿拉伯文明的工具。这就引进到伊斯兰教智力上的黄金时代。

科学和文学

我们的叙述已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阿拉伯语被用做传达的工具，用来传播新颖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科学，特别是医学、天文学、炼金术（它是化学的开端）、地理学，还包括哲学、历史、伦理和文学。这个时期开始于九世纪后半期，是紧跟在翻译时期之后，自 750 年起，到850 年止，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是一张灿烂的名单，虽然只有少数人的姓名是为今天的西方公众所熟悉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物，是研究艺术和科学的现代学者所认识和尊敬的。我们只能谈谈其中的少数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对于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那些人物的代表。

当时，阿拉伯人不仅消化了波斯的古代学术和希腊的古典遗产，而且使两者都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古代名著译成阿拉

伯语后，在几个世纪期间，由阿拉伯人的智力加以重大的改造，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然后通过叙利亚、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传入欧洲，给统治中世纪欧洲思想的知识准则，奠定了基础。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因为亚里士多德、格林、托勒密等人的研究成果，假若散佚了，后世一定感到贫乏，正如他们没有什么创作一样。当然，在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分界线，往往是划不清楚的。许多翻译家也作出了新颖的贡献。

相传先知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这句话说明，阿拉伯人对于治疗科学是感兴趣的。医生同时是玄学家、哲学家和贤人。在药材的应用方面，阿拉伯人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开设了第一个药剂工场，创办了最早的药剂学校，还出版了第一本处方集①。远在哈里发麦蒙的时代，药剂师就要经过一种考试。医生也象药剂师一样，不经过考试，不许营业。931 年曾发生庸医杀人的事件，因此，哈里发命令对所有营业的医生进行考试，不及格的，不发给营业执

① 中国除外。——译者

照。在巴格达营业的八百六十多位医生，都经过考试，而庸医都被淘汰了。一位大臣曾命令组织一个类似农村卫生服务队的团体，派一批医务人员，带着药品和救济设施，到全国各地去医疗有病的人。他还组织一批医生，每天访问监狱，诊治囚犯。这些事实说明，阿拉伯人对于公共卫生特别关怀，在那个时代，这是世界各国望尘莫及的。巴格达医院，是伊斯兰教世界的第一所医院，是哈里发哈伦在九世纪初叶，仿照波斯医院的格式而创立的。不久以后，在伊斯兰教世界，先后建立了三十四所医院。约当872年，开罗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所医院，这所医院，继续存在到十五世纪。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旅行医疗队。伊斯兰教的医院，都有自己的药房，而且为妇女特设病房。有些医院，还设有医学图书馆，而且讲授医学课程。

在那些伟大的翻译家的时代之后，接着出现了一些最著名的医学著作家。论民族，他们是波斯人；论语言，他们是阿拉伯人。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大厅，曾用他们中两个人的肖像作为点缀，这两个人是拉齐斯和阿维森纳。

拉齐斯（拉齐），生于865年，卒于925年。是

眼光最锐敏的、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不仅是伊斯兰教的，而且是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他是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为了给那所医院选择一个新的地址，他把几条肉分别挂在本城的各地区，看哪个地区的肉条腐烂的迹象最少，就知道那个地区的气候最适合于卫生，就选那个地区做医院的新地址。他被认为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他关于炼金术的许多主要著作中，有一本叫做《秘典》，经过许多编辑人的辗转抄录后，这本书由著名的翻译家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而成为化学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直到十四世纪。罗吉尔·培根曾引用这本书的理论，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精神和肉体》。拉齐斯所著的专论《天花和麻疹》，是一篇最著名的医学论文，也是这个部门中最早的著作。有人认为这本书是阿拉伯医学文献的光荣，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然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还要算《医学集成》。西西里岛的犹太教医生法赖吉·本·萨林，在法国安朱的查尔兹一世的赞助下，于1279年，把这部书译成拉丁语，称为 Continens。自1486年起，这部书就以这个名称屡次出版，

1542 年，第五版在威尼斯问世。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总结了阿拉伯人当时从希腊、波斯和印度三个国家吸收到的医学知识，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在印刷术还幼稚的时代，拉齐斯的这些医学著作就屡次出版，拉齐斯对于拉丁西方的思想，在几百年内，曾起了显著的影响。

在阿拉伯医学编年史上，在拉齐斯后，最著名的医学家，就是阿维森纳（伊本·西那）。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论文《医典》（拉丁语的译名是 Canon），在当时的医学文献中取得了卓越的地位，变成了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内，这部医典已经出了拉丁语版十五版，希伯来语版一版。在新近几年，这部书的若干部分已译成英语。这部书的药物学，研究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的性能。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这部书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东方的伊斯兰教国家，现在还有人应用这部书。用俄斯勒博士的话来说，“这部书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

在哲学领域中，阿拉伯人的主要贡献——

种意味非常深远的贡献——是使希腊思想与伊斯兰教的观念互相融合。在阿拉伯人看来，哲学是人类所能探知的、关于万物真相的真实原因的一种知识。就本质来说，阿拉伯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但是，已根据被征服各国人民的思想及其它东方的影响，而加以修改，使其适合于伊斯兰教的精神倾向，并且用阿拉伯语表达出来。作为希腊人的学生，阿拉伯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集希腊哲学之大成，正如格林的著作已集希腊医学之大成一样。希腊哲学和希腊医学，当然是指西方所有的全部学问了。作为穆斯林，阿拉伯人相信，《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学，是宗教法律和宗教经验的总结。他们的新贡献，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边缘，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边缘。中世纪伊斯兰教不朽的光荣，是伊斯兰教在人类思想史上初次胜利地使两件事物互相融合：一件是古代闪族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一神教，即单独的上帝的观念；另一件是古代印度一欧罗巴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希腊哲学。伊斯兰教这样把基督教的欧洲引向现代的观点。

在古代的和中世纪时代的世界——特别是在

伊斯兰教世界——学问的区划，不象我们现在惯于考虑的那样烦琐。哲学家可以兼数学家和音乐家，而天文学家可以兼诗人。例如现代的西方读者，在伊斯兰教最卓越的天文学家的名单中发现赫赫有名的欧麦尔·赫雅木（更有名的四行诗①的作者）的大名的时候，会大吃一惊。他实在是一位波斯诗人和自由思想家，但是，他还是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肯迪的著作，也是典型的。作为哲学家，他曾依照新柏拉图派的方法，做过很大的努力，想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结合起来，他认为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肯迪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占星学家、炼金术家、光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据传说，他曾写过二百六十五种著作，但不幸大部分都散佚了。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光学书，是以欧几里得的《光学》为蓝本而写成的。在东方和西方，这部书曾被广泛地采用过，而且对于罗吉尔·培根曾有过影响。由他论音乐的各种著作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的欧洲之前好几百年，穆斯林各国早已认识到有节奏的歌曲或有节奏的音乐了。

① 原名*Rubā'Tyat*，郭沫若的中译本叫《鲁拜集》。——译者

伊斯兰教关于天文学的科学研究，是在一部印度的天文学著作的影响下开始的。这部著作叫做《西德罕塔》(Siddhanta)，是771年从印度传入巴格达的。远在九世纪的时候，凭借十分精确的仪器，而进行的第一次正规的观测，已经在波斯的西南部开始了。在九世纪中叶之前，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外，哈里发麦蒙建立了天文台。在那个时代，天文台上的仪器，包括象限仪①、星盘、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这些哈里发的天文学家们，曾做过一件极其精密的测地工作，测量子午线一度之长。测量的目的是，假定大地为球形，然后实测子午线一度之长，据此而推算地球的体积及其圆周。测量的工作，曾在两个地方进行：一个是在幼发拉底河北面的平原，另一个是在约旦的巴尔米拉附近。测量的结果是，子午线一度之长，等于五十六又三分之二阿拉伯里，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答数，比当地子午线一度真实的长度，超过二千八百七十七呎。

有几位天文学家，大概参加了这件工作，其中就有花拉子密。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

① 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译者

一，他对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及的。花拉子密不仅编辑了最古的天文表，而且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的书籍。他关于代数学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后，被欧洲各大学用作主要的数学教科书，直到十六世纪。代数学这门科学和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 algebra（al-jabr），都是以此书为媒介而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借他的著作，而传入西方的，这是 algorisms（阿拉伯数字）这个名词的由来。

在药品学、天文学和数学之后，阿拉伯人对于化学，曾作出他们最伟大的科学的贡献。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推广了客观实验的方法。对希腊人模糊的思辨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改革。阿拉伯人能对现象进行正确的观察，能勤勉地积累事实，但是，他们觉得，要作出恰当的假说，仍然是困难的。作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和建立最后的体系，这是他们智力的铠甲上最弱的一个环节。

阿拉伯炼金术的祖师是该伯（查比尔·伊本·哈彦），约在 776 年活跃于库法。他象他的埃及和希腊的前辈那样，孜孜不倦地工作，企图用一种神

秘的物质为媒介，把铅、锡、铜、铁等廉价金属，变成黄金和白银。他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而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比早期的任何炼金术家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据西方的传说，有几种化合物的发现，要归功于他，但是，保存到现在的二十二种阿拉伯语的著作，虽署有查比尔的名字，却没有提及这几种化合物。现在还保存着一百种关于炼金术的著作，有阿拉伯语的，也有拉丁语的，这些书上虽然都署着查比尔的名字，但绝大部分显然是伪书。然而，在十四世纪以后，署有他的名字的那些著作，在欧洲和亚洲都是影响最大的化学论文。我们确信，那些著作是有若干贡献的。该伯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他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他知道怎样配制天然的硫酸和硝酸，把它们混合起来就能制成王水，能将金银分解，但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的。总的说来，他曾经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的成分的理论加以修改。经过他修改后，这种理论，一直流传到十八世纪现代化学开始的时候。

伊斯兰教不仅规定朝觐天房的制度，而且规定，一切清真寺的正殿必须背着麦加的克而白[①]，做礼拜的时候，必须面向克而白，这就从宗教上促进了穆斯林对于地理学的研究。占星学要求决定全世界每个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又对地理学增加一种科学的影响。在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穆斯林商人的足迹，东方从水陆两路到达了中国，南方到达了桑给巴尔岛和非洲最远的海岸，北方深入了俄国，西方为“黑暗海洋”（大西洋）所阻，无法前进了。归国的商人所作的报告，自然引起人们对于远方的土地和人民的普遍的兴趣。托勒密的《地理学》，曾屡次译成阿拉伯语，或者由希腊语直接翻译，或者由叙利亚语转译。赫赫有名的花拉子密，曾以此为蓝本，而编纂《地形》，这是他和别的六十九位学者共同制成的一张地图，这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从印度得到一种想法，就是世界有一个中心，叫做艾林（arin），这是托勒密《地理学》中一个印度市镇名称的讹误。在那个地方，曾有

① 麦加在我国的西方，所以我国清真寺的正殿，都是坐西向东的。礼拜者都是向西跪拜的。——译者

一座天文台，地球的圆顶或顶点，被推定在那个地方的子午线上。他们把艾林安置在东西两极端之间的平分线上。他们设想，西方的本初子午线，定在离这个神话的地方九十度处。一般穆斯林的地理学家，测量经度的时候，都从托勒密所用的本初子午线算起，那条子午线在现在的加那利群岛。

在哲学和医学方面，希腊的影响是首要的；现在我们要讲的历史和文学的成分，却是以波斯语的著作为楷模的。但是，叙述的方式，仍然是伊斯兰教传说老一套的方式，每一事件都是用目击者或当代人的言语加以叙述，而通过一系列的居间者，传到最后的传述者，即著者。应用这种方法，是为了保证记载的准确性；把每一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都记载下来，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如果线索是连续的，而且每个传述者的品格都是可以相信的，则所叙事实就算真实，对于事实本身并不加以批判性的研究。历史学家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对于不同的若干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

阿拉伯历史学家虽然编写了许多内容丰富的

史籍，但是，阿拉伯人的著作，最有特征、最近乎历史的，是哈迪斯（hadith，宗教传统的科学①）。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关于他的言语和行为的记录，逐渐增多，逐渐丰富起来。无论何时发生了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问题，各党派都在先知的言语或决定中去寻找根据，来支持自己的见解，不管所找到的根据是真实的，或者是伪造的。

每一章完全的哈迪斯，都包括两部分：传说的线索和本文。本文紧跟着线索，而且必须是直接的交谈：甲告诉我说，乙告诉他，而乙又听见丙说，丙又听见丁说……如此回溯到先知本人。编纂历史和格言文献的时候，也采用这种方式。在这些方面，批评通常只是外加的，只限于考虑传达者——同时又是保证者——的名气如何，他们是否能构成能回溯到先知的一条连续的线索。

在中世纪时代，继罗马人之后，发展了法律科学，从而创立了一个独立的体系的，只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古兰经》和哈迪斯为根据，而且受到希腊—罗马体系的影响。

① 我国旧译圣训学。——译者

通过伊斯兰教的教律学，即在《古兰经》中所启示的，在哈迪斯中所精心结构的、真主的全部命令，都传达到后代。

教律的条款，是讨论如何管束穆斯林在宗教、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整个生活的。教律的条款，管理他的婚姻关系和公民关系，也管理他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各种关系。于是，伦理的行为正当与否，就以教律为根据。人的一切行为，在法律上分为五类：(1) 绝对的义务，法律命人为之，故遵守者获赏，违背者受罚；(2) 可嘉的行为，法律劝人为之，故遵守者获赏，违背者不受罚；(3) 准许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无关紧要的；(4) 受谴责的行为，只受谴责，而不受惩罚；(5) 被禁止的行为，违背者应受惩罚。

根据《古兰经》和哈迪斯而写作的伦理作品，数量虽多，但不能包罗阿拉伯文献中讨论道德的全部资料。穆斯林的伦理学家，都称赞"顺从"、"知足"、"坚忍"等美德；他们把各种恶德当做灵魂的疾病，把哲学家当做医生①；他们关于各种美德

① 哲人和医生都叫做哈基木(*hakim*)，实际上著名的哲学家又是著名的医学家。——译者

和恶德的分类，是基于对灵魂的各种官能的分析的，他们认为每种官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就狭义的艾代卜（'adab，纯文学）来说，在公元1000年左右，阿拉伯文学达到了最高峰。由于受到波斯文学的影响，矫饰和辞藻的倾向，成为这个时期散文的特征。早期散文的简洁、锐利、质朴的表现法，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巧而优雅的文体，这种文体富于精心结构的明喻，而且要押韵。西方人从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他们的注意力的集中点，这部书原名《一千零一夜》（Alf Laylah wa-Laylah），更著名的名称是《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这部书的初稿，是由哲海什雅里（942年卒）起草的，他是以一部古老的波斯故事为蓝本的。地方的说书人，又增加了一些故事和女主人公舍海赖扎德的芳名。这部书的内容，与日俱增，新故事的来源是无数的，有印度的、希腊的、希伯来的、埃及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东方的民间故事。哈伦·赖世德的传奇式的宫廷，提供了大量幽默的故事和爱情的传奇。到了十四世纪，《天方夜谭》才最后定型。这部故事在西方比在东方还要普及，这完全是偶

然的。

《天方夜谭》的阿拉伯文原本定型的时候，穆斯林在科学上和文学上进步的黄金时代自然结束了。在阿拔斯人的时代之后，在纯正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都没有一点儿进步。今天的穆斯林，如果依靠他们自己的书籍，一定不如他们在十一世纪时代的远祖。在医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和其它学科方面，都有了一定的造诣——伊斯兰教的智力，似乎已停滞了。由于尊敬过去及其传统，宗教的传统和科学的传统，阿拉伯人的智力已带上了枷锁镣铐，他们到现在才开始挣扎，以摆脱这些镣铐的束缚。

美　术

闪族的阿拉伯人，在美术方面也象在诗歌方面一样，证明自己对于特殊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有锐敏的识别力，对于细节有细致的感觉。但是，缺乏一种特殊的才能，不能把各部分加以协调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伟大的、联合的整体。然而，特别是在建筑和绘画方面，他们并没有象在科学方面那样，很早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进步。后来，更是停止不前。

一度点缀过巴格达城的建筑学上的纪念物，现在已荡然无存了。但是，伊斯兰教的最富丽堂皇的两大建筑物，还保存至今，就是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大寺和耶路撒冷的磐石上的圆顶寺，都是在较早的时期建成的，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知道，巴格达的那些壮丽辉煌的建筑，在艾敏和麦蒙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中，遭到了蹂躏。1258年蒙古人的破坏和许多自然的原因，使这些古代

文物荡然无存，至今连极大部分宫殿的遗址，都找不到了。

在首都的外面，阿拔斯王朝的废墟，其年代可考的，没有超过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在位的时代的，他是萨马拉清真大寺的建筑者。这所清真大寺，花了七十万第纳尔才建成，是长方形的，窗子上有繁叶饰弓架结构，这说明这座建筑物受到印度的影响。拉盖的古物（八世纪晚期的建筑）和萨马拉的古物等阿拔斯王朝的遗迹，都继续了亚洲的建筑传统，特别是波斯的建筑传统；相反的是伍麦叶王朝的建筑物，都带有拜占廷—叙利亚艺术的明显的痕迹。

《古兰经》以明文禁酒，穆斯林社会还有人饮酒；穆斯林宗教学者反对各种绘画艺术，就更不能制止描绘艺术在伊斯兰教的方向上发展了。我们已经指出，一位哈里发的宫殿的圆顶上安装着一个骑士的雕像，可能是作为定风针用，另一位哈里发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游艇，是造成狮子、老鹰和海豚的形状的；还有一位哈里发的金银树，有十八个枝条，种在宫里的一个大水池里，池的每个边上站着十五个骑士的雕像，他们身穿绣花战袍，手持长

矛，不断地运动着，仿佛在进行战斗。

萨马拉的建筑者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曾用壁画装饰他的宫墙，壁画的内容，是裸体美人和狩猎图。那些壁画，可能是基督教艺术家的作品。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穆台瓦基勒时代，这座临时首都，达到了极盛时代。他聘请了一批拜占廷画家来，在宫墙上画壁画，他们毫无顾忌地在某堵墙上画了一幅基督教堂图，上面画了许多僧侣。

就伊斯兰教来说，绘画为宗教服务是在较晚的时期，绘画从来没有成为伊斯兰教的侍女，象她成为佛教和基督教的侍女那样。先知的画像，是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中国的皇宫里看到的，这是关于先知有画像的最早的记载，但是，那可能是景教徒所画的。直到十四世纪初，穆斯林的宗教绘画才正式出现。这种绘画，显然来源于东方基督教教会的艺术，特别是雅各派和景教的艺术，而且是从书籍的插画发展起来的。

自远古以来，波斯人就表明了自己精于装饰图案和色彩。由于他们的努力，伊斯兰教的工艺美术，才达到高度优美的地步。跟法老的埃及同样古老的地毯工业，特别发达。狩猎图和园林图，

是受欢迎的地毯图案。染色的时候，在颜料里加明矾，就能使许多颜色耐久。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手织机所织的、有装饰的丝织品，在欧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以致十字军和其他的西方人，选用这种纺织品作为圣骨的包皮。

陶业也是跟埃及和苏萨①同样古老的一种艺术，在陶器上描绘人物、翎毛、花卉，以及几何图案、美术文字，其所达到的优美程度，远非穆斯林其它任何艺术所能比拟。印着常见花草的瓷砖，是从波斯传入大马士革的。大马士革出产的瓷砖和镶嵌细工，都是很受欢迎的，都被用来做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的装饰。阿拉伯文字，比其它文字更适于做装饰图案，因而变成了伊斯兰教艺术的主要花样。特别是在安提俄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和泰尔那样的古代腓尼基城市里面，加釉玻璃工业和玻璃装金工业，已达到完美的境地。陈列在巴黎卢弗尔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开罗阿拉伯博物馆里的珍贵美术品里，都有在巴格达的萨马拉和开罗的弗斯塔特出土的、精妙的作品，包括盘子、杯子、花瓶、水罐、家庭用的灯和清真寺用的

① 苏萨是波斯湾北面的古国伊莱木的首都。——译者

灯，上面都有辉煌灿烂的光泽，年代久远的金属，变成半透明的各种颜色的色彩。

书法的艺术所以有威望，是由于书法的目的是使天经永垂不朽，而且得到《古兰经》的许诺，这种艺术在回历二世纪或三世纪时兴盛起来，不久就变成享有极高评价的艺术。书法完全是伊斯兰教的艺术，它对于绘画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不能描绘翎毛花卉，以发挥其审美的天性，于是，凭书法艺术来表达这种天性。书法家受人尊重的地位，远远超出画家之上。甚至统治者也借抄写《古兰经》来取得宗教上的功劳。阿拉伯语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替我们保存了几位书法家的姓名，并加以表扬。但是，他们对于建筑家、画家和金属器制作家，却一字不提。书法大概是今人胜古人的、唯一的阿拉伯艺术，现在，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找到许多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在优雅和秀美方面，超乎古人的任何杰作。

不仅书法的进步和繁荣是由于天经的关系，与书法有关的彩饰、插图和装订等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于天经的关系。彩饰书籍和装饰《古

兰经》的艺术，是在阿拔斯王朝晚期开始的，到了十五世纪时，已发展到最高峰了。

教律学家从前在大马士革反对音乐，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在巴格达又反对音乐，也没有什么效果。优雅而且灿烂的赖世德宫廷，不仅庇护科学和艺术，而且庇护音乐和歌唱，以致成为音乐明星汇集的天河。领取薪水的许多乐师，有宫廷奴隶中的男女歌手的陪伴，他们的演奏成为无数奇妙轶事的主题。在《天方夜谭》中，这些轶事永垂不朽。在哈里发赖世德的庇护下，曾有两千个歌手参加一次定期的音乐节。他的儿子艾敏，曾举行过一次这样的音乐晚会，宫廷里的全体人员，不分性别，都参加了那次晚会。他们在一起跳舞，通宵达旦。

当日的歌手们的代表人物，是哈伦·赖世德的一个被保护人，名叫穆哈里格。他父亲开一个肉铺，年幼时，他替父亲叫卖，他吆喝的声音，清扬而且洪亮。一个女歌手爱慕他的声音，就用重价把他买去，教他唱歌。后来又卖到赖世德的手里，他释放了他，还奖励他十万第纳尔，很尊重他，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有一天晚上，他到底格里斯河岸去散步，一时高兴，引吭高歌。巴格达的大街

小巷里，立刻出现了无数的火炬，来来往往，把整个巴格达照耀得如同白昼。原来是人民群众闻声而出，四处寻找，渴望听到这位杰出的歌手的演唱。

他和太平时代的其他音乐名手，以哈里发的朋友的身份，获得不朽的名声。但是，他们不仅是音乐家，他们有天赋的、敏锐的才智，有坚强的记忆力，他们的脑海里，储藏着大量微妙的诗句和可爱的轶事。他们又是歌手，又是作曲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他们精通当代的一切科学知识。仅次于他们的是器乐家，在他们看来，琵琶是最可爱的，提琴是下级演奏者使用的。再其次是歌女，她们照例是在幕后演奏的。这种歌女，已成为闺房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抚养她们和训练她们，已发展成一种重要的职业。为了这样一个歌女，埃及省长的使者，出价三万第纳尔，拜占廷皇帝的使节，也出三万第纳尔，而呼罗珊省长的使者，愿出四万第纳尔的高价。她的主子，出乎意料地释放了她，而且娶她为妻子。

在阿拔斯王朝的黄金时代，曾翻译过许多希腊语的著作，其中只有少数是论述音乐理论的。

从这少数的著作中，阿拉伯的著作家，获得了关于音乐的初步科学概念，知道了一些声音理论中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理学原理〔因此，阿拉伯音乐在理论方面，是来源于希腊的〕①。在实践方面，纯粹是阿拉比亚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借用了希腊名词 mūsiqi，后来变成 mūsiqā（音乐），作为乐理上的术语，而让较古的阿拉伯名词 ghinā'，留作实践艺术中歌唱和演奏的名称。六弦琴和风琴的名称 Qitār（guitar）和 urghun（organ），以及其它的希腊术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于阿拉伯语中。风琴显然是从拜占廷传入的。

那些技术性的著作的原本，不幸已大半散佚了。阿拉伯音乐，包括乐谱和两个组成的因素：nagham（调式）和 iqā'（节奏），都是口耳相传的，也都失传了。现在，阿拉伯单调的歌曲，在曲调方面是贫乏的，但在节奏方面是刚健的。现代的人不能很好地解释仅存的几本论古典音乐的著作，或者充分了解那些著作里关于节奏的古代名称以及其中的科学术语。

① 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 427 页补充。——译者

世界的宝石：科尔多瓦

正当穆斯林帝国东方分支已经达到黄金时代之际，在西班牙的西方分支，正在享受一个相当繁华的时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时期，因为阿拉伯文化向前推进，渗透到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化中，而产生我们所继承的文明，这主要是从穆斯林的西班牙出发的。在九世纪和十一世纪之间，西方的穆斯林文明，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我们必须先回溯到750年，才能检查这一点。

我们已注意到，750年，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了；我们还看到，阿拔斯人以屠杀伍麦叶家族的成员，来庆祝他们的哈里发的登位。战败的皇室的成员，凡是落在战胜者手中的，都惨遭杀害了。

幸免于难的极少数人中，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青年，身体细长、相貌清瘦，有鹰嘴鼻和稀疏的

红头发。他是一个具有非常胆略和才能的青年。他进入西班牙后，杀开一条血路，夺取了统治权，把那在东方被扫荡掉的伍麦叶王朝，重新建立在西班牙。

他九死一生的故事，是戏剧性的。他原来躲避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游牧人的帐棚里。有一天，骑兵队跟在阿拔斯人的黑旗后面，突然出现了。阿卜杜勒·赖哈曼带着他一个十三岁的弟弟，猛地跳入河中，拚命地向彼岸游去。那个小弟弟，显然是不善于游泳的，他惊惊慌慌地游到中间，忽听得追缉者喊他游回来，保证不伤害他，他信以为真。不料，才游回来就被杀害了。他哥哥继续游过去，终于得登彼岸。

他徒步而行，无依无靠，身无分文。他动身向西南逃窜，在饱经风霜之后，才逃到了巴勒斯坦，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朋友，再向西逃去。他在北非，好容易逃脱了省长的暗杀。他从一个部族，流浪到另一个部族，经常被新王朝的侦探跟踪追缉。漂泊了五年之后，他终于到达了休达。他是大马士革第十位哈里发的一个孙子，他的舅父们是柏伯尔人，就住在休达附近。他们保护了他。

在西班牙的南部，在休达的对岸那边，驻扎着从大马士革来的叙利亚军队。他跟他们取得联系，他们接受了他的领导。南方各城市，一个跟一个地开门迎接他。他坚持了好几年工夫，才把整个西班牙征服了。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任命一个人为西班牙长官，去争夺他的统治权。过了两年之后，那位哈里发接到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件礼物，就是那个长官的头颅，被保存在食盐和樟脑里，跟他的任命状一起包裹在一面黑旗中①。"感谢真主在我们和这样一个敌人之间，安置了大海！"这是哈里发的强烈的回答。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在一次比武中，也领教过这位可怕的对手的工夫。那次比武，在西方文学中永垂不朽。查理曼被认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盟友，因此，被认为是这位新的艾米尔或素丹（正如阿卜杜勒·赖哈曼所自称的那样）的天然的敌人。778年，查理曼派遣军队，穿过东北部西班牙边界而进军，深入到萨拉戈萨，但是，那座城坚决抵抗，而他国内的敌人又在威胁着他的政权，因此，他被迫撤退。在撤退的悲惨的道路上，经过比利牛斯山隘

① 阿拔斯王朝的国旗。——译者

口的时候，法兰克人部队的后卫，遭到巴斯克人和其它山居民族的攻击，他们的兵员和辎重，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战死的将领中有罗兰，他的英勇的抵抗，因《罗兰之歌》而流芳百世，这首歌不仅是早期法国文学的珍品，而且是中世纪最动人的史诗。

在打败各色各样的敌手的过程中，阿卜杜勒·赖哈曼建立起一支四万多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曾受过高度的训练，兵员主要是从非洲招募来的柏柏尔人。他就依靠他们的忠贞，来撑持自己的宝座。他知道怎样利用高官厚禄，来保持这批人的好感。757 年，他停止了在金曜日的讲道中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祷祝，但是，他没有自称哈里发。他和自己的几个继任者，以艾密尔或素丹的头衔为满足，直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才自称哈里发。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时代，西班牙已摆脱了伊斯兰教世界公认的哈里发的管辖，而变成第一个独立的省区。

阿卜杜勒·赖哈曼既统一了领域内的各地区，获得了暂时的太平，就偃武修文。他以实际工作表明，他的文教和武功，都是伟大的。他美化了领

域内各城市，又建筑了一座引水桥，把清水引入首都，还在首都的四周修建了城墙，而且在科尔多瓦的郊区，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宫殿和花园，他是以他的祖父在叙利亚东北所建筑的园林为范本的。他把水引入别墅，而且种了桃子、石榴等外国植物。他的花园里有一株孤独的枣椰，据说是从叙利亚初次输入的，他曾咏了一首温柔的诗，表达他对这株枣椰的感情。

阿卜杜勒·赖哈曼于788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两年，他建筑了科尔多瓦的清真大寺，可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的那两座伊斯兰教的圣寺争胜。经过他的继任者加以补充和扩大之后，科尔多瓦的这座清真寺，很快就成为西方伊斯兰教的胜地。这座不朽的建筑，有着林立、壮观的柱子和宽敞的外院。1236年被改成了基督教的大教堂，一直保存到今天，通俗的名称是“拉·麦兹克塔”（La Mezquita，清真寺）。除了这座清真大寺外，这个首都可以自豪的，还有建筑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后来被扩大到十七孔的石桥。伍麦叶人政权的奠基者的兴趣，还不限于人民的物质福利方面。他千方百计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企图把阿拉比亚

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努米底亚人、阿拉伯化的西班牙人和哥德人等纳入一个民族模型，而鼓铸之，那是一个很无望的任务；他所创始的文化运动，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曾使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期间，变成了世界两大文化中心之一。

当时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宫廷，是全欧洲最富于魅力的宫廷之一。拜占廷皇帝，德国、意大利、法兰西等国的国王，都派遣使节到这座宫廷来。这座宫廷的所在地科尔多瓦，有居民五十万人，有清真寺七百座，有公共澡堂三百所，其华丽仅次于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王宫有房间四百个，能容纳奴隶和警卫队员好几千名，王宫位于市镇的西北部，而市镇又位于摩勒纳山脉的横岭上，下临瓜达尔基维尔河。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于936年动工修建这座宫殿，相传修建费是他的一个宠妾的遗产。他最初的打算，是用这笔基金去赎取在基督教徒手中的战俘。后来，没有战俘可赎了，他才实行他的另一个宠妾宰海拉（花容）的建议，而且以她的名字宰海拉给他所修建的壮丽的官邸命名。大理石料是从努米底亚和迦太基运

来的；石柱、石盆和黄金雕像，是输入的，或者是君士坦丁堡的礼物；一万名工匠和一千五百只载运材料的牲口，工作了二十年，才把这座宫殿建成。后来的哈里发又加以扩建，宰海拉宫变成了一个皇家郊区的核心。这座宫殿的遗址，于1910年和以后的岁月里，被发掘出一部分，到现在还可供游览。

在宰海拉宫里，哈里发的四周，环绕着由三千七百五十名奴隶组成的禁卫军，此外，他还统率着十万名常备军。slavs 这个名词，原来是专指日耳曼人等从斯拉夫各部族俘获、而卖到阿拉伯人手中的奴隶和战俘，后来，才兼指买来的外国人：法兰克人、加里西亚人、伦巴底人等，他们通常是在幼年时买来，而加以阿拉伯化的。借着西班牙的这些禁卫军的帮助，哈里发不仅能够防止叛乱和劫掠，而且能够削弱古老的阿拉伯贵族的势力。商业和农业也跟着繁荣了起来，国家的财源，成倍增加。皇家的岁入，达到六百二十四万五千第纳尔：三分之一用作军饷，三分之一用于土木工程，其余的三分之一，留作储备。科尔多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繁荣，安达卢西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富裕，这个国

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威风。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据说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才去世，他在遗书中说，他平生只知道有十四天是快乐的。

不管在什么王朝，穆斯林世界西部或东部的统治权，总是动荡不定的。在西班牙，自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夺取政权以来，伍麦叶王朝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统治。但是，在这个王朝第二位杰出的人物，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即位的时候，由于国内的动乱，部族的叛变，历代艾米尔的软弱无能，西班牙的有组织的穆斯林国家，缩小到科尔多瓦城及其郊区。

这位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象他的优秀的祖先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那样，是一个年轻人，即位时才二十三岁。他也是一个聪明的、有果断的年轻人。他把已丧失的各省区，一省接一省地收复了，而且恢复了各省区的秩序，然后以明智和才能加以管理。他从912年到961年在位五十年，在那个时代，这样长期在位，还是例外。这位艾米尔自称哈里发，在政治上，这是一件显眼的事件。西班牙伍麦叶人的哈里发帝国，就是他开创的。在他和他的两个继任者在位的时代，穆斯林在西方

的统治达到了极盛时代。这个时代，约在十世纪。在这个时代，科尔多瓦已变成了欧洲文化最高的地方，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科尔多瓦有居民十一万三千户，有郊区二十一处，有图书馆七十所，还有许许多多的书店、清真寺和公馆。科尔多瓦已获得国际声誉，而且使外宾感到敬畏和惊叹。科尔多瓦有铺砌的街道好几哩，从道旁小屋里射出的灯光，把大街照得通明，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就是“在巴黎，过了好几百年之后，下雨天如果有人敢出门走一走，大街上的烂泥，还会使他的两脚陷到踝骨。”①

阿拉伯人对于这些北方的野蛮人究竟有什么看法，可以从托莱多的学识丰富的法官萨义德的言论中得到明白的解答。据萨义德猜想，“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很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很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

① John W. Draper, *A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London, 1910), vol. ii, p. 31.

长。而且他们缺乏机警，智慧不足，愚蠢和痴呆，盛行于他们之间。”莱昂、那瓦拉、巴塞罗那等地的统治者，缺少外科医生、建筑师、歌手或裁缝的时候，都要到科尔多瓦来聘请。穆斯林首都的声誉，深入到辽远的德国，一个撒克逊的修女，称科尔多瓦为“世界的真珠”。

在哈里发帝国时代，西班牙是欧洲最富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这个首都夸耀自己有纺织工人一万三千多名，还有一个发达的制革工业。鞣革和在皮革上制浮花的艺术，从西班牙传入摩洛哥，再从这两个地区传入法国和英国，cordovan，cordwainer（科尔多瓦皮革），moroceo（摩洛哥皮革）等名词，就是最好的证明。毛织业和丝织业，不仅在科尔多瓦，而且在马拉加、阿尔梅里亚等中心城市发达起来。养蚕业原来是由中国人垄断的，穆斯林把蚕种传入西班牙，就在那里发达起来。阿尔梅里亚还出产玻璃器和黄铜器。巴伦西亚的培特那，是陶器的原产地。哈恩城和阿耳加尔维省，以金矿和银矿著称，托莱多以铁矿和铅矿驰名，马拉加以红宝石闻名。托莱多象大马士革一样，因产剑而著名于全世界。用金银镶嵌钢铁

等金属，制成各种花纹，这是从大马士革传入的艺术。后来，在西班牙和欧洲的几个工业中心发达起来，而在语言学的遗产中，留下英语的 damascene，damaskeen（金银线镶的细活）。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把在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他们开凿运河，种植葡萄，还传入稻子、杏子、桃子、石榴、桔子、甘蔗、棉花、番红花等植物和水果。半岛东南部的各大平原，气候特别温和，土壤特别肥沃，因此，发展成为城乡活动的许多重要中心。在这些地区种植小麦和其它谷物，也种植油橄榄和各色各样的水果。农民耕耘土地，收获物与地主共分。

农业的发展，是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事业之一，也是阿拉伯人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礼物之一。因为西班牙的园圃，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摩尔人"（安达卢西亚人）的痕迹。最驰名的园圃之一，是"精奈赖列夫"（Generalife 是从阿拉伯语 jannat al-'arif 得来的，意思是检查官的乐园），这是十三世纪晚期的遗迹，这个别墅是红宫（Alhambra）①外

① 红宫的名称 Alhambra，是阿拉伯语 *al-ḥamrā* 的讹误。——译者

围建筑物之一。这座花园是“天下闻名的，因为那里面有广阔的树荫，跌落的泉水，温和的微风。”这座花园仿佛是在台地上的一座圆形的剧场，用泉水灌溉，然后形成许许多多小瀑布，消失在花树、丛林和乔木之间，现在还有几株高大的丝柏和桃金娘遗留下来，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风景。

西班牙穆斯林工业和农业的产品，除供国内消费外，还有剩余。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这里输出棉花、油橄榄、橄榄油；从埃及输入布匹和奴隶，从欧洲和亚洲输入歌女。马拉加和哈恩的出口货，包括番红花、无花果、大理石和蔗糖。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麦加之间的贸易特别活跃。近代国际上的许多海上用语，例如 admiral（海军上将）、arsenal（兵工厂）、average（海损）、cable（锚索）、shallop（单桅帆船）等，都足以证明从前阿拉伯人在海上的霸权。

政府维持着正常的邮政业务。政府依照东方的式样，铸造货币，以第纳尔为金币的单位，以第尔汗为银币的单位。北方的基督教各王国中都使

用阿拉伯货币,这些王国在将近四百年中,除阿拉伯货币或法兰西货币外,没有任何货币。

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哈克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继任者)本人是一位学者,而且保护学问。他给与学者们宽厚的待遇,他在首都创办了二十七所免费学校。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科尔多瓦主要的清真寺里创办的科尔多瓦大学,在哈克木时代,在世界各大学中,跃居于卓绝的地位。这所大学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还优越,它吸引了许多基督教学生和伊斯兰教学生,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而且来自欧、非、亚三大洲。哈克木扩大了清真寺内的校舍,用铅管把泉水引到清真寺里来,还用拜占廷的艺术家带来的镶木细工,修饰了学校。他从东方聘请了许多教授到大学里来任教,并且捐赠大量的基金,作为他们的薪俸。

除了那所大学外,这座首都还有一所极大的图书馆。哈克木是一位藏书家,他的代理人在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地的书店里到处搜索,希望购买或抄写各种手稿。这样搜集到的书

籍，据说有四十万册。这些书籍的目录，就有四十四册，每册中有二十页是专用于诗集的目录的。哈克木可能是穆斯林各哈里发中最有学问的，他亲自使用这些手稿中的好几种著作；他还在某些手稿上作标注，后代的学者对于他的标注给以很高的评价。为了要获得《乐府诗集》的第一部手稿，哈克木把一千第纳尔寄给著作人伊斯巴哈尼，他是伍麦叶王室的苗裔，那时候他正在伊拉克编写他的这部伟大的著作。安达卢西亚文化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著名的荷兰学者杜齐，甚至热情地宣称："几乎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①，别的许多学者，承认他的说法是正确的②。当时基督教的欧洲，只懂得一些初步知识，而且主要的是一些牧师。

① Dozy, *Histoire des Musulmans*, vol. ii, p. 184.

② Nichols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p. 419.
Rafael Altamira, *The Co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i, p. 434.

对于西方的贡献

穆斯林的西班牙的大学门上有句传颂的铭文:“世界有四根支柱:哲人的学问,伟人的公道,善人的祈祷,勇士的功劳。”

关于穆斯林理想的这个欧洲的陈述,把学问放在第一位,这是意味深长的。阿拉伯的军事力量,曾经给西方世界以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并不是永恒的;阿拉伯人的宗教,没有激烈地引起欧洲人的想象;阿拉伯人关于公道的观念,只作出很少的先例;但是,穆斯林的学问,却在许多方面进入了西方的思想。穆斯林的西班牙,在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担当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西班

牙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学者和最富有创见的思想家，要推阿里·伊本·哈兹木(994—1064年)。他是伊斯兰教中想象力最丰富、著作最多的两三位作家之一。据传记学家的记载，他在史学、教义学、圣训学、逻辑学、诗学及有关学科方面的著作，达四百册。保存到现在的、他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使他获得了研究比较宗教学的第一位学者的荣誉。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圣经》里有种种费解的故事，在十六世纪高等批评[①]出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

在散文方面，十三世纪时代在西欧开始兴起的寓言、轶事、训戒故事等，同来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的阿拉伯作品，都非常相似。可爱的寓言《克利莱和迪木奈》，曾依卡斯提耳和莱昂的国王、英明的阿尔封索(1252—1284年)的命令，而译成西班牙语，后来不久，又由一个受洗的犹太人译成拉丁语。这部寓言的波斯语译本译成法语后，成为拉封丹著作的资料之一，这是这位诗人自己所承认的。西班牙的歹徒故事，酷似阿拉伯语的“麦嘎麦”。“麦嘎麦”是一种有韵脚的散文，用各式各样

① 对《圣经》内容的批评，叫做高等批评。——译者

的语言学的珍奇，加以点缀，利用一个骑士英雄的各种冒险故事，来进行一些道德的说教。但是，阿拉伯文学对中世纪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却是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这种形式帮助西方的想象力，从陈陈相因的那些狭隘的清规戒律里解放出来。从西班牙文学丰富的幻想，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学的模范作用。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一书里的才华，就是最好的例证。作者一度被俘虏到阿尔及利亚去，他并且诙谐地说，这部书是以阿拉伯语的著作为蓝本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只要人们使用阿拉伯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他们就非常喜欢作诗。无数的诗篇，口耳相传，流行很广，到处受到听众的赞扬。他们所欣赏的，与其说是诗歌的含义，不如说是诗歌的优美音调和绝妙措辞。说阿拉伯语的人民，对于歌词的优美与和谐，能感到真正的愉快，在西班牙，情况也是这样。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就是一位诗人，他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诗人。大多数的君主都有桂冠诗人生活在他们的宫廷里，随着他们出去旅行和打仗。塞维利亚曾夸耀自己有最大多数文雅的、具有才华的

诗人，但是，在很久以前，诗的火焰早已在科尔多瓦燃着了，后来，又在格拉纳达发出了光辉，在那座城市充当伊斯兰教的堡垒的期间，诗的光芒一直射向四方。

伊本·宰敦（1003—1071 年）是一位重要的、具有特征的诗人，他出身于阿拉伯贵族家庭，起初他是科尔多瓦一个寡头政治领袖的机要总管，但后来失宠了，大概是因为他迷恋了具有诗人气质的哈里发的女儿韦拉黛。他先被投入监狱，随后被放逐，但是过了几年，又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兼总司令，还给他一个文武大臣的称号，因为他既执剑，又拿笔。才貌双全的韦拉黛（1087 年卒），又妩媚，又多才，是西班牙的萨福①。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妇女，对于诗歌和文学似乎具有特别的才华和鉴赏力。

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在一定限度内，从陈陈相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了几种新颖的韵律形式，而且对于自然美几乎具有现代的敏感。

---

① 萨福（Sappho）是古希腊的女诗人，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她的著作大半是歌颂男女爱情的，流传下来的只有《少年之歌》和《维那颂歌》两篇。——译者

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通过歌谣和情歌，表现了一种温柔的、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中世纪骑士风的先声。声乐和歌曲，与诗歌结成同盟，而且维持了这种同盟关系。

阿拉伯诗歌，特别是抒情的诗歌，引起了本地基督教徒的赞美，而成为同化他们的有力的因素之一。民歌体和双韵体这两种诗歌体裁，发展成为卡斯提耳地方通俗的诗歌体裁，叫做村歌体(villancico)。这种体裁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

远在八世纪时，歌颂精神恋爱的、明确的文学形式，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在法兰西南部，到十一世纪末才出现第一批羽毛丰满的罗曼斯诗人，他们用异想天开的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们的跳动的爱情。活跃于十二世纪的行吟诗人，也是仿效他们南方的同时代的民歌演唱者的。由于追随阿拉伯的先例，讴歌美女之风，突然兴起于西南欧洲。早期欧洲文学最高贵的丰碑《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出现于1080年之前。这诗篇标志着西欧的一种新文明的开端，正如荷马的诗史标志着具有

历史意义的希腊的开端一样，而这首诗却是由于在军事上和穆斯林的西班牙接触而产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初等教育是普及的。跟一切穆斯林国家一样，初等教育的基础，是诵读和抄写《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和阿拉伯诗。妇女在教育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明，在安达卢西亚不准妇女受教育的原则是不大适用的。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古兰经》注释、教义学、哲学、阿拉伯语法、诗学、辞典编纂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有几座主要城市的学校，可以叫做大学。科尔多瓦大学，除教义学系和法律学系外，还有天文学系、数学系和医学系。在这所大学注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凡持有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者，可以任王国中油水最多的官职。格拉纳达大学的课程，包括教义学、法律学、医学、化学、哲学和天文学。卡斯提耳学生和其它外国留学生，都光顾这所大学。

图书馆和大学是一道兴盛起来的。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是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一些私人，包括妇女，各有自己所珍藏的图书。穆斯林的生活缺乏希腊和罗马的两大特征：政治会议和剧场。这种特殊情况，几乎使书籍成了求知

识的唯一手段。

要不是本地的工厂能制造书写用纸，安达卢西亚想要有这么多书籍，是不可能的，把造纸术传入欧洲，是伊斯兰教对于欧洲的最有益的贡献之一，我们研究巴格达的时候，已注意到这一点了。造纸术是从东方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中叶，再从那里传入西班牙的。这件历史事实可以从语言学得到证明，英语的 ream（纸的一令）①一词，得自古法语的 rayme，rayme 从西班牙语的 resma 变来，resma 又从阿拉伯语的 rizmah（一捆，一把）借来的。在西班牙之后，约在 1270 年，造纸工业又在意大利兴盛起来，也是由于穆斯林的影响，大概是从西西里岛传入的。法兰西有第一批造纸厂，应归功于西班牙的传授，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应归功于十字军的归国。从这些国家，造纸术逐渐传遍了欧洲。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位秘书，常常在家里把公文写好，再送到一个特别的机关去复制——印刷（tab'，石印）——许多份，然后，分送到政府的各机关去。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势力被摧毁之后，菲利普

① 汉文的令字，就是英文 ream 的译音。——译者

二世(1556—1598 年)和他的几位继任者，从各阿拉伯图书馆搜集的残存的书籍，不到二千册。这些书籍构成了埃斯科利阿尔图书馆的核心。这所图书馆，至今仍存在于马德里附近。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明其它的书籍是怎样增加进去的。十七世纪初期，摩洛哥的国王从首都逃难，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装在一只船上。船夫预先没有获得充足的船资，不肯把那船图书卸在适当的目的地。那只船在开往马赛的途中，落在西班牙海盗的手里，船里的三、四千册图书被菲利普二世拿去，收藏在埃斯科利阿尔图书馆，因此，该馆变成阿拉伯语写本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有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表示西方的伊斯兰教所能获得的、文学上的最高造诣和最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两个人是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伊本·赫兑卜，另一个是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兑卜原来是一位大臣，1371 年，由于宫廷中发生阴谋，他从格拉纳达逃到法斯。过了三年，有人因为私人的不和，对他进行报复，把他勒死了。他死之后，格拉纳达——即使不是整个阿拉伯的西班牙——就丧失了最后一位重要的作家、诗人兼政治家。伊

本·赫兑卜的六十多种著作，主要是关于诗歌、纯文学、历史、地理、医学和哲学的，约有三分之一流传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格拉纳达志》，这是一部内容宏富的著作。

伊本·赫勒敦的声望，是从他的《绪论》获得的。他在这篇《绪论》里，初次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正确地认识到气候、地理、道德和精神力量等物质条件的作用。伊本·赫勒敦致力于表述民族盛衰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历史的真正广度和性质的发现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少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没有一个阿拉伯作家，也没有一个欧洲作家，曾经用那样既渊博，又富于哲学卓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所有评论家一致的意见是，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于1406年去世。

阿拉伯人的地理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保持了古代的地圆说。我们已提过印度的观念，即世界的这个已知的半球，有一个“圆屋顶”或者“顶点”，坐落在与四个方位基点距离相

等的地方。这一“艾林”理论，进入了1410年出版的一本拉丁语的著作里。哥伦布从这本著作里知道了那条原理，因此，才相信大地象一个梨子，在西半球上与“艾林”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相应的崇高的中心。

在天文地理学和数学的领域中，对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些新颖的概念。十世纪中叶后，有人在西班牙刻苦地钻研天文学，这种研究曾获得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托莱多等地统治者的特别爱护。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大半相信星辰对于人类的吉凶祸福和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要研究星辰的这种影响，即研究占星学，必须确定世界各个地方的位置和那些地方的经度和纬度。占星学就这样变成了天文学的生身之母。拉丁的西方，正是通过西班牙，最后发现了东方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的启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学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的。十三世纪在阿尔封索十世庇护下编纂的阿尔封索历表，只是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阿拉伯著作家，因研究星宿，而给我们写下了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的头几章——因为，正如代数学和解析几何学一样，三角学大部

分是阿拉伯人创立的。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不朽的成绩，留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的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不仅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例如 Acrab（'aqrab，蝎子）、Algedi（al-jadi，小山羊）、Altair（al-ṭā'ir，牵牛星）、Deneb（dhanab，尾巴）、Pherkad（farqad，牛犊）等，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 azimuth（al-sumūt，地平经度）、nadir（naẓīr，天底）、zenith（al-samt，天顶）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而且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的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

从阿拉伯语借用的数学术语，最有趣的是 cipher 或 zero（零）。我们已经说过，阿拉伯人并不是零的发明人，但是，他们不仅把零和阿拉伯数字一道传入欧洲，而且教会西方人如何使用这种最方便的发明，从而便于把算术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要是没有零号，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数字分别排列在个、十、百等单位的栏里，而只能用珠算来计算了。

阿拉伯数字在非穆斯林的欧洲的传播，是非

常缓慢的。基督教的数学家，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部分时期中，坚持使用陈旧的罗马数字和算盘，或者采取折中办法，使用阿拉伯记数法和他们自己的旧式数字。新数字首先应用于实际的目的，是在意大利。比萨人雷俄那多，曾受教于一位穆斯林数学家，又曾游历北非，1202年他刊行了一部著作，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意大利的主要的里程碑。这部著作并且标志着欧洲数学的开始。如果继续使用旧式的数字，而要数学沿着某些路线前进，那是不可能的。计算的科学能有今日的进步，应该归功于零号和阿拉伯数字。

在博物学方面，特别是在纯正的和实用的植物学方面，正如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一样，西方的穆斯林，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世界的科学财富。他们对于枣椰和大麻一类植物的雌雄性的区别，做过正确的观察。他们把植物分成若干类，有些是由插枝生长的，有些是由种籽生长的，有些是天然生长的。在十二世纪末叶活动于塞维利亚的伊本·阿瓦木，曾写过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伊斯兰教中关于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中世纪时代最杰出的著作。这部著作

的部分材料，是得自较古的希腊著作和阿拉伯著作；另一部分材料，是西班牙穆斯林农民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论述了五百八十五种植物，并且说明五十多种果树的栽培方法。这部书就嫁接及土壤和肥料的特性，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论述了许多果树和葡萄的病虫害的症候，并且提出了治疗的方法。

西班牙的——事实上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驰名的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是伊本·贝塔尔，他于1248年死于大马士革，遗留下中世纪时期第一流的药方总集。

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极大部分是副业医生，只有小部分是专业医生。我们已经讲过，伊本·赫兑卜是一位风格优美的作家兼史学家，跟其它的许多医生一样，他还以御医的身分兼任大臣。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曾蹂躏了欧洲，基督教徒认为是天灾，束手无策。这位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医生却写了一篇论文，主张传染说。下面引证的这一节，可以阐明他的论点：

"有人说：'教律否认传染，怎能承认传染的可能性呢？'我们回答他们说：接触传染的存在，是可

以用体验、研究、感官的证据和可靠的报告等，加以证实的。这些事实构成一个坚实的论证。传染的事实，对于研究者已变得很明白了，他注意到，凡是与病人接触的都害病，凡是不与病人接触的都平安无事，而且传染是以衣服、容器、耳环等为媒介的。”

在穆斯林们统治西班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东方文化以较高的水平流入安达卢西亚，有许多西班牙学者负笈远游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甚至到河外地区①和中国；但是，在十一世纪和以后的各世纪中，文化潮流的方向改变了。在十二世纪时，这种文化潮流，已强大到足以流往欧洲的程度了。西北非洲和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克利摩那人热拉尔和迈克尔·斯科特工作的地方——对于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主要的三大医学传统：伊斯兰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最后终于达到了可以混合起来的地步。通过这些译本和同类的译本，一些阿拉伯的术语，传入了欧洲的各种语言。julep（译自阿拉伯语的 julāb，来源于波斯语的 gulāb，蔷

① 河外地区是指中亚阿姆河以北的地区。——译者

薇水），是一种芳香的药水，〔rob（译自阿拉伯语的 rubb）是一种用蜂蜜和蒸浓的果汁做成的甜剂〕①；syrup（译自阿拉伯语的 sharāb）是依照法定配方而制成的糖水，有时依照特种疗法，加上药剂而制成糖浆。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证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里，Soda 的意义是头痛，sodanum 的意义是头痛药。这两个术语是译自阿拉伯语的 sudā‘，意思是剧烈的头痛。有些化学术语，是通过阿拉伯著作的拉丁语译本而传入欧洲的，例如 al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kali（碱）、antimony（锑）。

西班牙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内。他们和他们在东方的同教人，把希腊哲学加以改造，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调和信仰和理性、宗教和科学方面的贡献，然后把它传给拉丁的西方。在这个传递的锁链中，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构成了最后的和最坚实的环节。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家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真理，柏拉图是真理，《古兰经》也是真理，但是，真理必须是合一的。因此，把这三者加以调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 579 页补充。——译者

和是必要的，他们就专心致志地从事于这个任务。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神学里的种种教条和神秘性，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的哲学家们所发展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们所发展的一神教，是古代西方和古代东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把这两大思潮加以调和，然后把它传入欧洲，这是巴格达和安达卢西亚两地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思想家们永恒的光荣。他们的贡献，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种贡献，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而且影响了晚期的基督教神学〕①。

一套新概念，主要是哲学的和医学的概念，注入了西欧，这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和经院哲学时代的开端。由于与阿拉伯思想的接触，欧洲人对于科学和哲学发生了兴趣。他们因重新认识古代希腊的学问而受到了鼓舞，并从此走上了独立地、迅速地发展自己文化生活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直到现在还在享受着。

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产生过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在这里只能谈到少数的几个人。伊本·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580页补充。——译者

图斐利（1185 年卒）是显著的人物之一。他的杰作是一篇新颖的哲学性小说，叫做《哈义·伊本·叶格赞》（Hayy ibn-Yaqẓān），他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能力，虽无外面的帮助，也能达到认识上界，也能逐渐发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这篇小说是中世纪时期文学中最可爱的和最新颖的小说之一。于 1671 年由小波科克初次译成拉丁语，后来又译成欧洲的大多数语言，包括荷兰语（1672 年）、俄罗斯语（1920 年）、西班牙语（1934 年）。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雏形。

根据影响来判断，特别是根据对于西方的影响来判断，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哲学家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兼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阿维罗伊（阿拉伯原名是伊本·鲁世德）。他于 1126 年出生于科尔多瓦。阿维罗伊对于医学的主要贡献，是一部医学著作。在这部书里，他已经认识到一生不会害两次天花的事实，并且对网膜的机能也有了更正确的叙述。但是，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著称的。我们必须记住，一位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是一位著作家，他编撰一部科学

的或哲学的著作的时候，是利用一部较古的著作为背景和框子的。因此，阿维罗伊的注释就是一系列论文，一部分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著作的名称，而解释其内容，与其说他是穆斯林的亚洲或穆斯林的非洲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基督教的欧洲的人物。在西方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教师”，而阿维罗伊是“注释者”。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的思想，一直为阿维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所激动，这是任何其他著作家都不能比拟的。自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的四百年间，“阿维罗伊主义”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尽管这个思想学派，先后在西班牙穆斯林世界，在犹太教法典学者中间，在基督教牧师中间，引起了正统派的反对。阿维罗伊是一个唯理论者，他主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理性的判决，但他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不是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上帝的创造是进化的：不是几天的事情，却是永恒的事情〕①。早期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曾经把几种伪书，包括带有新柏拉图派特征的几种著作，当做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阿维罗伊的哲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 584 页补充。——译者

学，是要恢复比较纯洁的、而且更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教会当局把他的著作中讨厌的部分加以删削后，规定为巴黎大学和其它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在现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前，阿维罗伊所创始的理智运动，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假借它的名义而提出的一切错误观念，一直是欧洲思想中有生命的因素。

当代的哲学家当中，能继承阿维罗伊的领袖地位的人，是犹太教徒伊本·麦蒙（希伯来语的摩舍·本·美蒙，拉丁语的美莫奈迪斯），他是阿维罗伊的同乡人和同时代的人，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最著名的犹太教医学家和哲学家。他于1135年生于科尔多瓦，但是，由于穆斯林的迫害，他的家庭于1165年前后，逃到了开罗。某些传记家说，他在西班牙时公开信奉伊斯兰教，暗地里却信奉犹太教，这种说法，近来已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开罗，他变成了鼎鼎大名的萨拉丁和他儿子的御医。自1177年开始，他担任开罗犹太人会堂的总教长，于1204年死于开罗。他的遗体是依照他的遗嘱用手托运到太巴列① 去埋葬的，从开罗到那

① 在巴勒斯坦北部。——译者

里去的道路，是从前摩西走过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有成群结队的香客，到他的朴素的坟墓去朝拜。现代埃及贫穷的犹太教徒患病的时候，往往到开罗摩舍·本·美蒙教长的犹太人会堂的地下室去过夜，以谋求病症的痊愈。犹太教徒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从摩西到摩西，谁也比不了这个摩西（指伊本·麦蒙）①"。由此可见，他是怎样受到犹太教徒的尊敬。

美莫奈迪斯以天文学家兼教义学家和医学家著称，但是，他最大的声望还在哲学方面。他改进了包皮环截术的方法，指出痔疮是便秘造成的，患痔疮者应该常用以蔬菜为主的清淡食物，他对于卫生学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是《迷途指南》。在这部著作中，他企图调和犹太教教义和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用更广泛的术语来说，他企图调和信仰和理性。他把先知所见的幻象解释成心灵的经验。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他是以科学思想战士的身分，站起来跟《圣经》

① 摩西（穆萨）是犹太的民族英雄，伊本·麦蒙的名字也叫摩西。这句话的意思是：伊本·麦蒙是史无前例的，但摩西除外。——译者

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因此，他激怒了保守派的教义学家。他们把他的名著《迷途指南》，叫做《指向迷途》。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是独立发展的，却与阿维罗伊的思想很相似。他象阿维罗伊一样，不懂希腊语，完全依靠阿拉伯语的译本。由他提出，但他并不赞成的创世说，是一种原子论，有别于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另外两种创世说：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学说，以上帝为万物的创造者，一种是哲学家的学说，即新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说。他的著作，除一种外，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是，他所用的是希伯来字母，他的著作不久就译成了希伯来语，后来有一部分译成了拉丁语。这些著作的影响，无论从空间和时间来说，都是深远的，主要是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这些著作仍然是犹太教思想传入非犹太民族的主要媒介。现代评论家在多明哥派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亚勒伯图的著作，可以证明此点。他们还在亚勒伯图的对手邓司各脱斯的著作里，在斯宾娜莎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都找到了这种痕迹。

这个时代主要的神秘派哲学家，是另一位西

班牙的阿拉伯著作家伊本·阿拉比，他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最伟大的思辨的天才，曾活动于塞维利亚，1240年死于大马士革，他的坟墓现在还在那里。他在一本著作里对穆罕默德的夜间旅行和登上第七层天的说法，加以发挥，因此，伊本·阿拉比的著作，变成了但丁的杰作的先驱。

到了十三世纪末，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已经传入欧洲。以托莱多为入口，经过比利牛斯山，而通到北方去的学术道路，沿着普罗文斯省和阿尔卑斯山的山道，而进入洛林、德国和中欧，并横跨海峡，而进入英格兰。马赛、图卢兹、纳尔榜、蒙彼利埃等城市，是在法国传播阿拉伯思想的中心。在法兰西东部的克律尼，有一所著名的修道院，收容了一批西班牙僧侣，在十二世纪期间，那里是传播阿拉伯学问的重要中心。这所修道院的院长、可敬的彼得，于1141年发起了第一部拉丁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还编写了各种攻击伊斯兰教的小册子。阿拉伯的科学，于十世纪时传入洛林省，使那个地区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变成了具有科学影响的中心。洛林地区的列日、革利兹和科隆等城市，对于阿拉伯学问的发芽开花，提供了最肥沃

的土壤。阿拉伯的学问，把光芒从洛林放射到德国各地，并且由出生于洛林或者受教育于洛林的人士传入诺曼的英格兰。西班牙的阿拉伯学问，就这样普及于西欧。西班牙作为媒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字取代新月

在回历一世纪中，阿拉伯沙漠的居民征服了文明世界的极大部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与这种高速度相比的话，那就是在回历三世纪中叶和四世纪中叶，他们的后裔的统治飞速地衰落。820年前后，集中在巴格达哈里发个人手中的权力，比集中在当时活着的任何别人手中的权力都要多些；到了920年，他的继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缩小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他自己的首都里，也很难感觉到他有什么权力。到了1258年，那座首都已成了废墟。随着巴格达的陷落，阿拉伯人的领导权就永远消失了。真正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总崩溃，有种种外部因素，野蛮人的突击（这里指的是蒙古人或鞑靼人的突击）虽然是惊人的，实际上只起了推动作用。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了雨后春笋般

的无数王朝和准王朝，连这种现象也只能看作是症状，不能看作是病根。跟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一样，在病人已经气息奄奄、命在旦夕的时候，强盗们才明火执仗地打进门来，把帝国的遗产抢得一干二净。

哈里发帝国，趋于分崩离析。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治理的方法，又不能促进长治久安。压迫剥削和横征暴敛，是被认可的政策，是通则而不是例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阿拉比亚人自己当中，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旧有的隔阂，继续存在。无论伊朗的波斯人，突兰的突厥人，含族的柏伯尔人，都没有跟闪族的阿拉比亚人结合成一个纯一的整体。没有同种意识，把这些不同的分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伊朗人念念不忘他们的古老的国家光荣，从来没有服从新的政治制度。柏伯尔人随时准备拥护任何分裂运动，模糊地表现了他们的部族感情和异族观念。在漫长的岁月中，叙利亚的人民，期望着有一个领袖起来，把他们从阿拔斯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伊斯兰教内部的离

心力作用之大，并不亚于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十分活跃，积极地创建了十叶派、盖尔麦兑派、易司马仪派、哈沙史派（阿萨辛派）等等教派。这些集团中有几个不仅是宗教派别，盖尔麦兑人曾用他们的几次狂风，震撼了帝国的东部，后来不久，法帖梅人就夺走了帝国的西部。伊斯兰教再不能把自己的皈依者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哈里发帝国也再不能把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和中亚细亚的领土，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单元了。

其次，还有许多社会的和道德的瓦解力量。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由于有无数的阉人，就有可能大量地蓄妾；女奴和青年男奴（ghilmān），对于男性的颓废和女性的堕落，起了最大的作用；皇室内漫无限制的偏房，无数的异母兄弟和无数的异母姊妹，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嫉妒和阴谋；再加上豪华的奢侈生活，经常的饮酒唱歌；这种种因素，耗尽了家庭生活的元气，难免产生一代比一代

懦弱的王室子嗣。继任权又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这些子嗣的力量，由于互相争夺继任权，而更加单薄了。

各种经济的因素，也不可以抹煞或低估。横征暴敛和只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地方政治，都削弱了农业和工业。统治者日益富足起来，人民却日益贫困下去，二者适成反比。大的国家里，产生小的国家。这些小国的首长，剥削人民，把他们当做农奴。连年的流血战争，耗尽了人力，以致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泛滥，定期地造成巨大的破坏，帝国各地区的饥荒，又加重了灾难的危害性。在鼠疫、天花、恶性疟疾和其它热病的面前，中世纪的人是束手无策的。这些传染病，时常流行，使许多广大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自阿拉比亚人征服亚非地区四百年以来，阿拉伯语的编年史上，记载了四十多次比较重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西班牙和欧洲其它部分的穆斯林势力的土崩瓦解，具有种种原因。这些原因，与哈里发帝国东部和中部的崩溃的各种原因，大致相同。不过加以致命的打击者，在西方的是基督教的军队，在东

方的却是蒙古人的军队。

科尔多瓦的伍麦叶哈里发帝国，于1031年崩溃。从这个帝国的废墟里，出现了一个由许多穆斯林小国偶然结成的集团，这些小国，互相残杀，弄得筋疲力尽。在许多城市或省区中兴起的、此类短命的王国，不下二十个。这些小国的首席地位，起初是归于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的宫廷，曾享受过一个光荣的时期，其地位仅次于科尔多瓦的宫廷。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塞维利亚跟其它小国一道，变成了一个新兴势力的牺牲品，这个新兴的势力，是来自摩洛哥的一个柏伯尔人的王朝。柏伯尔人在西班牙称霸的时期，从此开始了。

控制了西北非洲和西班牙的这个柏伯尔人的王朝，叫做穆拉维德王朝。这个名称是一个阿拉伯名词的讹误，原名的意思是"武装的僧侣"。穆拉维德人原来是一个军事性的兄弟会，最初的会员，是来自各部族。他们都戴着口罩，把眼睛以下的面部全遮起来，他们的后裔泰瓦里格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种风俗。因此，他们获得了另一个称号，即戴面幕者。继穆拉维德人而起的，是另一个柏伯尔人的王朝。许多阿拉伯王朝中值得一提

的，是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这个王朝的成员之一穆罕默德·加利卜（al-Ghālib，胜利者，1232—1273年在位）曾建筑了举世闻名的红宫（Alhambra）。

东方的或西方的各小王朝的盛衰兴亡，标志着哈里发帝国崩溃的过程，这个过程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故事的主要轮廓，特别是欧洲穆斯林势力晚期的故事的主要轮廓，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有趣味的，而且往往是形成对照的各种人物和各种文化倾向于互相混合和调和的意味深长的证据，甚至在他们最残忍地一心要互相扑灭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这种倾向。人类能传递其学问及其艺术，人类文明中最高贵的和最持久的因素的线索，就潜伏在这种能力之中。

远在十一世纪伍麦叶王朝崩溃的时候，基督教的再征服的时期，早已开始了。实际上，西班牙史学家认为718年的科法敦加战役，已标志着再征服的真正的开端。在此战役中，阿斯土里亚斯的首领培拉约，阻止了穆斯林的前进。穆斯林们若在八世纪时摧毁了北方山区中基督教势力最后的痕迹，那么，西班牙后来的局面可能会完全不

同。起初，北方基督教各首领之间不断的摩擦，妨碍了收复失地的任务，自1230年卡斯提耳和莱昂之间实现了最后的联合之后，收复的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十三世纪中叶，除格拉纳达外，再征服的事业实际上已经完成了。1085年，托莱多陷落；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

十三世纪以后，两大过程在起着作用：西班牙的基督教化和西班牙的统一。使这个国家基督教化是一回事，再征服这个国家而加以统一，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根深柢固的唯一地区，是较早的闪族迦太基①文明繁荣过的地区。西西里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说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与迦太基文明和西洋文明之间的旧有分界线，是互相符合的。十三世纪时，全国各地已有许多穆斯林臣属于基督教徒，不是被征服，就是受条约的约束，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法律和宗教。这样的穆斯林被称为穆迪查

① 迦太基在突尼斯附近，北纬36度50分，东经10度13分。原来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商业很发达，势力遍及地中海西部和西班牙南部。——译者

尔人（Mudejars），这是一个阿拉伯名词的讹误，意思是驯服的人。有些穆迪查尔人，现在已忘记了他们的阿拉伯语，而完全采用罗曼斯语，或多或少地为基督教徒所同化。

走向西班牙最后统一的步伐虽是缓慢的，然而是稳健的。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领土只是由两个王国构成的，一个是卡斯提耳王国，另一个是阿腊贡王国。1469 年，阿腊贡的国王斐迪南与卡斯提耳的女王伊萨培拉结婚。这次婚姻把两个王国的两顶王冠，永远地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给西班牙穆斯林的势力，敲了丧钟。奈斯尔王朝的素丹们，对于日益增长的危险，已经束手无策了。由于王朝内部纠纷的缠绕，后期的几位素丹处境更加危险了。自 1232 年到 1492 年在位的二十一位素丹，有六位曾经上台两次，有一位曾经上台三次。经过长期的、猛烈的围攻之后，基督教的军队，于 1492 年 1 月 2 日进入格拉纳达城，那是美洲历史开端的日期。“十字取代了新月”。

斐迪南和伊萨培拉两位天主教君主，没有履行投降条约里的条款。在女王的听忏悔的牧师西密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的领导下，一

个强迫改教的运动，于 1499 年开始了。这个红衣主教，起初想用焚书的办法，取缔关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语书籍的流通，格拉纳达变成了把阿拉伯语手写本当做燃料的大篝火的场所。宗教法庭在当时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工作很忙。在攻克格拉纳达后，所有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现在都被叫做摩利斯科人（Moriscos，西班牙语，意思是小摩尔人），罗马人把西非洲叫做 Mauretania（毛里塔尼亚），把西非洲的居民叫做 Mauri（毛里，这大概是一个腓尼基名词，意思是西方的），西班牙语的 Moro 和英语的 Moor，就是从此得来的。因此，柏伯尔人是原来的摩尔人，但是，平常把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做摩尔人。菲律宾的五十万穆斯林，到现在还通称摩洛人（Moros），这是麦哲伦于 1521 年发现菲律宾群岛时西班牙人赠给他们的名称。摩利斯科这个名称，本来只用于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

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说一种罗曼斯方言，而用阿拉伯字拼写。摩利斯科人当然有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是西班牙人的子孙，现在要他们全体都“注意”，他们的祖先是基督教

徒，他们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就要面临违抗命令的后果。穆迪查尔人和穆利斯科人被归入一类，他们中有许多人变成了秘密的穆斯林，表面上承认基督教，暗地里遵行伊斯兰教。有些人到教堂去举行基督教的婚礼，回家后，再依照伊斯兰教的仪式，秘密结婚；许多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公开的基督教名字，一个是私下使用的阿拉伯名字。远在 1501 年，就公布了一道法令，要卡斯提耳和莱昂的全体穆斯林，如果不放弃伊斯兰教，就要离开西班牙，但是，这道法令显然没有严格执行。1526 年，阿腊贡的穆斯林，又面临了这样的抉择。1556 年，菲利普二世颁布了一个法律，要求留下来的穆斯林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甚至命令拆毁西班牙的一切澡堂，因为澡堂是外道的遗物。一次叛变（这是同类叛变的第二次），从格拉纳达开始，蔓延到邻近的山区，但是被扑灭了。最后的驱逐命令，是 1609 年由菲利普三世签署的，结果，所有的穆斯林都被强迫逐出了西班牙的领土。据说，有五十万人遭受了这个厄运而在非洲登陆，或坐船到更远的伊斯兰教的海岛上去了。摩洛哥海盗的许多队伍，主要是从

这些难民中招募的。自格拉纳达陷落，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约有三百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西班牙的摩尔人问题永远解决了，这件事变成了这条规律的最显著的例外：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定在那里。“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象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在那种黑暗中，西班牙永远摇尾乞怜。①”

西班牙宗教艺术古迹全被毁灭了，只剩下最早的和最壮丽的一件古迹，即科尔多瓦的清真大寺。这座清真大寺，是于786年奠基的，建筑在一所基督教教堂的遗址上，那所教堂原来是一所罗马人的庙宇。清真大寺的主要部分和那个方形的尖塔，是793年完成的。西班牙的尖塔是非洲式的，非洲的尖塔，又是模仿叙利亚的。一千二百九十三根柱子，象逼真的树林一样，支撑着清真大寺的屋顶。用基督教教堂的铜钟做材料而制成的铜吊灯，照明了这座建筑物。“每个枝形灯架上，点一千支烛；最小的灯架上，点十二支烛。”拜占廷的技工，被雇用来装修这座建筑物，正如他们可能

① Lane-Poole, *Moors in Spain*, p. 280.

被雇用去装修伍麦叶人在叙利亚的各清真寺一样。从哥德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八万枚金币，被奠基者用作这座清真大寺的建筑费。扩建和修缮的工作，由穆斯林们进行到1000年。现在，这座建筑早已改为圣母升天大教堂。

塞维利亚的堡宫（Alcazar，阿拉伯原名是 al-Qaṣr）和格拉纳达的红宫（Alhambra，阿拉伯原名是 al-Ḥamrā'），都具有豪华而且庄严的装饰，这两座非宗教性的古迹，是保存下来的、最壮丽的建筑物。塞维利亚的那座堡宫里面最古老的部分，是托莱多的建筑师，在1199—1200年间替穆瓦希德王朝的长官建筑的。穆瓦希德王朝是继穆拉维德王朝而兴起的第二个柏伯尔人的王朝，他们统治了穆斯林的西班牙。"穆瓦希德"（Muwaḥḥid）是阿拉伯名词，意思是"唯一神教徒"。1353年，穆迪查尔的工人们，又按照穆斯林风格，而替暴君彼得加以重建，这座古建筑物，向来用作王室的公馆，直到几年以前。科尔多瓦、托莱多等西班牙城市，到处都建筑起堡宫来，而塞维利亚的这一座堡宫却是最著名的。在西班牙最近的内战中，托莱多的那一座，已遭到了重大的破坏。

在红宫里，西班牙穆斯林的装饰艺术的体系，已登峰造极了。格拉纳达的这座卫城，具有镶嵌细工、钟乳状饰、铭文等丰富多彩的装饰，设计和结构得这样壮丽辉煌，以致被认为是此类工艺的极品。约在1248年，由奈斯尔王朝的一位素丹开始修建，约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全部竣工。

马掌形的弓架结构，变成了西方穆斯林建筑物的特征，远在伊斯兰教之前，这种形式早出现于近东。各种圆马掌形的弓架结构，被用于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最后的这种形式，在西方以摩尔式弓架结构著称，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无疑地早已存在于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穆斯林，特别是科尔多瓦的穆斯林，把这种式样用于建筑和装饰，而且加以广泛的采用。阿拉伯人的科尔多瓦，还有一件真正新颖的贡献，就是以交叉的弓架结构和可见的、交叉的弯梁为基础的圆顶体系。在科尔多瓦发展起来的这些建筑特征和其它的建筑特征，由穆扎赖卜人①传布到半岛北部的托莱多等中心城市。在这儿，基督教徒的传统与穆斯

① 穆扎赖卜人(Mozarab)，是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名称。——译者

林的传统融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确定的风格，其特征是几乎定规地采用马掌形的弓架结构和圆顶。在穆迪查尔工人的手中，这种混合的艺术达到了很完美的程度，而且变成了西班牙的民族风格。

在格拉纳达陷落后很长的期间，摩尔的舞女和歌手，继续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本地人助兴。里伯拉新近的研究，倾向于说明西班牙的通俗音乐，事实上是整个西南欧洲的通俗音乐，在十三世纪时代和以后的年代里，正如那个地区的抒情的和历史的骑士故事一样，都可以回溯到安达卢西亚，然后再通过阿拉伯语，而溯源于波斯、拜占廷和希腊。哲学、数学和医学，从希腊、罗马传到拜占廷、波斯和巴格达，然后传到西班牙，再传遍整个欧洲，音乐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也是那样传布的。

在欧洲，除了西班牙以外，穆斯林在那里取得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是西西里岛。远在652年，穆斯林们对西西里岛，早已开始进行不时发生的袭击，征服这个岛屿的工作，在827年完成。在此后的一百八十九年间，西西里岛在强横的阿拉伯族

长的统治下，整个的或部分的岛屿，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省区。以巴勒莫为省会。

正如西班牙是向北进一步进行侵略和暂时的征服的基地那样，西西里岛变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基地。突尼斯和西西里岛的统治者，艾格莱卜王朝的易卜拉欣二世，于902年去世之前，跨过墨西拿海峡，把圣战带到了意大利的趾尖[1]卡拉布里亚[2]，但是，他并不是踏上意大利土地的第一个阿拉伯入侵者。在巴勒莫陷落后不久，艾格莱卜王朝的将领们，就干涉了南部意大利互相对抗的伦巴底人的争端。当时意大利的后跟和趾头，都还在拜占廷皇帝的掌握之中。在那不勒斯于837年向阿拉伯人求援的时候，穆斯林的杀声，就响彻了维苏威火山的斜坡。大约过了四年，亚得里亚海西岸上的巴里，又被攻下了，这座城在随后的三十年内，变成了主要的基地。大概在同一时期，胜利的穆斯林，出现于威尼斯。846年，连罗马也受到阿拉伯舰队的威胁，这些舰队在俄斯提阿登陆，未

---

① 意大利的地形，很象一只马靴，所以有趾尖、趾头、后跟的说法。——译者

② 现代的勒佐加拉勃利亚。——译者

能侵入不朽的都市罗马的城墙，只洗劫了梵蒂冈旁边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墙外面的圣保罗大教堂，还亵渎了教皇们的陵墓。三年之后，另一支穆斯林舰队又到达俄斯提阿，但是，被大风浪和意大利的海军摧毁了。根据拉斐尔的草图而创作的一张油画，描绘了这次海战和罗马化险为夷的情景。但是，穆斯林这样坚固地占有意大利，以致为了慎重起见，教皇约翰八世（872—882年）还缴纳了两年贡税。

艾格莱卜人并没有把他们的作战限于意大利海岸。869年，他们攻克了马耳他岛。十世纪时候，海盗式的袭击，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向外面扩张，通过阿尔卑斯山各隘口，进入中欧。阿尔卑斯山上，现在还有几座要塞和城墙，据游客的响导们说，那是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侵略中欧的遗迹。某些瑞士地名，如介比（Gaby）、艾勒介比（Algaby）等，大概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al-jābi，收税官）。

871年，基督教徒收复了巴里，这标志着穆斯林对意大利和中欧的威胁开始结束。巴里的将领们竟自称素丹，不受巴勒莫的艾米尔的节制。拜占廷的皇帝巴齐尔一世，于880年从穆斯林们的

手里抢走了另一个重要的要塞塔兰托。过了几年之后，又从卡拉布里亚赶走了遗留下来的最后一批阿拉伯人。二百五十年前，从辽远的阿拉比亚开始的土地扩张运动的最后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现在还有些萨拉森了望塔，仍然点缀着那不勒斯以南无比清秀的海岸线，当年，当阿拉伯舰队从西西里岛或非洲开来的时候，就从这些塔上发布警报。

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岛的开始，是高维尔人坦克累德的儿子罗吉尔伯爵于1060年夺取墨西拿，征服的最高潮是1071年夺取巴勒莫，1085年夺取锡腊库扎，1091年征服完毕。1090年马耳他岛被罗吉尔占领。诺曼人在意大利本部建立的强大的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时又稳稳地控制了这块新征服的领土。

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看见一种有趣味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文化的开花期。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整个时代，混合着希腊和罗马文化宝贵遗产的东方文化潮流，涌到了这个富有过去各种文明的海岛上来。这种东方文化，在诺

曼人统治时代已经成形，而且使诺曼文化具有了显著的特征。从前，阿拉伯人热中于战争和争吵，顾不得发展各种和平的美术，但是，他们的天才现在开花结果了，这表现为一种阿拉伯——诺曼的艺术和文化的欣欣向荣。

罗吉尔一世，虽然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步兵大部分是从穆斯林中招募来的，他保护阿拉伯的学向。他的左右尽是东方的哲学家、占星学家和医学家，他给非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他在巴勒莫的宫廷，东方色彩多于西方色彩。西西里岛是一个基督教王国，但是，穆斯林们却担任着一些最高级的官职，这种奇特的现象，过了一百年才消失了。

写在纸上的、最古的欧洲文献，是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那是罗吉尔一世的妻子所颁布的法令，很可能是1109年发布的。文献的纸张，可能是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从东方输入的，而不是他们在西西里岛制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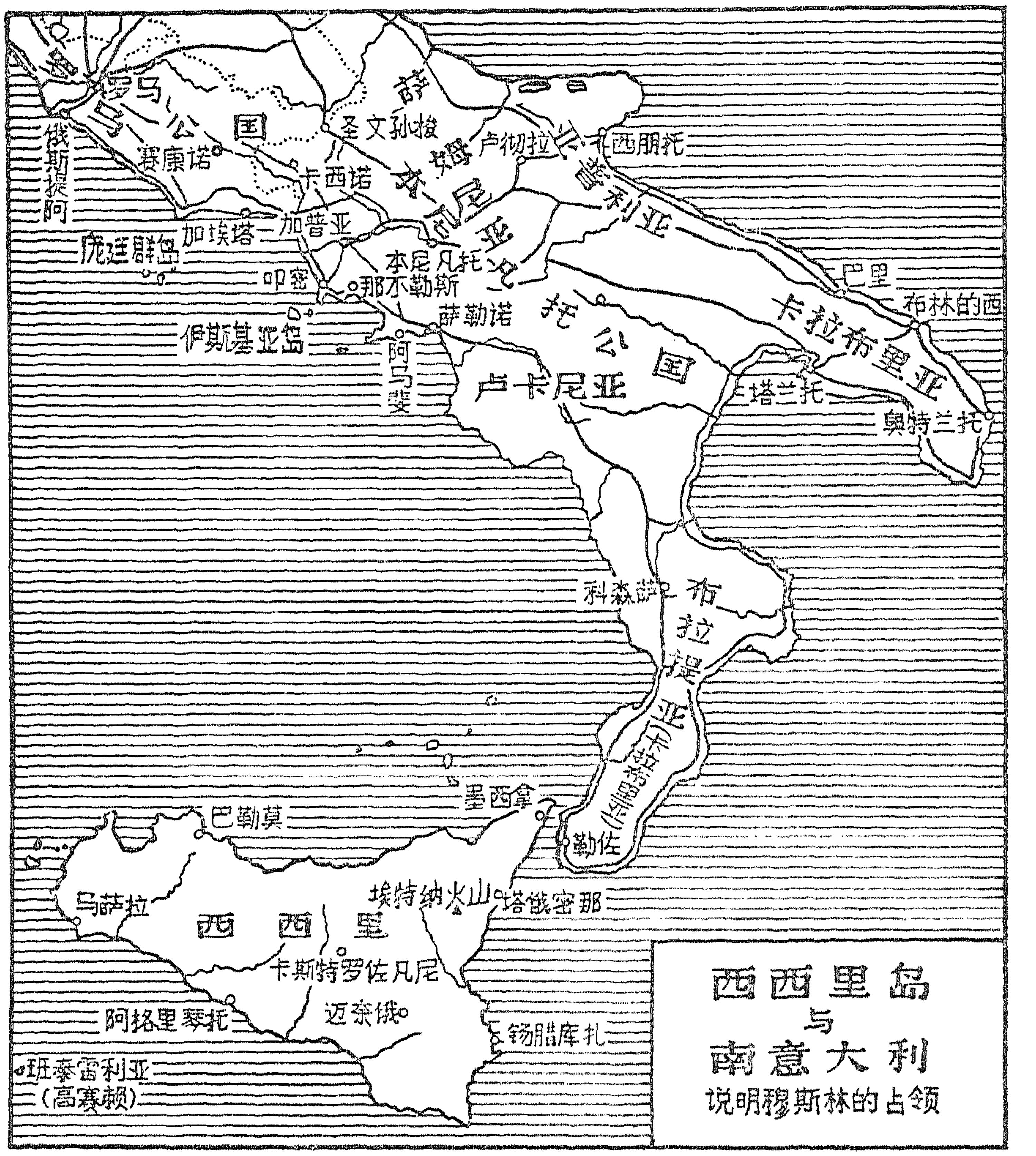
稀奇的、令人神魂颠倒的、西西里—阿拉伯朝代，是由罗吉尔一世开始的，在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罗吉尔二世（1130—1154年）时代和腓特烈二

世时代，达到了极点。罗吉尔二世打扮成一个穆斯林的样子，评论者称他为“半个异教徒的国王”。他的长袍上绣着阿拉伯文字的装饰。甚至在他孙子的统治下，一位编年史家，还看见巴勒莫的基督教妇女，穿着穆斯林妇女的服装。

为罗吉尔二世的宫廷增光的主要人物，是易德里西，他是中世纪时代最驰名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他于1100年生于休达，1166年去世，父母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毕生在罗吉尔二世的庇护下，在巴勒莫工作。他题赠罗吉尔二世的论文，不但总结了托勒密和麦斯欧迪等前辈的著作中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是根据派往各地实测者的新颖的报告而写成的。在资料的批判性的校勘工作中，易德里西表现了特别远大的眼光，并且能够理解地球浑圆等基本事实。他认为尼罗河源是在非洲的赤道附近的高地上，这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叶才被发现的。除这部纪念碑式的著作外，易德里西还替他的诺曼的庇护者用银子制造了一个天球仪和一张盘子形的世界地图。“西西里岛的两位受洗礼的素丹”，第一位是罗吉尔二世，第二位是他的孙子，荷恩斯道芬的腓特烈二世，他同时统

治西西里岛和德国，在1220年后，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1225年与耶路撒冷的女继任者、布利恩人伊萨培尔结婚后，他又变成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因此，腓特烈皇帝是基督教世界中最高的权威。他结婚后三年，曾举行一次十字军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取得了更多的穆斯林观念。

腓特烈保有一群妻妾，无论在私人习惯方面和公务生活方面，他都是半个东方人。在他的宫廷里活动的，有从叙利亚和巴格达聘请来的一些哲学家，他们蓄着长胡须，穿着长袍子，有从东方物色来的舞女，有从东西两方来的犹太人。他用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特别是与埃及素丹的关系，来保持他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兴趣。他从埃及聘请了几位专家，去试验用太阳热孵化驼鸟蛋。他从叙利亚聘请了一批熟练的放鹰者，他观察他们训练鹰的方法，还教他们把鹰的眼睛缝起来，看它能不能凭着嗅觉找到食物。他有一位翻译兼钦天监，名叫西俄多，他是安提俄克的雅各派基督教徒，腓特烈叫他翻译了一篇阿拉伯语的关于养鹰的论文。这篇译文和另一篇从波斯语译成的文章在一



西西里岛
与
南意大利
说明穆斯林的占领

起，成为腓特烈关于养鹰的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是第一部现代博物学。在西俄多之前担任钦天监的是迈克尔·斯科特，他从1220年到1236年，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一直代表穆斯林西班牙的学术。斯科特曾为这位皇帝用拉丁语翻译阿拉伯语本的

亚里士多德生物学和动物学著作的提要，附阿维森纳的注释，这部书是阿维森纳题赠他的庇护人的。腓特烈的宫廷所特有的这种调查、实验、研究的精神，几乎是现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

但是，腓特烈最大的、无比的功绩，是于1224年创办那不勒斯大学，这是欧洲第一所敕建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了大批的阿拉伯语写本。亚里士多德和阿维罗伊的著作，奉他的敕令译成拉丁语后，作为大学的教科书；这些译文的副本，寄到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去。那不勒斯大学的毕业生当中，有托马斯·阿奎那。在十四世纪和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的许多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教授阿拉伯语言，但那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动机，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教士，派到穆斯林国家去宣传基督教。

西西里岛位于两种文化领域的交点上，因此，特别适于充当传播古代学术和中世纪学术的媒介。西西里岛的居民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说希腊语的，一种是说阿拉伯语的，还有些学者懂得拉丁语。这三种语言，都通用于官厅的注册和皇帝

的敕书，而且通行于巴勒莫的会说几种语言的老百姓之间。

坐在西西里的宝座上的诺曼诸王和他们的继任者，不仅占据了这个海岛，而且占据了南意大利，因此，他们提供了一座桥梁，让穆斯林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传入半岛和中欧。在十世纪中叶，阿拉伯学术的痕迹，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经显而易见了。但丁关于来世的观念，也许不是从某一部阿拉伯语原作抄袭来的，但是那些观念显然是渊源于东方的，尽管他取材于欧洲的民间传说。东方文化通过各种路线深入西方，在艺术的领域如此，在科学和文学的领域也是如此。在西西里岛和南部半岛归基督教徒统治以后很长的时期内，穆斯林的技工和艺术家继续活动，这可以用巴拉泰恩教堂里的镶嵌细工和铭刻加以证明。穆斯林的统治者在巴勒莫的皇宫里创办的著名纺织厂，用绣着阿拉伯文字的礼服供应欧洲各王室。对于东方织品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有一个时期，一个欧洲人如果不是最少有一套东方服装，就感觉到自己的服装不是真正体面的。

在十五世纪期间，在艺术方面，富裕的威尼斯

积极地采取穆斯林的形式，并加以传播，在意大利作坊里装订的书籍，开始采用东方的外观。阿拉伯式装订的各种特点，包括连接在书皮上可以折叠起来保护巨帙前部的口盖，都出现在基督教的书籍上。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还跟东方的技工学到装订压型和装潢皮书面的各种新方法。威尼斯还是另一种工业的发源地，这种工业是在黄铜器上镶嵌黄金、白银、红铜等，十二世纪时，这种工艺主要兴盛于伊拉克的摩苏尔。在传播穆斯林文化上，西西里的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西班牙，而高于十字战争期间的叙利亚。

穆斯林势力最后的痕迹在欧洲被涂抹之后，巴格达哈里发帝国正在流血和阴谋的滚滚波涛中咽气。远在九世纪时，突伦王朝的兴起，早已提供了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尝试和发生事情时应该采取什么途径的范例。突伦王朝是哈里发帝国心脏里从前默默无闻的突厥分子在政治上结合的、最早的表现。其它更重要的突厥小王朝，不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868年夺取政权的艾哈迈德·伊本·突伦的事例，是在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

来的许多小王国的奠基者的典型。这些小王国，要么就完全脱离中央政府，要么就只在名义上仍旧归附巴格达的哈里发。艾哈迈德·伊本·突伦就是一个例证，足以说明，任何一个部下或奴隶中的随从，只要有强硬的手段和坚强的意志，就能够削弱庞大而笨重的哈里发帝国，从而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但是，突伦王朝和其他大多数王朝，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都没有民族的基础，因此，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软弱性是由于它们在本民族中缺乏团结一致的支持者。这些统治者自己，就是些入侵者，他们不能不从各种外籍人中招募自己的护卫，即自己的军队。只是靠了杰出的人物的魄力，才能维持这种统治。奠基者的控制一旦松弛或消灭，国家就土崩瓦解了。伊本·突伦所创立的国家，在他的儿子和第四个继任者在位的时代，于905年复归于阿拔斯王朝。

一个独立的王朝国祚达两百多年，而写下了一页值得注意的历史，这就是法帖梅哈里发王朝，伊斯兰教唯一的、较大的十叶派王朝。这个王朝于909年创立于突尼斯，其目的是要有意识地反抗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所代表的伊斯兰教世界的

宗教领导权。这个王朝，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北非和埃及。在它的统治下，开罗城达到了新的繁华的顶点。法帖梅王朝虽然暂时富裕，但是没有继续很久。摧残国家元气的不仅有司空见惯的阴谋和堕落，而且人民依靠尼罗河的泛滥而种庄稼，他们的生存原来就是朝不保夕的，连年的饥荒和鼠疫，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悲惨。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在十字军战争期间，法帖梅哈里发王朝于 1171 年终于被赫赫有名的萨拉丁推翻了。

在政治上，法帖梅人的时代是埃及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自法老时代以来，埃及初次有了充满活力的、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完全自主的政权。一位波斯的传教的旅行家，曾于 1046—1049 年访问了这个国家，他给我们遗留下一个绘形绘声的描写。他说，哈里发的皇宫容纳了三万人，其中一万二千人是奴仆，一千人是禁卫军，包括骑兵和步兵。他在某个节日里看见年轻的哈里发骑在一匹骡子上，怡然自得，边幅整洁，身穿朴素而宽大的长袍，头戴缠头。侍从手持伞盖，荫蔽哈里发的头顶，伞盖上镶嵌着各色宝石。有七艘游艇停泊在

尼罗河岸边，游艇长一百五十骨尺①，横梁处六十骨尺。哈里发在首都有市房二万所，大部分是用砖建筑的，每所五、六层。还有商店二万所，每所的月租，从两个第纳尔到十个第纳尔不等。主要的街道，上面都有凉棚，夜间都有路灯。商店的老板，都依照固定的价格售货，如果有人欺骗顾客，就拿去骑着骆驼，游街示众，让他一面摇铃，一面高声地招认自己的罪过。甚至连珠宝商和钱币商的商店，都不用上锁。全国都享受着某种程度的太平和繁荣，以致那个传教的旅行家热情地宣称："我不能给那个国家的财富估定一个最高限额，也无法加以估计，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兴盛。"②

法帖梅人正在统治埃及和北非的时候，巴格达古老的帝国，却迅速地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塞尔柱克突厥人曾享受了一个强盛的时期，1037年曾将他们的伙伴突格里勒送到哈里发的首都去做统治者。当突厥各部族的生力军使塞尔柱克人

① 每骨尺的长度，是从肘关节到中指尖，约长18吋。——译者

② Nāṣir-i-Khusraw, *Safer Nāmeh*, pp. 36–56.

的部队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东征西讨，把自己的征服地扩大到四方去，直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并入了穆斯林的版图，使穆斯林军队已凋残的光华又重新辉耀起来。从中亚来的一个新民族，现在把自己的血液注入伊斯兰教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去。这些野蛮的异教徒把脚踏在先知的教徒的脖子上，同时又信奉了被征服者的宗教，而变成伊斯兰教热心的拥护者。他们的事例，在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编年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堂兄弟，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和他们别的近亲，十四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曾重演了这个过程。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处于极黑暗的时期，在宗教上却获得了一些最辉煌的胜利。

就伊斯兰教来说，现在的时刻是黑暗的。1216年，成吉思汗统率着由游牧的蒙古人组成的六万大军，象正在离窠起飞的、骇人的蜂群一般，骑着快速的马群，配备着奇异的弓箭，他们的铁蹄到哪里，蹂躏和破坏就在那里传布开来。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在他们的面前被扫荡净尽；在堂皇的宫殿和壮丽的图书馆屹立的地方，只留下断瓦残垣，一片废墟。深红色的河流，标志着他们的铁

蹄的痕迹。有十万人口的赫拉特，只剩四万人口了。以虔诚和学术著名的布哈拉的各清真寺，被用做蒙古人的马厩。撒马尔罕和巴尔赫的许多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俘虏。花拉子模遭到了完全的破坏。巴格达的变化，很快地到来了。据一个晚期的传说，成吉思汗占领布哈拉的时候，曾在一篇演说中自称为“被派遣来惩罚罪人的天鞭”。十三世纪前半期，他统率的部队，震撼了从中国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每个王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遭受侵略，中欧也遭受侵略，蒙古侵略军深入到东部的西里西亚。由于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任者于1241年死亡，西欧才幸免于蒙古游牧民群的蹂躏。巴格达的厄运，是无所逃避的。

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①统率大军，离开蒙古，决心要毁灭哈里发王朝。蒙古汗国的大军，象波涛一样，第二次汹涌而来。在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小王国，被这支大军扫荡得一干二净。1258年1月，旭烈兀的抛石

① 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的儿子，他的大哥蒙哥（1251—1260年）就是元宪宗，他的二哥忽必烈（1260—1294年）就是元世祖。——译者

机，对首都的城墙进行了有效的攻击。不久就有一个堡垒被打开一个缺口。旭烈兀有一位夫人是基督教徒，所以由景教教长陪同大臣出城，来谈判停战条款。旭烈兀拒绝接见他们。后来他们提出警告，引证先例，说明胆敢侵犯和平城①或危害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者，会遭遇什么命运，这也同样无效。他们警告旭烈兀说："如果杀害哈里发，全宇宙就要陷于紊乱，太阳就不露面，雨水就要停止，草木就不再生长。"但是，他不信这些警告，这要归功于他的占星学家。2 月 10 日，他的部队蜂拥入城。不幸的哈里发，率领着三百名官员和法官，赶出来表示愿意无条件的投降。十天之后，他们全被处死了。首都被抢劫一空，然后焚毁；大部分人口，包括哈里发的家属，被屠杀干净。满街遍巷的尸体，发出极大的恶臭，旭烈兀被迫撤出城去，好几天之后，再重新进城。他可能打算把巴格达留做自己驻扎的地方，因此，没有象对其他城市那样，加以彻底破坏。景教的大主教受到特别的优待。某些学校和清真寺幸免于破坏，或者得到修复。金曜日（聚礼日）的祈祷中不能为任何哈里发

① 和平城是巴格达的外号。——译者

祝福，这在穆斯林世界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

1260年，旭烈兀威胁着北部叙利亚。他占领了阿勒颇，屠杀了居民五万人。此外，他还夺取了哈马和哈里木。由于他哥哥蒙哥大汗的逝世，他被迫返回波斯，行前派遣了一位将领，去围攻大马士革。他留下来的部队，在征服叙利亚之后，于1260年，在拿撒勒附近被拜伯尔斯歼灭了。拜伯尔斯是阿拉伯世界中世纪时期最后的王朝，麦木鲁克王朝的名将。

首先采用伊尔汗称号的旭烈兀，于1265年逝世。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就获得了第二个辉煌的胜利。因为第七位伊尔汗，已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了。跟塞尔柱克人的先例完全一样，在穆斯林的军队失败的地方，他们的宗教战胜了蒙古人。

在这其间，在西方更远的前线上伊斯兰教遭受着另一次袭击。这次袭击曾为我们的文明史写下了令人难忘的几页，而且看到了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战士之一的兴起。这是十字军的时代，是萨拉哈丁（萨拉丁）的时代。

十 字 军

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互相作用的长期历史中，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时代的一章。古代的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构成了序幕，而近代西欧的帝国主义扩张是最后的一章。更具体地说，十字军战争乃是基督教的欧洲对穆斯林的亚洲的反作用。因为自 632 年以来，后者不仅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而且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都处于攻势。还有些远因可以提一提，如条顿部族喜爱迁徙和战争，他们进入历史舞台后，就改变了欧洲的地图。又如 1009 年，法帖梅王朝的一位哈里法曾下令拆毁圣陵教堂①，而这所教堂却是成千成万欧洲人巡礼的地方，这所教堂的钥匙，于 800 年由耶路撒冷的主教送给查理大帝，以示祝福。还有，巡礼者经过穆斯林的小亚细亚时，也遭到种种留难。十字军的近因，却是拜占廷的阿雷克修皇帝于 1095 年

① 圣陵教堂在耶路撒冷。——译者

向教皇乌尔班二世提出呼吁，因为他在亚洲的领地被塞尔柱克人侵略，远至马尔马拉海沿岸。这些穆斯林威胁了君士坦丁堡。教皇大概想利用这个呼吁，乘机把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重新联合起来。这两个教会在1009年和1054年之间，才最后分裂。

1095年11月26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南的克勒芒演说，鼓励信徒们“走上通往圣陵的道路，从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取圣陵，并且使圣陵归自己所有”。这篇演说，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演说。“上帝所愿”的战斗口号，响遍全国；人们不分贫富贵贱，都受到心灵上的感染。次年春天，有十五万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会师于君士坦丁堡。这些人大半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衣服上佩带一个十字标志，所以叫做十字军。

当然不是所有佩带十字标志的人，都是出于宗教动机。有几个头领，包括菩希蒙德，一心一意想要列土封侯。比萨、威尼斯和热内亚的商人们，有着商业上的利益。富于浪漫幻想的人，不安分守己的人，喜爱冒险的人，信仰虔诚的人，找到了一面新的旗帜，而许多犯人则找到了赎罪的方法。

至于法兰西、洛林、意大利、西西里的广大群众，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十分凄惨。对于他们来说，佩带十字标志，与其说是一种牺牲，不如说是一种救济。

人们通常把十字军东侵，分成确定的几次——七次到九次，这是决不能令人满意的。十字军大体上是川流不息的，各十字军之间的分界线是划不清楚的。更合乎逻辑的办法，是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征服时期，到1144年为止；第二是穆斯林的反攻时期，以萨拉丁的辉煌胜利而达到最高峰；第三是零星的内战时期，到1291年结束，在这一年里，十字军丧失了他们在叙利亚大陆上最后的据点。征服时期完全在所谓第二次十字军之前（1147—1149年），而第三时期大致与十三世纪相符合。在最后的这个时期中，十字军有一次把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1202—1204年），有两次把矛头指向埃及（1218—1221年），没有什么成就，有一次甚至进到突尼斯（1270年）。

第一次十字军的路线，是从他们的集合地君士坦丁堡出发，穿过小亚细亚。阿雷克修皇帝硬逼着几乎全体十字军将领宣誓臣服于他，此次胜

利的进军，替他收复了半岛西部的领土，而且把突厥人对欧洲的进攻推迟了二百五十年。

埃德萨①、塔尔苏斯、安提俄克和阿勒颇都在1098年内先后陷落在侵入者的手中。当年救世主（耶稣）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敌人插入他的肋下的那支"圣矛"，被埋在安提俄克的教堂里，现在被发掘出来了，因此，军心大振。1099年6月7日，十字军四万多人，其中两万名是精兵，站在耶路撒冷各城门的外面。埃及的守军，约计一千人。十字军希望耶路撒冷的城墙会象耶利哥的城墙那样自己坍陷②，他们赤着脚，吹着号角，绕着城墙进军。一个月的围攻，证明是更有效的。7月15日，敌军猛扑进城，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把城里的男女老幼杀得干干净净③。"成堆的头颅和手脚，在城里各大街小巷和广场上，到处可见。④"许多十字军人和圣地朝拜者，认为自己的誓愿已获得实践，坐船返回故乡去了。

---

① 埃德萨，现在的乌尔法。——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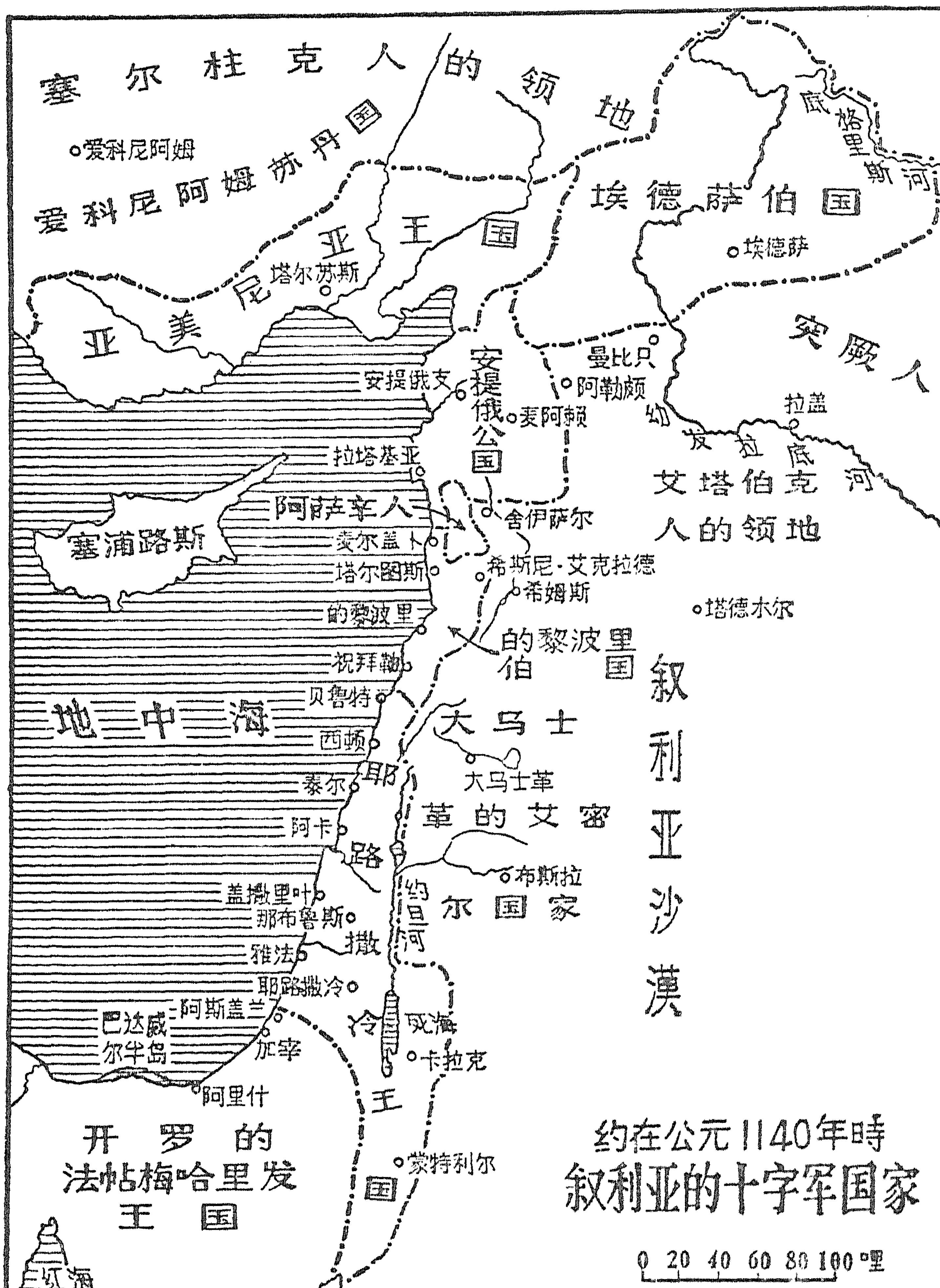
② 参阅《旧约：约书亚记》6:20—21。——译者

③ 被屠杀者约计七万人，一说六万五千人。——译者

④ Agiles, p. 659. ——译者

十字军的将领，有法兰克人中最富裕的伯爵图卢兹人累蒙德、菩希蒙德、包德文、哥德夫利、坦克累德等人。在他们的指挥下，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建立了三个小型的拉丁国家，还建立了其它的拉丁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寿命，都是不长的。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争端和琐碎的斗争，只能构成欧洲史的一章，而与阿拉伯史无关。但是，西方人跟本地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和平友谊关系，却是值得注意的。

基督教徒到圣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比本地的人民优越得多，他们认为本地人是一些把穆罕默德当上帝崇拜的多神教徒。首次接触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至于他们给穆斯林们留下的印象，阿拉伯编年史家作过这样的表明，他说："他们只是一群骁勇善战的牲畜，如此而已。"两个民族之间的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长。在和平时期不得已的交际，造成了相互感情上根本的改变。亲切的睦邻关系建立起来了。法兰克人雇用了许多忠实的本地工人和农民。他们所传入的封建制度，逐渐地变得准许本地人占有土地。他们学会了养马、养鹰、养狗。不



约在公元1140年時
叙利亚的十字军国家

久，双方就达成协议，保证狩猎队都不受攻击，双方常常保证对方旅客和商贩的安全，而且通常还相互尊重。法兰克人抛弃了他们的欧洲服装，穿上了更舒适、更合适的本地服装。在食品方面，他们养成了新的嗜好，他们特别喜欢用大量的糖和香料制成的各式各样的食品。他们认为东方的住宅比西方的优越，不但有宽敞的院落，还把流水引到家里来。有些人跟本地人通婚，由本地的妈妈生出的欧亚混血儿，叫做 poulains（串秧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尊敬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所同样尊敬的圣地。在他们内部断断续续的争吵中，拉丁人往往欢迎“异教徒”的帮助，穆斯林们也常常与拉丁人订立盟约，借他们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穆斯林弟兄。

反抗基督教徒征服叙利亚和大部分埃及的运动，约在 1127 年时已露出了苗头。现在已进入英雄人物萨拉丁登场的中心，欧洲人叫他 Saladin，他的正确的全名是 al-Malik al-Nāṣir al-Sulṭān Ṣalāḥ-al-Dīn Yusuf，意思是自卫之王、素丹、宗教的方正、优素福。他生长于叙利亚，父母都是库尔德人，曾于 1169 年任埃及大臣。他毕生的两大

雄心壮志，一是在埃及排斥十叶派的教义，二是对法兰克人进行圣战。

他围攻太巴列六日后，于1187年7月1日攻陷。附近的赫淀战役相继发生。于金曜日开始作战，萨拉丁喜欢在这个聚礼日发动进攻。星期五是法兰克军队的忌日①。法兰克军约计二万人，除渴死的和热死的不计外，几乎全部被俘。在著名战俘的名单上，头一名是耶路撒冷的国王律星云·德该。这位武侠的素丹，给那位垂头丧气的国王以友好的接待；但他的伙伴沙提云的累吉那德，却应受到一种不同的待遇。累吉那德大概是拉丁各将领中最冒险的，最不谨慎的，而且是讲阿拉伯话讲得最流利的。他曾奉命防守卡拉克要塞，常有和平的驼队从要塞的墙下经过。他不止一次地猛扑驼队而加以抢劫，从而破坏了条约关系。他甚至派遣舰队，经常袭扰希贾兹的圣地领域的海岸，掠夺朝觐圣地的人。萨拉丁曾发誓，要亲手处死这个破坏停战协定的人。现在，实践誓言的时机到了。阿拉伯人有好客的传统，主人对于他所接待的客人，是不能加以伤害的。累吉那德企图利

① 星期五是耶稣受难的日子，有圣金曜日之称。——译者

用这种公认的传统。他向战胜者的帐棚要了一口水来解渴，但是给他水的并不是萨拉丁。因此，在战俘和战胜者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宾主的关系。累吉那德只好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了。所有的圣殿骑士团和慈善院骑士团的骑士，都被公开地处死了。

赫淀的胜利，决定了法兰克人事业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守军已经在赫淀战役中被消灭了，因此，在一个星期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于1187年10月2日被攻陷了。在艾格萨清真寺里，穆艾精（宣礼员）的呼声代替了基督教的锣声，磐石上圆顶寺上的金质十字架，也被萨拉丁的部下拆除了。

占领拉丁王国的首都后，萨拉丁获得了法兰克人原来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占据的大多数城市。在他所进行的一系列辉煌的军事行动中，残余的要塞大半被占领了。法兰克人已经快要被赶出这片国土了。只有安提俄克、的黎波里、泰尔和其它较小的城镇和要塞，仍然在拉丁人的手中。

圣城的陷落，使欧洲大为震动。欧洲的统治者变得同仇敌忾。德国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英国的国王狮心理查一世，法国的国王菲利普·奥

古斯都三人，参加了十字军。这三个人是西欧最强大的君主，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 年）是他们发动的。就人数来说，这是最大的十字军。这次十字军，以萨拉丁和狮心理查为主角，给东方和西方的故事和传奇，提供了大家都喜爱的题目。

腓特烈是首先出发的，他由陆路挺进，在小亚细亚横渡西里西亚的一条河的时候，淹死在河里。他的部队大半返回了祖国。理查在途中停留下来，夺取塞浦路斯岛，这个海岛注定成为从大陆被赶出来的十字军的避难所。

其间，在圣地的拉丁人断定阿卡是收复失地的关键。实际上，他们倾全力以进攻这座城市，他们的部队获得腓特烈残部和法兰西国王分遣队的增援。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前任耶路撒冷国王律星云·德该。他被俘后，曾发誓不再进攻萨拉丁，才被释放，现在他违背誓约，发动了战争。萨拉丁于次日赶来援救，在敌军对面树起了帐棚。战争在陆上和海上进行。理查到来的时候，欢声大作，祝火四起。在围城期间，发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件，同时代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拉丁史学家，都有所记载。萨拉丁和理查，曾互赠礼物，但并未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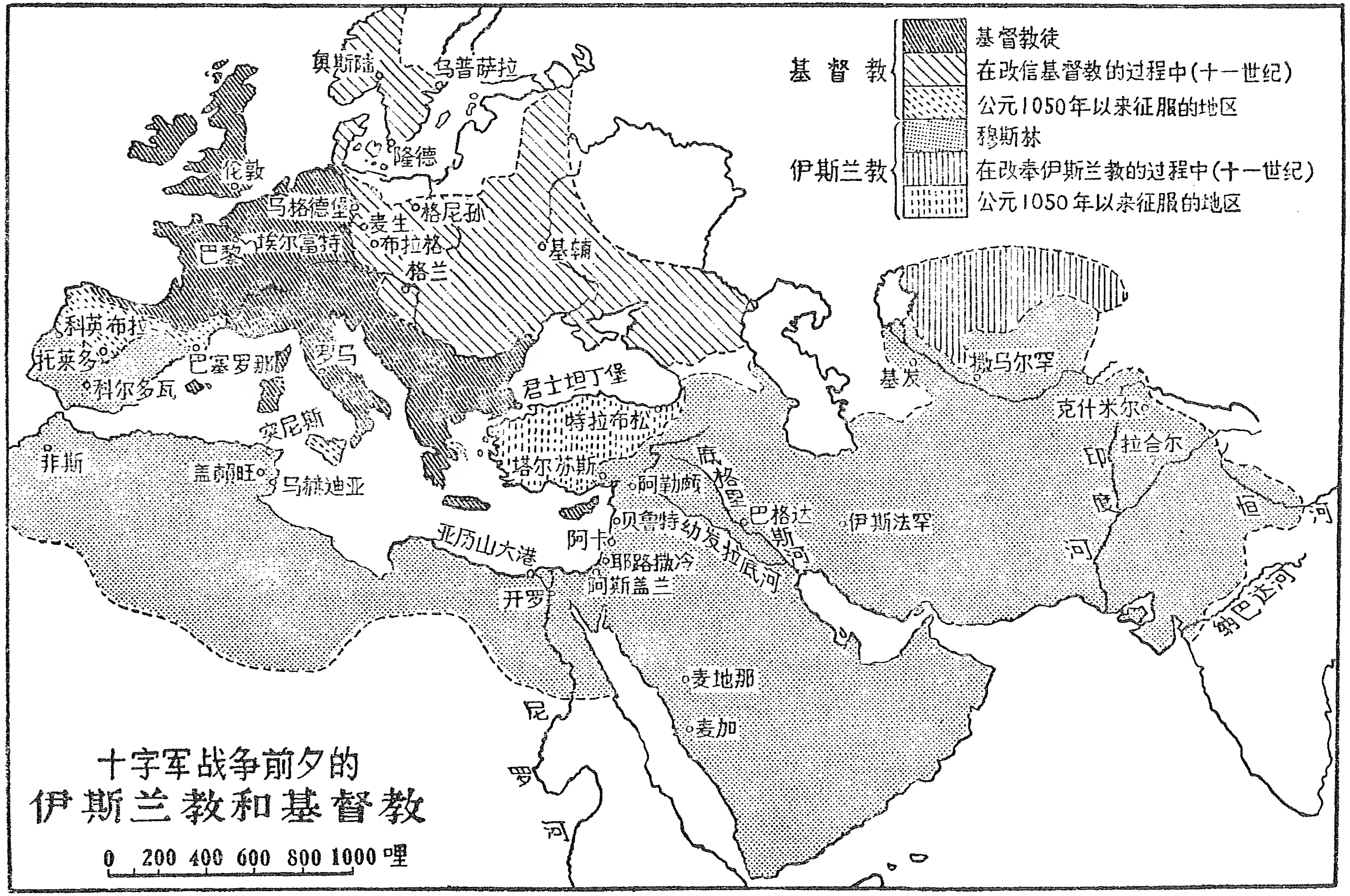
面。凡是从城墙上拆下一块石头的人，理查都给他优厚的报酬，战斗员们和妇女们，都以很大的勇气走上战场。这次围攻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大战之一，拖延了两年之久（1189 年 8 月 27 日到 1191 年 7 月 12 日）。法兰克人的有利条件，是舰队和最新的攻城的抛石机；穆斯林的有利条件，是统一的指挥。守军终于投降了。

投降的两个条件是：守军缴纳二十万个金币，送还圣十字架，作为释放守军的代价。过了一个月的工夫，赎金还交不出来，理查就下令把二千七百个战俘屠杀了。他的这个行动，跟萨拉丁夺取耶路撒冷时对战俘的待遇，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萨拉丁曾应他弟弟的请求，释放了一千名穷苦的战俘；他应主教的请求，又释放了另一批战俘。他认为他弟弟和那位主教都做了好事，这次轮到他做好事了，他把其余的战俘，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不要一分赎金，无条件地释放了。

现在，阿卡代替了耶路撒冷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交战双方关于和平的谈判继续进行，几乎没有中断。富于浪漫思想的理查，建议他的妹妹跟萨拉丁的弟弟结婚，把耶路撒冷作为结婚的礼

品，赠给新郎和新娘，这样结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1192年5月29日（棕榈主日）他给萨拉丁的侄子隆重地举行了授爵士位的典礼。1192年11月2日，终于缔结了和约。和约的总原则是，海岸归拉丁人，而内地归穆斯林，巡礼者到圣城朝拜，不受欺负。萨拉丁虽然享受了和平的果实，但是，没有几个月他就逝世了。1193年2月19日，他在大马士革患伤寒病，十二天后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陵墓在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附近，直到现在还是叙利亚首都吸引游客的胜地之一。

萨拉丁不仅是一位战士，而且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一位斗士，他还保护过学者、奖励过教义学的研究，建筑堤防，开凿水渠，创办学校，修建清真寺。他所修建的许多纪念物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开罗的城堡。他在1183年建筑开罗城墙的同时，建筑了这个城堡，建筑材料是从较小的金字塔运来的。他的令名跟哈伦和伊斯兰教反抗十字军的第二名英雄拜伯尔斯的令名，直到今天还排列在人民群众所敬仰的那些有声望的英雄人物的最前列。在欧洲，萨拉丁投合英国吟游诗人和现代小



十字军战争前夕的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说家的心意，直到现在还被认为骑士精神的典型。

在随后的几乎一百年中，不时发生的战争，没有确定的结果，只有路易或多或少地维持住十字军的地位，这种战争值得注意的，只有“第六次十字军”的事件，这次十字军是由法国的路易九世和他的骑士们发动的。这位国王，在史书里被称为圣路易，曾于1249年克服了埃及的迪木雅特；但是，当他的军队向开罗进军的时候，到达一个沟渠错综复杂的地区，适值尼罗河泛滥，瘟疫在队伍中流行，交通线又被埃及人切断，于是全军都被歼灭了。路易王和他的大部分贵族都当了战俘。他们被俘一个月后，以交付赎金和归还迪木雅特为条件被释放了。1270年，路易又率领了另一支无用的十字军，去侵略突尼斯，他病死在那里了。在所有的十字军将领当中，他的人格要算是最高贵的。

埃及的奇特的奴隶王朝，麦木鲁克王朝的拜伯尔斯，以他为首的一系列的素丹，给十字军的事业以最后的打击。1263年，他占了卡拉克，并且毁坏了拿撒勒的古老的、神圣的教堂。盖撒里叶、雅法、安提俄克等城市，都陷落在他的不可抵抗的、残酷的袭击中。安提俄克的守军一万六千人，

都被屠杀了；还有十万男女老幼，被俘后当做奴隶出卖了。分配掠夺物的时候，用杯子量钱币；每个婴儿分得银币十二个，每个小女孩分得五个。安提俄克遭受这次劫掠后，从来没有恢复元气。

在拜伯尔斯的几位继任者的统治下，阿卡被围攻了，九十二架弩炮，攻击阿卡的堡垒，于1291年把城墙攻破。保卫这座城市的圣殿骑士团，被屠杀了。泰尔、西顿、贝鲁特、安塔尔突斯等城市，于同年被占领。十字军全被赶下海去。在叙利亚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几年，从此就结束了。

由于十字军东侵富于画趣和浪漫色彩的事件，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有点被夸大了。他们对于东方，不象对于西方那样重要。他们的文化影响，是在艺术、工业和商业方面，而不是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叙利亚，他们打到哪里，就在那里留下一片荒凉和废墟；在整个近东，他们留下了一个互相仇视的传统，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共同继承，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遗忘。

在十字军时代，穆斯林的文化在东方已经衰弱了。在哲学、医学、音乐和其它的学科方面，这

种文化的一切伟大的光辉，几乎完全熄灭了。这一点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中，叙利亚虽然是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相互关系的焦点，但是，作为阿拉伯文化影响传播的媒介来说，反而不如西班牙、西西里岛和北非那样重要，甚至连拜占廷帝国也不如。在叙利亚，伊斯兰教对于欧洲的基督教是起过作用的，首先是对十字军发生直接的影响，再由十字军把这种影响带到西方去；其次是沿着贸易路线，逐渐渗透。但是，伊斯兰教遗留下来的精神方面的和智力方面的影响，都几乎是看不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叙利亚的法兰克人的文化水平，比他们的敌手低得多，而且他们大半是外籍义勇军，驻扎在各要塞和各处的兵营里，他们只跟本地的农民和手艺人密切接触，而不跟知识分子往来。还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见和怨恨，也妨碍相互影响的力量发生作用。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法兰克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本地人。从同时代的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所讲的机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双方医学水平多么悬殊。他还开玩笑地说，法兰克人的司法程序，就是用决斗和投入水中的办法

来进行审判。

自十二世纪起，我们发现欧洲各国出现了几个慈惠院和医院，主要是麻疯病医院。我们可以假定：设立有组织的医疗机构的办法，是从穆斯林东方得到推动力的。公共澡堂制度，重新传入欧洲，也应归功于穆斯林东方。这种制度当时受到罗马人的赞助，遭到基督教徒的反对。

在文学方面，影响是更普及的。《圣盘》的传说里，无疑地有叙利亚的因素。十字军一定听过比德巴的寓言和《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且把那些故事带回去。乔叟所作的《情郎的故事》，就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薄伽丘从口传的资料中，汲取了东方故事，编成《十日谈》。欧洲的传教士对于阿拉伯语和其它伊斯兰教语言发生兴趣，也可以归功于十字军。

象预料的一样，在战争领域中影响更为显著。使用弩，让骑士和战马身上穿铠甲，在盔甲下面使用棉花垫子等等，都是从十字军开始的。在叙利亚，十字军在军乐队中使用了小鼓和铜鼓，从前他们只用喇叭和号角。他们跟本地人学习怎样训练信鸽去传递军事情报，并且采用了本地人庆祝胜

利的习惯。庆祝的方法，是张灯结彩和举行马上比武的骑士运动会。实际上，骑士制度是在叙利亚草原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愈来愈多地使用纹章和徽章，也是由于跟穆斯林骑士接触。

十字军还促进了围城战术的改良，这种战术包括坑道和地雷战术，使用抛石机和破城槌，应用易燃物和爆炸物。火药显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主要是用火药来放烟火，后来由蒙古人传入欧洲。在欧洲，火药的爆炸力被用于推进投射器，那就是火器的发明，到十四世纪中叶，火器才完成了。制火药的第一个欧洲处方，见于希腊人马克于1300年所著的一本书的附录中；培根的火药处方是不足为凭的。

十字军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领域中，比在智力领域中有更大的功绩。由于十字军的介绍，这样一些新的植物和作物，才普及于西部地中海地区：芝麻、稻子豆、谷子、稻子、柠檬、甜瓜、杏子、冬葱。稻子豆的名称 carob，是阿拉伯语 kharūb 的对音；柠檬的名称 lemon，是阿拉伯语 laymūn 的对音，是印地语或马来语的译音；冬葱的名称 shallot 和青葱的名称 scallion，原来所指的都是

阿斯卡伦（Ascalon）所产的玉葱，保存着那个巴勒斯坦市镇的名称。在许多岁月里，杏子被叫做大马士革的李子。

法兰克人在东方的时候，养成了新的嗜好，特别喜爱香水、香料、糖果，以及阿拉比亚和印度的其它各种热带产物。在叙利亚市场上，这些东西都有大量储备。这种嗜好，后来帮助了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城市的商业。阿拉比亚所产的香料和香胶，大马士革蔷薇，大马士革所特产的各种香水和各种芬芳的挥发油，以及波斯的蔷薇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矾和沉香在他们所认识的新药品中，居于显要的地位。

丁香和胡椒等芳香调味料，在十二世纪时开始成为西方人嗜好的作料，没有几盘带作料的菜，大宴会就不象样了。驻在埃及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菜单上加上姜（姜的名称 ginger 是阿拉伯语 zanjabil 的讹误）。比上述的这一切香料还重要的，是蔗糖(蔗糖的名称 sugar 是阿拉伯语 sukkar 的对音)。从前欧洲人是用蜂蜜做甜食的。在叙利亚沿海的平原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儿童们在吃甘蔗，十字军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这种植物的。自

从那个时代起，就在我们的家庭经济和药方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蔗糖是传入西方的第一种美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这样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了。有了蔗糖，也就有了各种不含酒精的饮料，也就有了用蔷薇露、紫花地丁露和其它花露加味的各种糖水，也就有了各种糖食（candy 这是一个阿拉伯名词）和糖果。细洋布（muslin）、花缎（damask）、五色丝缎（atlas）、缎子（satin）等织品，都是从阿拉伯人的东方输入的。这些织品的名称，就能说明这个事实。

由于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市场，来销售东方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再加上需要运送巡礼者和十字军，这就鼓励了海上的活动和国际贸易，其范围之广，是罗马人以来所未有的。法国马赛作为航业中心，开始与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竞争，并分享了不断积累的财富。为了应付新局面下的财产需要，就不能不扩大资金的供应和加快资金的周转。发明了信用票据的制度，银号在热内亚和比萨兴盛起来了，并且在东方诸国设立了许多分号。圣殿骑士团开始使用活支汇信，接受存款、贷款取息。

与十字军的海上活动有关的一件重要发明，是指南针。首先发现磁针指南的特性的，大概是中国人；但是，首先把磁针应用于航海的，却是穆斯林①，他们很早就开展了波斯湾和远东海洋之间的活跃的贸易。现在，他们把这种发明传到西方去。

在整个这个时期，阿拉伯帝国是在收缩，穆斯林的思想是在僵化；而欧洲人却睁开眼睛，注视着一个被戏剧般地展开的世界。但是，在阿拉伯帝国断气之前，叙利亚一埃及的麦木鲁克王朝，曾作出最后的努力，企图使它复兴起来。

---

① 全世界关于应用罗盘针于航海事业的最古的记载，是宋朝朱彧的《萍洲可谈》（公元 1119 年）。阿拉伯人显然是从中国学会使用罗盘针的。——译者

最后的王朝

中世纪时代阿拉伯世界最后的王朝——麦木鲁克王朝，是最离奇的王朝。象这样一个王朝的兴起和昌盛除非在穆斯林的编年史上，在其它的编年史上是不可思议的。麦木鲁克的意义是白奴。这个王朝的名称，就表明这是一个奴隶们的王朝，由一批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奴隶，在外国的土地上组织了一个军事寡头政权。他们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阿拉伯社会生活的、腐败的、合乎逻辑的顶峰，而且也由于他们真实的成就。这些由奴隶出身的素丹，在阿拉伯帝国杀尾的历史上，有资格占一页篇幅。

他们从自己的叙利亚—埃及的领土上，驱逐了十字军的残余。他们永远阻止了旭烈兀和帖木儿率领的成群的、可怕的掠夺者的前进，否则，这些掠夺者早已改变了历史的全部过程，以及西亚

和埃及的文化。由于阻止了蒙古侵略者的前进，埃及就幸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所遭到的那种破坏，而使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得以存续下去，这是阿拉比亚以外的任何其它穆斯林地区都没有能享受到的有利条件。在大约两个半多的世纪里（1250—1517年），麦木鲁克王朝统治了世界上动乱最多的一个地区，始终保持着人种上的本色。从全体来看，他们是无文化的，是残忍的，但是，他们对于艺术和建筑的锐敏的鉴赏能力，就任何文明的朝代来说，都是一种光荣。由于他们的建设，开罗到现在还是穆斯林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个王朝是在阿拉伯哈里发王朝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那些地方性朝代中最后的一个朝代。当奥斯曼帝国的赛里木于1517年推翻了这个王朝的时候，他就给一个新的、非阿拉伯的哈里发王朝扫清了道路。这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王朝。

麦木鲁克王朝最著名的素丹和麦木鲁克政权真正的奠基者，是拜伯尔斯。统治埃及的小王朝，曾效法巴格达早期的哈里发们的先例，用外国的奴隶做禁卫军，以致蹈了他们的覆辙。奴隶比主

子强壮，比主子能干，先变成将领，再变成素丹。拜伯尔斯原来是一个突厥奴隶，曾被委任为素丹的禁卫军的队长，他逐渐升迁，最后升到埃及的最高职位。他的飞黄腾达，当然也依靠谋杀和暴力，但是，按照颓废的阿拉伯世界的说法，“有才能者不愁无发迹之道”。在这个麦木鲁克王朝，没有继任的原则，任何人也不能自封为素丹；只有最强大的，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几乎三个世纪中，最强大的人是奴隶或者奴隶的苗裔。拜伯尔斯肤色微黑，体格魁梧，威风凛凛，声音宏亮，精力充沛，骁勇善战，具备将帅应有的才干。

他初次闻名，是因为他在巴勒斯坦打败了蒙古人；但是，他的声望主要是靠他对十字军的几次战绩。我们已经说过，这些战役，曾挫折了法兰克人的锐气。在这其间，他的将领们把他的版图向西扩张到柏伯尔人的地区，向南扩张到努比亚人的地区①。努比亚现在被埃及的素丹永远征服了。

拜伯尔斯不仅是一位军事领袖。他不但组织了陆军，还重建了海军，加强了叙利亚的各要塞，而且开凿了许多河渠，修缮了许多港湾，用一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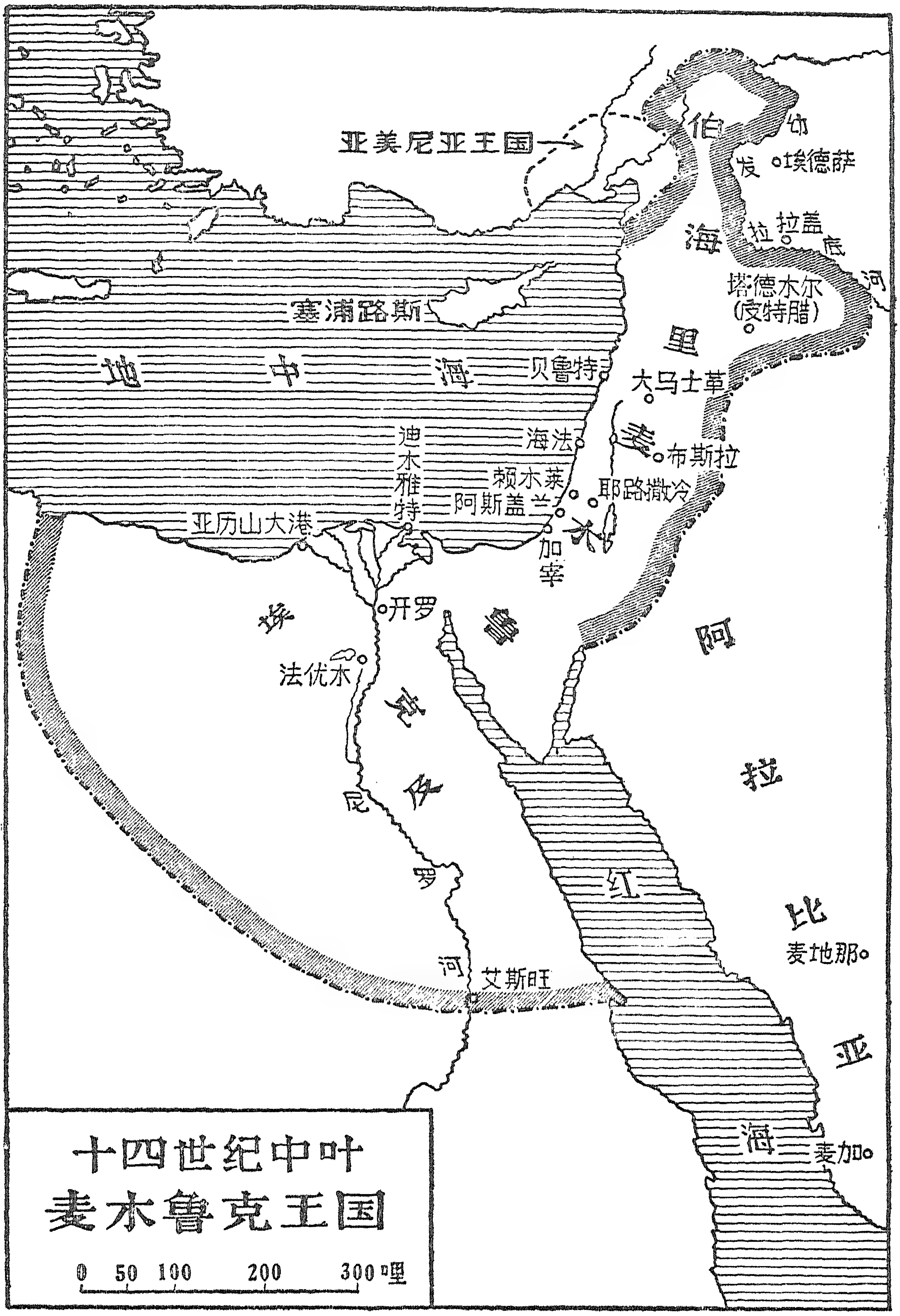
① 苏丹共和国北部有努比亚沙漠。——译者

速的驿传方法，把开罗和大马士革联系起来，只要四天工夫，两地的情报就能互相递到。每个驿站上，都有很多驿马，随时在准备着。素丹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在南北两个都城里，各玩马球一次。除普通的邮务外，麦木鲁克王朝还改善了信鸽的邮务，在法帖梅王朝时代，信鸽的血统表，就记录在许多特殊的注册簿里面。拜伯尔斯奖励各种公共工程，美化了许多清真寺，建立了许多宗教基金和慈善基金。他的建筑上的纪念物，保存到现在的，还有那座清真大寺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所学校。那座清真大寺，曾经被拿破仑改成一个堡垒，后来，又被英国占领军改成一个弹药库。在埃及的素丹中，他首先任命四位法官，代表正统派教律学上的四大学派，又首先在有系统的和常例的基础上组织了埃及到麦加去的朝觐团。他是正统派热心的穆斯林，在圣战中给伊斯兰教争光，因此，他在伊斯兰教史上，可与哈伦·赖世德媲美。在野史中，他的大名甚至超乎萨拉丁之上。他的传奇和伊斯兰教前的安泰来的传奇，直到今天还流行于阿拉伯东方，流传之广，超乎《天方夜谭》之上。

拜伯尔斯朝代的一大特色，是他同蒙古人的

政权和欧洲人的政权缔结了许多盟约。他继任素丹后不久，就同伏尔加河谷的金帐汗国——钦察加汗国的蒙古君主联盟。他同西西里的国王（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安如的查尔兹签订了贸易条约，同西班牙阿腊贡的哲姆斯和塞维利亚的国王阿尔封索，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拜伯尔斯朝代最大的奇观，是他为新的一系列阿拔斯哈里发举行就职典礼，但是，这些哈里发都徒具虚名，没有一点实权。这位素丹的目的，是使他自己的王冠合法化，使他的宫廷在穆斯林们的眼中具有正统的地位，并且阻止十叶派的阴谋，这种阴谋自法帖梅王朝时代起，在埃及就特别盛行。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叔父，从巴格达的大屠杀中逃到大马士革。拜伯尔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于1261年6月，把他从大马士革邀请到开罗来，使他在盛大的仪式下就哈里发之职。这位寄人篱下的所谓哈里发，被堂堂正正地从叙利亚护送到埃及，甚至还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护送的队伍中，高高地举着«摩西五经»和«四福音书»，到埃及后，又由教律学者的会议审查核实他的世系正确无误。这位素丹则从他的傀儡哈里



十四世纪中叶
麦木鲁克王国

发接受了一份授爵证书，授权他统治埃及、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和幼发拉底河地区。三个月之后，拜伯尔斯轻率地从开罗出发，要把哈里发送到巴格达去，但是，到了大马士革之后，他就让那位哈里发自己去碰运气。那位倒霉的傀儡，在沙漠中受到巴格达的蒙古长官的袭击，从此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二百五十年间，这样的哈里发，一个跟一个地僭称哈里发。他们的名字被铸在货币上，在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地区，每周星期五聚礼的时候，在祈祷词中为他们祝福，这就使他们心满意足了。1517 年，奥斯曼的素丹赛里木，从麦木鲁克王朝的手中夺取了埃及，他把这个世系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埃及的历史，开始于一些骄傲自满、耀武扬威的君主的统治下，这些君主曾在叙利亚清除了法兰克政权最后的痕迹，而且成功地阻止了蒙古侵略军取得世界霸权。但是，在这个王朝的末期，由于军事的寡头政治，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组织，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生命财产全无保障，不时发生的瘟疫和饥荒，经常发生的革命和暴动，使埃及和属国叙利亚，简直陷于破产。尤其是在尼罗河谷，

陈腐的古代迷信和妖术，再加上反动的正统派的得势，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这些条件之下，卓越的文化成就是没有希望的。实际上，到十三世纪初期，整个阿拉伯世界早已丧失了它自八世纪以来所掌握的、文化上的领导权。几个世代的尽瘁所引起心理上的疲倦，和由于聚敛财富，争权夺利而产生的道德的衰落，是到处可见的。

在科学上，自十三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人只在两个部门里维持他们的领导地位。一门是天文历算，包括三角学；另一门是医学，特别是眼科学。在医学上显著的人物是伊本·奈菲斯，他曾在大马士革求学，后来，担任了开罗一所医院的院长，1289 年死于大马士革。伊本·奈菲斯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清晰概念。据说这个发现要归功于葡萄牙的塞维塔斯，但是，伊本·奈菲斯的发现却比他早三百年。在这个时代特别流行的著作，是兼论妇科和性欲的著作，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情欲宝鉴”。历代的阿拉伯文学，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学，这种文学富于各种轶事、笑话、纪事，我们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淫猥的。

在铁血政权占统治地位的麦木鲁克人时代，

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建筑和艺术方面丰硕的成果。无论从规模和质量来说，在埃及历史上，自托勒密人时代和法老时代以来，没有可以比拟的。麦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学派，接受了叙利亚一美索不达米亚学派的新影响；因为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侵略西亚时，埃及变成了从摩苏尔、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逃出来的穆斯林美术家和工匠们的避难所。在十字军战役结束后，到北方产石的地区去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因此，清真寺尖塔的建筑材料就改用石料，不再用砖了。附设学校的清真寺，按照十字形而建筑的设计，已发展到完美的地步。圆屋顶构造得那样巧妙、秀美、富丽、堂皇，真是无与伦比。这些建筑物的一个特点，是条纹石工装饰法。这种装饰法，是用各种彩色的石料，交错着镶成各种花纹。它是从罗马或者拜占廷传入的。这个时代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在这个时代还发展了钟乳石状的三角穹窿和穆斯林装饰的另外两种习见的特点：几何的镶嵌细工和库法体的铭刻。在整个的穆斯林时代，动物的形象在埃及和叙利亚，不象在西班牙和波斯那样随意应用。麦木鲁克王朝建筑物最精美的标本，都幸运地保

存到今天，而且仍然是吸引旅行家和美术研究者的主要魅力之一。

十四世纪末叶，麦木鲁克王朝的时代，变成了叙利亚—埃及编年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有几个素丹是背信弃义的，而且是残酷的；有几个是无能的，甚至是堕落的。大多数的素丹是没有教养的。从1412年到1421年在位的素丹，是一个醉汉，是从一个塞加西亚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他犯过一些最恶劣的罪行。另一个素丹是不熟悉阿拉伯语的。他的两位御医，因为未能治好他所害的致命的病症，而被砍了头。1453年到1460年在位的素丹，是一个文盲。他在公文上签署的名字，是按照一位秘书的笔迹描下来的。他有嗜好男风的嫌疑，拜伯尔斯和其他的麦木鲁克，也有同样的嫌疑。阿拔斯王朝声名狼藉的、蓄养娈童的制度，在麦木鲁克人的统治下，又兴盛起来了。有一个继任者，不仅是一个无教养的，而且是一个疯子。另一个继任者，是用五十个第纳尔买来的，一个炼金术士不能把铁渣变成黄金，他就下令挖掉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

在素丹们自私的政策下，王国的恶劣的经济

情况更加恶劣了。例如，有一个素丹曾禁止从印度输入各种香料，包括急需的胡椒，在香料价格上涨之前，他把所有的存货囤积起来，等涨价之后，再卖给老百姓，因而大发横财。他还垄断了制糖业，甚至禁止人民在一定时期内种植甘蔗，以保证他自己获得额外的利润。在他的朝代里，又有一次周期性的瘟疫降临了埃及和四邻的国家，蔗糖能治疗这种瘟疫，所以特别需要。这种传染病的破坏性，虽然不象"黑死病"那样，但是，据说在三个月之内，仅仅首都的人口就死亡了三十万之多。这个素丹认为瘟疫流行，是由于人民作恶多端，招致天谴，因此，就下令禁止妇女走出门外，并且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缴纳新的苛捐杂税，以赎罪孽。

苛捐杂税，并不限于非穆斯林。国家没有正规的赋税制度，素丹们为了东征西讨，维持奢侈的宫廷，建立纪念性的建筑物等等需要，只好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向政府官员敲诈勒索。这些官员也都是贪污起家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东部沙漠里的、劫掠成性的贝杜因人，屡次袭击定居在狭长河谷里的农业居民，并且大肆破坏。蝗虫象周期性

的瘟疫一样，定期降临。饥荒几乎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慢性病，在瘟疫流行、尼罗河水位下降，因而发生干旱的年份里，饥荒更加严重。麦木鲁克王朝时代，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口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某些国际因素，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苦痛。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发斯科·得·迦马发现了绕道好望角的海道。在叙利亚—埃及王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件。不仅红海和印度洋里的穆斯林船只，开始经常遭受葡萄牙和其他欧洲舰队的攻击，而且香料及印度和阿拉比亚出产的其它热带物产的贸易，大部分也逐渐地不经过叙利亚和埃及的各港口了。因此，国家岁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就终于被破坏了。

十五世纪初，有比麦木鲁克人还要野蛮得多的人，侵入了叙利亚。瘸子帖木儿（Tīmūr Lang，通常误写成 Tamerlane），于1336年生于河外地，祖先曾任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大臣，但是，这个家族自称为成吉思汗的苗裔。给他作传记的，是一位爱讽刺的文人，他说帖木儿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土

匪出身，某次他去偷羊，腿被砍伤了，因此，获得了瘸子（Lang）的绰号。1380 年，帖木儿率领他的鞑靼游牧民群，开始了一长串的出征，征服了阿富汗、波斯、法里斯和库尔迪斯坦。1393 年，他攻克了巴格达，在同年和次年内，他蹂躏了美索不达米亚。他在萨拉丁的故乡台克里特，用牺牲者的头骨建立了一座金字塔。1395 年，他侵入伏尔加河流域，并且占领莫斯科一年以上。三年后，他蹂躏了印度北部，屠杀德里居民八万人。

1401 年，帖木儿象旋风似的，袭击了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城被自由抢劫三天。穆斯林居民二万人的头骨，被用来筑成小山，高十骨尺，周围二十骨尺，脸面一律向外。这座城里极可贵的学校和清真寺，全被摧毁，夷为平地，再没有重建。哈马、希姆斯和伯莱贝克，相继沦陷。埃及军队被击溃了，大马士革被占领了。这座城被劫掠，而且付之一炬。这个侵略者，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具有十叶派的倾向，他强迫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们发表声明，承认他的行为是合乎教律的。伍麦叶清真寺被焚毁了，残余的只有墙壁。这个野蛮的侵略者，从大马士革匆匆忙忙地赶回巴格达去，为被人

杀害的他的官吏报仇。他用人民的头骨筑成一百二十座碉堡，用来点缀巴格达城。

在后来的两年中，帖木儿侵入小亚细亚，于1402年7月21日，在安卡拉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军队，并俘虏了素丹巴叶济德一世。他甚至夺取了首都布鲁撒（布尔萨）和士麦拿（艾登）。两年后，帖木儿在向中国进军的途中死去了，这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幸运。他的子孙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内部的倾轧上了。

远在十六世纪时候，阿拉伯帝国就从奥斯曼人的手上接受了最后的打击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突厥人）起源于蒙古，后来在中亚细亚与伊朗各部族相混合，然后向小亚细亚迁移，在那里逐渐地取代和吸收了与他们同血统的塞尔柱克人，① 在十四世纪初年，建立了一个王国。1481年，奥斯曼问题开始成为埃及素丹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两大强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边境上两国的诸侯之间屡次发生的冲突上。

① 塞尔柱克人和土耳其人，都是九姓回纥的后裔，同属于西突厥。——译者

这种冲突慢慢地发展，到1516年8月24日，麦木鲁克人的军队和奥斯曼人的军队，在阿勒颇附近交战的时候，已达到了顶峰。奥斯曼人大获全胜。土耳其军队拥有比较优良的装备——火炮、滑膛枪和其它远距离的武器，麦木鲁克的军队，包括贝杜因人和叙利亚人组成的分遣队，有些人不肯使用那种新式武器。土耳其人早就使用火药，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军队还固执陈腐的理论，认为个人的勇气在战斗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奥斯曼的素丹赛里木胜利地进入阿勒颇城，人民把他当做救星来欢迎，认为他从麦木鲁克人的压迫下拯救了他们。叙利亚落在奥斯曼人的手中，奥斯曼人的征服者从叙利亚向南方冲入埃及。过了一年，麦木鲁克的素丹王朝，永远结束了。自萨拉丁以来就是东方伊斯兰教中心的开罗，不再是首都了，从此变成了一个省会。麦加和麦地那，自动地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埃及各清真寺的伊马木，在每星期五聚礼的说教中，用下列的词句替赛里木向真主祝福：

"主啊！求你相助素丹的儿子素丹，两陆的主人，两海的大汗，两军的征服者，两个伊拉

克①的国王，两个圣地的仆人，胜利的国王赛里木沙。主啊！求你把你珍贵的相助赏赐他；使他赢得光荣的胜利，今世和来世的主啊！全世界的主啊！”

最后的一位傀儡哈里发，曾否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奥斯曼素丹，已无法考证，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统治者，实际上逐渐侵占了哈里发的特权，最后竟僭取了哈里发的称号。赛里木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称哈里发，也有人以哈里发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恭维的话，在他们的领土之外，并没有人承认的。用哈里发的头衔称呼奥斯曼素丹，而且正式承认他对土耳其领土外的穆斯林享有宗教上的权威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是1774年签订的俄土条约。

君士坦丁堡的素丹兼哈里发，变成了伊斯兰教最强大的君主，他不仅是巴格达哈里发的继任者，而且是拜占廷皇帝的继任者。由于麦木鲁克王朝的灭亡和土耳其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建

① 伊拉克分为两部：阿拉伯的伊拉克（在西部）和波斯的伊拉克（在东部）。——译者

立，伊斯兰教势力的焦点已经西移了。实际上，世界文明的中心，现在已经转移到西方去了。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改变了世界的通商航路。中世纪时期建筑在阿拉伯帝国遗址上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的现代史，从此开始了。

现代世界上的阿拉伯国家

中世纪时期，包括黑暗时代，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变成黑暗地区；但近代却变成黑暗地区了。自奥斯曼人从1517年开始统治起，四百年间，阿拉伯东方完全处于漆黑的状态中。最强大而且最持久的穆斯林国家之一的建立者，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征服了阿拉伯各国，而且征服了从高加索到维也纳城门的整个地区，统治了以首都君士坦丁堡为起点的地中海地区，在几个世纪中，是西欧政治家各种计算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期间，曾一度迷人的麦地那、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从前的强大帝国的首都和灿烂的文化名城——已经退到偏僻处去了。这些大城市，已被用作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各地区长官和驻军的驻地。从前，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派去的阿拉伯军队，曾在四次历史时期里，站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进行威胁。现在，发出引人注目的光亮的是博斯普鲁斯

这座城市。

素丹兼哈里发的帝国,除阿拉伯人外,还包括一个复杂的、由许多种外籍人组织的大集团、各种宗教的集团、各种语言的单位,由奥斯曼人的宝剑,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被征服的各族人民,担负着一个横征暴敛、压迫剥削的共同命运。在这种条件下,说阿拉伯话的人民,在艺术、科学、文学方面,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作品,这是毫不足奇的。

在庄严的素莱曼一世的统治下(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极盛时代,他父亲就是阿拉伯东方的征服者赛里木,素莱曼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可以认为下坡路开端的标志①〕。土耳其武装力量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守。这个国家,与其说本来是为人民的福利而组织的,不如说是为战争的便利而组织的。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根据宗教团体内部自治制度,各宗教团体享有大量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再加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裂痕,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素丹兼哈

① 据《阿拉伯通史》,第717页补充。——译者

里发者个人的手中，王位的继承又没有明确的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帝国机体中先天性的弱点。国内堕落腐化的现象，因十八世纪时外国的势力而加速了。当时邻近的和遥远的列强俄国、奥国、法国、英国等已开始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欧洲“病夫”的财产，而且采取了追求特殊利益的政策。曾一度由波斯湾延伸到西班牙（包括波斯湾和西班牙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在这个时代已收缩到现有的版图。在此以前，波斯的国籍和语言早已自作主张了。在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1453 年）之前，西班牙实际上早已丧失了。从大西洋到波斯湾连成一片的地区，包括北非、埃及、阿拉比亚本部和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还保持了他们的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特征，正如现在这样。黎巴嫩是历代保持基督教多数人口的唯一国家。除摩洛哥外，所有这些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曾构成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是从这个帝国被分割的第一个阿拉伯地区。1830 年，法国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随后又宣布这个地区是法国的一个主要部分。随后突尼斯（1881 年）又落在法国的控制之下。

1912年，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的三个拉丁强国，在摩洛哥到利比亚的整个地区，建立了他们的霸权。北非的这个集团，首先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被分割，而且被纳入西方影响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事实。就伊斯兰各国来说，北非的这个集团处于边区，而且居民中有大量的非阿拉伯成分，这又是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曾有助于使这个集团的人民丧失民族性，而让他们自便。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心脏和中心，往往是在西亚和埃及。埃及在地理上是非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可以被认作西亚的一部分。

包括西亚和埃及的这个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名义上或实际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1882年，英国占领了埃及，埃及就断绝了同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先知的后裔，麦加的舍利夫① 侯赛因，曾利用同一个机会，断绝了与其宗主国土耳其的关系。他还怂恿其他的阿拉伯人起来和他一道起义，同时还梦想一个以麦加为中心的再生的哈里发职位，由他自己担任哈里发。1924年，当穆斯塔法·凯末尔废除奥斯曼哈里发的时

① 舍利夫是先知后裔的称号，意思是贵人。——译者

侯，这个“阿拉伯人之王”，又自称“穆斯林的哈里发”。摆脱土耳其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阿拉伯帝国的尝试，计有两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前世纪三十年代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所作的尝试，他是埃及新王朝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王朝，生存了几乎一个半世纪。这两次尝试，同样是不成熟的。这两次尝试，在人民的政治意识方面，当时还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何况这两次尝试都违反了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在近东的利益。侯赛因终于丧失了世袭的领土，而被伊本·赛欧德赶走了。伊本·赛欧德是纳季德极端保守而且严格的瓦哈比教派的精明强干的首领。在1900年到1925年间，这位王子曾为自己开拓了一个王国，其幅员东起波斯湾，西至红海。自先知的时代以来，这是阿拉伯半岛上版图最大的王国。1932年，这个王国自称沙特阿拉伯。这个王国南方的邻国是也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门神权政治的统治者，伊马木① 叶哈雅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放了他的王国。1948年，在一次宫廷政变中，他被暗

① 也门的国教是十叶派的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伊马木相当于逊尼派的哈里发。——译者

杀了。他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和赛欧德国王，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的国王。阿拉伯半岛其余的部分，则归当地的酋长和素丹统治，他们都被英国用种种条约关系加以束缚。也门和程度上仅次于也门的沙特阿拉伯，仍然处于孤立状态，不受西方观念的影响。环球范围的现代化的浪潮，想法从他们的海岸掠过。最近四十年内，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等地的土壤里发现了无比丰富的石油库，而且加以开采，这就提高了这个地区战略上的重要性，而且以神话般的财富使当地的统治者变成了大富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始实行托管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才宣告废除。巴勒斯坦归英国托管，直到1948年。外约旦的政治经历，也是作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开始的，现任的青年国王侯赛因，是阿卜杜拉的孙子(希贾兹侯赛因的儿子，伊拉克费萨尔的哥哥)。外约旦的艾米尔，于1946年称王。费萨尔曾把叙利亚的宝座占据了几个月，随后被法国人推翻了。到了1921年，英国人才把他扶上伊拉克的宝座。伊拉克是首先从托管制下解放出来，而且获得了完

全独立的。伊拉克于1930年宣告独立。一个条约把伊拉克拴在英国身上，正如同样的一个条约在六年之后把埃及拴在英国身上一样。那个条约还给英国以特惠国的地位。

在这些国家中，埃及首先感觉到一种新生活的活跃气氛。刺激来自西方；机会是拿破仑1798年的侵略。在法国的征服者带来的装备中，有一部阿拉伯文印刷机，是他从梵蒂冈抢夺来的。他依靠他的一批学者的帮助，创立了一个文艺协会(académie littéraire)。在尼罗河谷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那部印刷机，发展成为著名的布拉格印刷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兴隆的事业。

继拿破仑而兴起的，是现代埃及之父穆罕默德·阿里。他认识到东西方接触的种种可能性，就作出乘势追求的计划。他派遣了好几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又聘请了好几批欧洲的——主要是法国的——专家，到埃及来训练他的官员们和学员们。

这个埃及总督为了追求他在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帝国的梦想，于1831年为取得叙利亚而开始出征。他为了西欧文化的影响，开放了地中海

东岸的所有港口。新教的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传教士——在那里建立了坚固的据点。1834年，美国印刷厂创立于黎巴嫩现在的首都贝鲁特。这是叙利亚有足够装备的第一所印刷厂。三年之后，当地的新教教会组成了。在停止一个时期之后，耶稣会的传教团，在这个时候重返黎巴嫩。他们的天主教印刷厂，于1853年建立于贝鲁特。这两所印刷厂现在仍在工作，而且装备胜过以前了。现代阿拉伯语的两种《圣经》译本，就是由这两所印刷厂发行的。许多英语和法语的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既多而且普及。美国的传教活动，于1866年以创办叙利亚的新教学院即现在的贝鲁特美国大学而达到高潮。八年之后，圣·优素福大学创建于贝鲁特。这两所大学，直到现在仍保持着教育上的领导地位。这个时期，无数的本地的学校、印刷厂、报纸、杂志、文学和科学团体，都成立起来了，特别是在黎巴嫩。

远在腓尼基人、罗马人、拜占廷人的时代，这个滨海的山区早已面向西方了。在本地的两个封建主法赫鲁丁·麦耳尼（1590—1635年）和伯什尔·什哈比（1788—1840年）的统治下，黎巴嫩从

奥斯曼政府取得了半独立，而且在那时跟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的学会建立了重要的文化接触。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前很久，黎巴嫩的法赫鲁丁就奖励欧洲商人，特别是法兰西和佛罗伦萨①的商人，在黎巴嫩设立邮局，而且从托斯卡尼②聘请了农业专家。法赫鲁丁和伯什尔两人都被土耳其政府驱逐出境，后来都死在君士坦丁堡，法赫鲁丁是被杀害的。

在德鲁兹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之间③，因土耳其政府的挑拨，发生了内战，而以1860年的大屠杀告终以后，黎巴嫩享受了一种自治政体，由一个基督教的总督来统治。这种自治政体，是获得欧洲列强的保证的。自治的措施，保护了各种观念的流入和对于来自西欧的各种刺激物的应用。黎巴嫩的人口，大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些概念，对于那些概念的刺激，更容易引起反应。十九世纪中叶后，许多黎巴嫩人，象他们的祖先那样，迁移到文明世界的一切地区。特别吸引他们的，是美国。黎巴嫩和叙利亚的

①② 佛罗伦萨和托斯卡尼，都是意大利的城市。——译者

③ 他们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两个教派。——译者

移民，在那里创造了一条新渠道，借此把现代的自由思想传至他们古老的祖国。在还俗和现代化的竞赛中，黎巴嫩不久就跑在所有邻国的前面了。

十九世纪时早已开始的、西方对东方的冲击，是东方现代史上意味最深长的事实。在社会、经济、宗教、智力等的水平上并存的各种冲突，是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迅速演变的一部分。如何适应新生活的种种重大而且复杂的问题，是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从西方输入的无数观念中，最有力的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民主主义。拥护民族主义，就导致一种与过去断绝关系的明确的立场。

开始的时候，阿拉伯民族运动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锋队，大半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他们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受教育，随后到埃及去参加工作。运动的早期表明要恢复对于阿拉伯语古典文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兴趣。一般学者很快就开始意识到，阿拉伯帝国的光荣历史和阿拉伯人民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的光荣

历史。往后看想起了往前看。政治的觉醒，随智力的觉醒而来，人们初次开始强烈而且广泛地感觉到，必须鼓励阿拉伯社会再团结起来，以谋求阿拉伯民族的复兴。政治上的被动，让路于政治上的积极性。

模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从一个广大的根基出发的。这个根基的主题是，不论宗教信仰，凡是说阿拉伯话的都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通过语言和一般的文化而联合起来的。这种努力的目的，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泛伊斯兰教。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个运动碰到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地方性问题，足以使它背离主要的航线。在埃及的第一道障碍，是英国于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反对英国的统治，开始吸引了埃及人的兴趣和精力。当时，埃及的民族主义，与初期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分道扬镳，而发展成为狭隘的地方性的局面。在现代史上，埃及人初次开始体会到，他是一个埃及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已变成了战斗的口号。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东方的更加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到了进一步的分裂。在叙

利亚，是集中力量反对土耳其化的政策，随后是反对托管制度和法兰西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同样地反对英国的托管和托管制度的附属物犹太复国主义，因而产生了地方型的民族感情。黎巴嫩对托管制度起初表示友好，结果是全民性的猛烈攻击。托管制度的痕迹，于1943年和1945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先后被消灭了。在阿拉伯新月东边的犄角上，伊拉克的民族运动于1920年蓬勃高涨，发展成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运动。小小的外约旦，以前本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英国人从南叙利亚分割出来，已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由艾米尔阿卜杜拉统治的。

从前构成奥斯曼帝国的这些阿拉伯成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于四分五裂，而且发展成为各种民族或准民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到处被阿拉伯人看成侵入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能够使这些部分再次更加亲密。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高涨的休戚相关的心情，在1945年3月签署于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中，达到了高潮。现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包括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利比

亚①。在这些国家中，伊拉克②、约旦和利比亚是由议会选举的君主立宪王国，③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共和国。1952年，埃及废除了国王，成立共和国。所有这些国家，除了约旦和利比亚外，现在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大多数国家在伦敦、华盛顿和巴黎都有外交代表。

说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作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人，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高地举起开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的贡献者。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独立的各民族之间，他们已经就座〔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④。对于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他们一定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

---

① 截至1971年年底，“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共有十七国：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巴林、埃及、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译者

② 伊拉克于1958年成立共和国。——译者

③ 利比亚于1969年成立共和国。——译者

④ 据《阿拉伯通史》，第757页补充。——译者

译名对照表

（以笔画为序）

二　画

十叶派　Shiite
丁尼斯　Tinnis
十字军　Crusades

三　画

小山羊　Algedi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小摩尔人　Morisco
飞鸟　Altair
大西洋　Atlantic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马士革清眞寺　Damascus Mosque
大卫　David
马德里　Madrid
马来亚　Malay
马耳他岛　Malta
马龙派　Maronites
马赛　Marseille
马利亚　Mary
马拉加　Malaga
土耳其　Turkey
凡达尔人　Vandals
士麦拿　Smyrna
也门　Yaman

四　画

中国　China
中国突厥斯坦　Chinese Turkestan
戈壁沙漠　Gobi Desert
日耳曼人　German
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內夫得沙漠　Nufud
牛犊　Pherkad
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of

巴尔米拉 Palmyra
巴林 Bahrayn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拉泰恩教堂 Palatine Chapel
巴勒莫 Palermo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勒贝克 Balabakk
巴黎 Paris
巴黎大学 Paris, University of
巴比伦 Babylon
巴比伦堡 Babylon, in Egypt
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巴比伦尼亚人 Babylonians
巴格达 Bagdad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巴里 Bari
巴伦西亚 Valencia
巴齐尔一世 Basil I, Emperor
巴士拉 Basrah
巴尔赫 Balkh
贝鲁特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贝杜因人 Bedouin
贝鲁特 Beirut
冈比西斯 Cambyses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比斯开湾 Biscay, Bay of
比德巴 Bidpai
比萨 Pisa
开罗 Cairo
开罗的城堡 Cairo, Citadel of
木尔坦 Multan
天主教 Catholicism
太巴列 Tiberias
卞雅悯(图德拉人) Benjamin of Tudela
瓦哈比派 Wahhabis
韦立德 Walid, al-
韦拉黛 Walladah
韦尔库克司 Willcocks
书念的 Shunamite
邓司各脱斯 Duns Scotus
乌浒水 Oxus River
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五 画

代俄斯科里提斯 Dioscorides
弗斯塔特 Fustat
北非 North Africa
石油 Oil
旧约 Old Testament
古兰经 Koran
古莱氏人 Quraysh

闪族 Semites
闪族人民 Semitic Peoples
台克里特 Takrit
叶尔茂克 Yarmuk
左拜德 Zubaydah
示巴的女王 Sheba, Queen of
外约旦 Transjordan
皮特腊 Petra
艾米尔 Amīr
艾格莱卜人 Aghlabids
艾哈迈德 Ahmad
艾勒卡扎尔宫(堡宫) Alcazar
艾勒穆拉维德王朝 Almoravides
艾敏 al-Amin
艾卜·伯克尔 abu-Bakr
艾卜·努瓦斯 abu-Nuwas
安拉，真主 Allah
安达卢斯 Andalus
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安卡拉 Ankara
安塔尔突斯 Antartus
安提俄克 Antioch
安太俄卡兹 Antiochus
安息帝国 Parthian empire
卡拉布里亚 Calabria
卡斯提耳 Castile
加那利群岛 Canaries
加利西亚 Galicia
加利西亚人 Galicians
加利卜 Ghalib, al-, Muhammad
加菲基 Ghafiqi, al-Abd-al-Raḥman
汉穆拉比 Hammurabi
印度 India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印度河 Indus
卢弗尔 Louvre
尼日利亚 Nigeria
尼罗河 Nile
尼罗河谷 Nile Valley
尼罗河三角洲 Delta
尼采米亚大学 Nizamiyah
玄石 Black Stone
«圣盘» Holy Grail
圣地 Holy Land
圣经 Bible
圣陵教堂 Holy Sepulchre, Church of the
圣殿骑士团 Templars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 cathedral
圣彼得大教堂 St. Peter, ca-

thedral
布鲁撒 Brusa
布哈拉 Bukhara
布朗 Buran
包德文 Baldwin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六 画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亚勒伯图 Albertus Magnus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
亚喀巴 Aqabah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美尼亚人 Armenians
亚洲 Asia
亚述人 Assyrians
亚述-巴比伦人 Assyro-Babylonians
齐诺比亚 Zinobia
旭烈兀 Hulagu
合众国 United States
乔叟 Chaucer
乔志亚 Georgia
多明哥派 Dominicans
好望角 Good Hope, Cape of
成吉思汗 Jenghiz Khan
约伯 Job
约旦 Jordan
约旦河 Jordan River
约翰八世(教皇) John VIII, Pope
红宫 Alhambra
红海 Red Sea
列日 Liege
列卡德 Recared
伦巴底人 Lombards
伦敦 London
米甸 Midian
那不勒斯 Naples
那不勒斯大学 Naples, University
灯塔 Pharos
托勒密人 Ptolemies
托罗斯山 Taurus Mountains
托莱多 Toledo
西哥德人 Visigoths
西拉比阿木宫 Serapeum
西西里 Sicily
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 Sicilian Arabs
西顿 Sidon

西密尼斯　Ximenez
西奈半岛　Sinai
西拉夫　Siraf
西班牙　Spain
西俄多　Theodore
西方的基督教　Western Christianity
西欧　Western Europe
西方的伊斯兰教　Western Islam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迈克尔·斯科特 Michael Scot
设拉子　Shiraz
伍麦叶清真寺　Umayyad Mosque
伍麦叶人　Umayyads
休达　Ceuta
伏尔加河　Volga
伊朗　Iran
伊拉克　Iraq
伊斯巴哈尼　Isbahani, al
伊斯兰教　Islam
伊本·贝培尔　Ibn-Bayṭar
伊本·哲萨斯　Ibn-al Jassas
伊本·阿瓦木　Ibn-al-Awwam
伊本·阿拉比　Ibn-al-Arabi
伊本·奈菲斯　Ibn-al-Nafis
伊本·赛欧德　Ibn-Sa'ud
伊本·图斐利　Ibn-Tufayl
伊本·赫岦卜　Ibn-al Khatib
伊本·赫塔卜　Ibn-al Khattab
伊本·宰敦　Ibn-Zaydun
伊本·赫勒敦　Ibn-Khaldun
伊马木·叶哈雅　Imam Yahya
伊萨培尔（布利恩人）　Isabelle of Brienne
伊萨培拉　（卡斯提耳女王）　Isabella of Castile

七　画

伯顿　Burton, Sir Richard
伯什尔·什哈比　Bashir al-Shihabi
伯特利　Bethel
花拉子密　Khwarizmi, al-
努比亚　Nubia
努米底亚人　Numidians
纽约　New York
纳尔榜　Narbonne
纳季德　Najd
含族人　Hamites
沙缦以色三世　Shalmaneser III
远东　Far East

近东 Near East
希伯来人 Hebrews
希拉克略 Heraclius
希姆斯 Hims
希波克拉第 Hippocrates
希赖城 Hirah, al-
希腊 Greece
希腊人 Greeks
希腊人马克 Marc the Greek
希腊教会 Greek Church
希贾兹 Hijaz
库法 Kufah
库尔迪斯坦 Kurdistan
利比里亚 Liberia
利比亚 Libya
麦木鲁克 Mamluk
麦蒙 Mamun, al-
麦斯欧迪 Mas'ūdi, al-
麦加 Mecca
麦地那 Medina
麦地那清真寺 Medina Mosque
麦地那·西多尼亚 Medina Sidonia
克利俄培特拉 Cleopatra
克勒芒 Clermont
克律尼 Cluny
克尔白 Kaaba
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VII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但丁 Dante
尾巴 Deneb
里昂 Lyons
里海 Caspian Sea
犹太人 Jews
犹太教 Judaism
犹太 Judea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罕雅木 Khayyam, al-, Umar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佛教 Buddhism
辛德巴德 Sindbad
苏伊士 Suez
苏非主义 Sufism
苏萨 Susa
苏西亚那 Susiana
阿曼 Oman
阿拔斯 Abbas, al-
阿拔斯人 Abbasids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d-al-Hamid II
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 Abd-al-Rahman I

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 Abd-al-Rahman III

阿卜杜拉(外约旦的)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人 Abyssinians

阿契拉 Achila

阿卡 Acre

阿塞拜疆 Adharbayjan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勒颇 Aleppo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里 Ali

阿楞比 Allenby

阿尔卑斯山 Alps

阿尔梅里亚 Almeria

阿摩尔人 Amorites

阿慕尔·伊本·阿绥 Amr ibn-al-As

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 Arab Crescent

阿拉伯人的东方 Arab East

阿拉伯国家联盟 Arab League

阿拉比亚 Arabia

阿拉比亚的穆斯林 Arabian Moslems

阿拉伯半岛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比亚人 Arabians

阿腊贡 Aragon

阿拉马 Aramaeans

阿里乌斯派 Arian sect

阿斯卡伦 Ascalon

阿斯土里亚斯 Asturias

阿塔卜 Attab

阿维尼翁 Avignon

阿维罗伊 Averroës

阿维森纳 Avicenna

阿尔封索(塞维利亚国王) Alfonso of Seville

阿尔封索(英明的) Alfonso the Wise

阿拉伯民族主义 Arab Nationalism

阿拉伯化的西班牙人 Hispano-Arabs

阿雷克修 Alexius Comncnus

八 画

英格兰 England

肥沃的新月 Fertile Crescent

迪木雅特 Dimyat

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

金底卜 Gindibu

肯迪 Kindi, al-
舍利夫侯赛因(麦加的) Husayn, Sharif, of Mecca
舍海赖扎德 Scheherazade
易卜拉欣二世 Ibrahim II
易德里西 Idrisi, al-
易斯马议派 Ismailites
帕尔麦拉 Palmyra
拉盖 Raqqah
拉特 Rutter
拉齐斯 Rhazes
拉封丹 La Fontaine
罗德里克 Roderick
罗吉尔一世 Roger I
罗吉尔二世 Roger II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罗马人 Romans
罗马 Rome
图尔 Tours
图卢兹 Toulouse
所罗门 Solomon
坦克累德 Tancred
底格里斯河 Tigris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谷 Tigris-Euphrates valley
帖木儿 Timur Lang
该伯 Geber
直布罗陀 Gibraltar
耶利米 Jeremiah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稣 Jesus
耶和华 Jehovah 或 Yahweh
呼罗珊 Khurasan
贤人 Magi
奈斯尔王朝 Nasrid
袄教徒 Zoroastrians
法斯科·得·迦马 Vasco da Gama
法赫鲁丁 Fakhr-al-Din
法赖吉·本·萨林 Faraj-ben-Salim
法里斯 Faris
法帖梅 Fatimah
法帖梅人 Fatimid
法萨里 Fazari, al-
法兰西 France
法兰克人 Franks
法老 Pharaohs
法老的埃及 Pharaonic Egypt
波斯湾 Persian Gulf
波斯人 Persian
波斯 Persia
波可克 Pococke, Edward
波伦亚大学 Bologna, Univer-

sity of

波尔多　Bordeaux

河外地区　Transoxiana

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黎波里(非洲的)　Tripoli, Africa

非洲　Africa

迦南人　Canaanites

迦太基　Carthage

迦勒底人　Chaldaeans

迦伯利　Gabriel

欧几里得　Euclid

欧洲的各种语言　European languages

欧莱叶　Ulayyah

欧麦尔二世　Umar II

欧斯曼　Uthman

九　画

科隆　Cologne

科伦布　Columbus

科卜特人　Copts

科法敦加　Covadonga

科威特　Kuwayt

科尔多瓦　Cordova

科尔多瓦清眞寺　Cordova, Mosque of

科尔多瓦大学　Cordova, University of

律星云·德该　Lusignan, Guy de

革利慈　Gorze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Hunayn ibn-Ishaq

保罗　Paul

玻尔菲利　Porphyry

咸海　Aral Sea

突厥斯坦　Turkistan

突厥人(土耳其人)　Turks

突格里勒　Tughril

突尼斯　Tunis

突尼西亚　Tunisia

拜占廷的　Byzantine

拜占廷　Byzantium

拜伯尔斯　Baybars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查尔兹一世(安朱的)　Charles I of Anjou

查理·马特尔　Charles Martel

查希里叶　Jahiliyah

洛林　Lorraine

恺撒　Caesar

美洲　America

美莫奈迪斯　Maimonides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俄帕斯　Oppas
俄斯勒　Osler, William
俄斯提阿　Ostia
俄罗斯　Russia
柏拉图　Plato
柏拉图主义　Platonism
哈沙史派(阿萨辛派) Assassins
哈达拉毛　Hadramawt
哈恩　Jaen
哈克木　Hakam, al-
哈马　Hamah
哈伦·赖世德　Harun al-Rashid
哈立德·伊本·韦立德　Khalid ibn-al-Walid
哈桑　Hasan, al-
哈利哲派　Kharijites
叙利亚　Syria
叙利亚-黎巴嫩　Syria-Lebanon
叙利亚沙漠　Syrian desert
叙利亚人　Syrians
威尼斯　Venice
威帖萨　Witiza
南阿拉比亚　South Arabia
信奉天经的人　Scripturaries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　Moslem Arabians
狮心理查　Richard Coeur de Lion
逊尼派的伊斯兰教　Sunnite Islam

十　画

泰西封　Ctesiphon
泰利法岛　Tarifa
泰尔(提尔)　Tyre
素莱曼　Sulayman
哲海什雅里　Jahshiyari, al-
拿破仑　Napoleon
拿撒勒　Nazareth
诺曼的英格兰　Norman England
诺曼人　Normans
旁遮普　Panjab
圆顶寺　Dome of the Rock
高加索　Caucasus
桑给巴尔　Zanzibar
爱资哈尔　Azhar, al-
俾路支　Baluchistan
格林　Galen
格拉纳达　Granada

格拉纳达的卫城 Granada, Acropolis of
格拉纳达大学 Granada, University of
热内亚 Genoa
热拉尔(克利摩拿人) Gerard of Cremona
挨西哈 Ecija
埃及 Egypt
埃及人 Egyptians
埃德萨 Edessa
哥德夫利 Godfrey
哥德人 Goths
莱昂 Leon
宰海拉 Zahra

十一画

萨比教徒 Sabians
萨拉丁 Saladin
萨马拉 Samarra
萨拉森 Saracens
萨拉戈萨 Saragossa
萨珊王朝 Sasanid
累蒙德（土斯人） Raymond of Toulouse
累吉那德 Reginald of Chatillon
梵蒂冈 Vatican
维苏威火山 Vesuvius
维也纳 Vienna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First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Second
渗渗泉 Zamzam Well
培根 Bacon, Roger
培拉约 Pelayo
菩希蒙德 Bohemond
基督 Christ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基督教徒 Christians
基督教的欧洲 Christian Europe
基督教的西班牙 Christian Spain
基达 Kedar
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
菲利普三世 Philip III
菲利普(阿拉伯人) Philip the Arab
菲律宾群岛 Philippines
盖尔麦兑派 Qarmatians
盖斯党 Qays
盖撒里叶(恺撒利亚) Caesarea

康德 Kant
屠特莫斯三世 Thutmose III

十二画

斐迪南（阿腊贡国王） Ferdinand of Aragon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腓尼基 Phoenicia
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景教徒 Nestorian Christians
鲁韦莱 Ruwalah
鲁多维科 Lodovico di Varthema
葡萄牙人 Portuguese
普罗文斯 Provence
普瓦提埃 Poitiers
雅各宾派 Jacobite
雅法 Jaffa
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斯拉夫人 Slavs
斯宾挪莎 Spinoza
斯威维人 Suevi
塔尔苏斯 Tarsus
塔兰托 Taranto
塔立克 Tariq
塔什干 Tashkand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博斯普鲁斯 Bosphorus
喀摩那 Carmona
黑雷斯蓬特 Hellespont
黑海 Black Sea
喜特-胡列安人 Hittite-Hurrians
奥古斯都 Augustus
奥里力安 Aurelian

十三画

路易九世 Louis IX
福音书 Gospels
蒙古利亚 Mongolian
蒙古人 Mongols
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蒙哥大汗 Great Khan, the
意大利 Italy
雷俄那多 Leonardo Fibonacci
新穆斯林 Neo-Moslems
新柏拉图派 Neo-Platonists
新约 New Testament
塞尔柱克人 Saljuqs
塞内加尔 Senegal
塞维塔斯 Servetus
塞维利亚 Seville
塞万提斯 Cervantes
塞浦路斯 Cyprus

锡腊库扎　Syracuse
慈善院骑士团的骑士　Hospitallers

十四画

精奈赖列夫　Generalife
赫尔蒙山　Mount Hermon
赫拉特　Herat
赫淀　Hittin
赫底澈　Khadijah
赛里木　Salim
赛伊夫·伊斯兰　Sayf-al-Islam
赛盖菲　Thaqafi, al-, al-Hurr
赛欧德(沙特)　Sa'ud
豪拉尼　Khawlāni, al-, al-Samh

十五画

德里　Delhi
德鲁兹派　Druzes
德国　Germany
黎巴嫩　Lebanon
墨西拿　Messina
摩尔人　Moor
摩洛哥　Morocco
摩洛人　Moros
摩西　Moses
《摩西五经》　Torah
摩苏尔　Mosul
摩勒纳山脉　Sierra Morena
暴君彼得　Peter the Cruel
撒哈拉沙漠　Sahara
撒马尔罕　Samarqand

十六画

穆斯林的亚洲　Moslem Asia
穆斯林的西班牙　Moslem Spain
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Moslem Aristotelianism
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amal
穆扎赖卜人　Mozarabs
穆阿威叶　Mu'āwiyah
穆迪查尔　Mudejars
穆罕默德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赖沙德　Muhammad Rashad
穆罕默德教　Muhammadanism
穆哈里格　Mukhariq
穆格台迪尔　Muqtadir, al-
穆萨·伊本·努赛尔　Musa ibn-Nusayr

穆耳台绥木 Mu'taṣim, al-
穆台瓦基勒 Mutawakkil, al-
穆台瓦基勒(埃及的) Mutawakkil, al-, of Egypt
穆瓦希德王朝 Muwaḥḥid dynasty

统一书号: 1101
定　　价: 0.90